

丁作韶著

文學評論

徐宗士題

文 學 評 論

—1934—

龍 光 書 店 發 行



3 2168 5443 4

I

秦代經濟研究

呂振羽

這是我的講稿之一部分，文史編者吳先生臨時向我索稿，倉卒間未暇加以補充和修改，勉強以此應命。竊在藉此去獲取學術界的意見——筆者

由封建領主經濟到封建地主經濟的轉換——
秦代——地主經濟的組織——農民的徭役輸給和秦代政權的沒落

一 由封建領主經濟到封建地主經濟的轉換

由封建領主經濟到封建地主經濟——由農奴

的經營到佃戶的經濟，在農業生產性的提高上，是其本身的一步前進。

在秦國發生的地主階級，以其較進步的農業生產——僱役佃農制的生產，很快的就把原來的落後的農奴制的生產代替了。情形大概是這樣的，因為有地主經濟的僱役佃農制生產的存在，給予負荷奇重的農奴們以一種有力的吸引，而作為他們逃亡的一個歸宿地；因而引起領主們領地上的農奴們之不斷的逃亡，至領主們的田園因勞動力的缺乏而致於荒蕪，從而又把領主們的農奴制

生產引向地主經濟的僱役佃農制生產，結果使原來的領主也不斷的轉化為地主。

在這個過程中，領主們雖然對地主們抱着很深的仇視態度，然而事勢所趨，亦終於為地主的勢力所克服了。史記商君列傳說：

「商君稱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曰：「君……相秦……刑歸太子之師傅

（公孫賈）。……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

矣：君又殺祝權而聽公孫賈……君之出也，

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

，持矛而操圓戟者旁車而趨……尙將欲延年

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溼園於鄙？……君

尙將貧商於之富？」

商鞅係秦國地主階級政治上的第一個代理人

，這在如次的一段話中便能說出來。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

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財物

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三晉

……韓魏……土狹而民衆，其宅三居而並處；民

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持姦務末；此其土

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

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

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如此而民不西來

秦者，秦土感而民苦也……不奪三晉民者，

愛爵而重復也。」（商君書：徠民）

這完全係滿足新興地主階級農業勞動力的

一種政策。他的第二個抑制領主的政策，即所謂「

作耕戰」的獎勵有功的辦法，對參加作戰的有戰

功的農民，視其功之大小，可以免除徭役的一部

或全部，功更大者得准其私有其耕種的土地。這

樣去把農民從領主的支配下解放出來（自然，并不是讓農民得到解放）。他又使這班領有土地的農民，也把自己的土地佃給新來民耕種，讓他們仍去從事戰爭。據他說：

「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之所以不得而成也。……今以故秦事故，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辦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全上）

這樣，便把地主階級在秦國的支配地位開始樹立起來了。又「合民以粟入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全上斬令）給地主階級開闢一條直接參加政權的道路。由於地主階級在秦國取得支配地位

之後，秦國的經濟便得到一個較進步的發展，而形成爲當時全中國經濟最發展的主要區域。這從其當時對農業的耕作方法上可以看出来。

「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閭稱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呂氏春秋，任地）

「墾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全上，辨土）

此外呂氏春秋「上農」，「審時」各篇，亦均係關於增進農業經營生產性的研究。

秦國的地主階級在這種經濟基礎上把全中國統一起來，而樹立其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支配權。

一一 秦代——地主經濟的組織

1. 土地私有制的確立

新興地主是隨着土地私有制的發生而存在的。在中國的歷史上，土地私有制在春秋時代已開始出現。至秦，土地私有制便得到確定，地主階級對於土地的兼并，乃為更劇烈的進行。這在漢代的文獻中記載得很明白：

「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奉……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前漢書：王莽傳）

「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呂氏春秋，為欲）

「至秦，則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前漢書，董仲舒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史記：陳丞相世家）。

「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管驅役，視同奴僕……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月秋收以至於窮餓而無告。」（馬端臨引蘇洵語）。

這一方面表示土地私有制業已確立，而盛行着土地的買賣。一方面說明土地集中到大地主的手中，多數農民已轉化為僱役制度下的「浮客」……。

2. 佃耕——僱役制和剝削關係

從農奴制度解放出來的自由農民，所謂自由

也還是表面的，本質上依舊和前此無何區別。新與地主依舊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面，對他們實行其在農奴制時代的榨取。

「使農毋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欲食而必農。」（商君書；卷一）。

「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全上，

卷四。）

「避農則輕其居……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不搏也。」（全上卷一）

「則農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田者利，則事者衆。」（全上卷五）

「農不上聞，不敢私藉于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呂氏春秋，上農）

因爲不如此，地主對農民，便不能實行超經

濟以外的強制榨取。這種給予農民的土地，就是地主給予農民的作爲維持其最低物質生活的工資，同時作爲保有其必需勞動力的一種手段，不然，若是農民可以自由移徙，則地主不僅無法施行其超經濟的強制榨取，而且其經營上的必要勞動力也無所保障。

農民對於地主的勞動力支付的形態，主要是以「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物」的兩種形態而支出的。前者，仍是由農民除以一部份勞動力在其分有地上勞動外，另一部份的勞動則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

「農民不飢不飭，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商君書卷一）。

後者，大概由農民向地主繳納現物地租。

「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餘收以食親

。〔商君書〕

「至秦……小民……或耕蒙民之田，見稅什伍。」

「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

同時，農民還要隨時去供應地主的雜役。此外還須向地主階級的政府繳納現物賦稅，應征徭役。關於賦稅，例如：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呂氏春秋，季秋〕。

「令塗糴無取儻，毋得反庸車馬牛輿。」〔商君書〕。

「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者。」〔全上〕。

關於徭役，則下例的事實，更說得很明白：
「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

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道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澗谷足以供其利，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全上〕。

「民無一日之繇。」〔全上〕。

「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全上〕。

「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呂氏春秋〕。

「陳涉起匹夫，驅瓦合譎戍。」〔史記儒林列傳〕。

「高祖以吏事繇咸陽。」〔史記蕭相國世家〕。

「二世常居禁中……右丞相去疾……進諫曰

：「關東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同上,秦始皇本紀)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農民所任的賦役和前此的封建時代稍有差異者,便是前此只有其直屬領主的一層徵發;至此,則有地主和地主階級的統治機關之兩層徵發。從而農民在其事實上的負擔,還甚於在前此的農奴制時代。

除這種農民而外,參加生產者還有所謂「傭傭於齊」,便是一例。同時,小自耕農民亦已存在,如陳平有田三十畝,其兄「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便是一例。

在另一方面,在這時還有大量奴隸的存在,如呂不韋和張良各有大羣的「家僮。」不過他們已不是擔任生產的主要階級,我們而且找不出這時的奴隸擔任農業勞動的事實來。

3. 商業和工藝

這時的大地主固不必同時便是大商人,但大商人却同時便是大地主。如前漢書貨殖傳說的商人卓氏和孔氏都同時是大地主。

卓氏：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孔氏：大鼓鑄，規陂田。

商品的種類，陶希聖君就史記貨殖傳中列出如次之種類：

穀，絲，漆，帛，絮，魚，鹽，棗，栗，皮，革，竹，木，金，錫，珠璣，犀，瑇瑁，果，布，牛，羊，麩，薪藁，僮婢，酒，醢，醬，漿，漆木器，銅器。鐵器，馬，筋角，丹砂，文采，答布，麩麵，狐貂羊裘，旃席……。

大部份為農產品，其次為手工製品，再次為

海濱及遠方物品，更次爲人口買賣。在這裏，人口買賣和手工製品是有其關係的。前漢書貨殖傳說「童手指千」。是在說明以奴隸從事手工業製造。同時呂不韋，卓氏，白圭……均係大商人而擁有大羣的「童」，這種「童」大概便是爲他們製造商品的奴隸，從而童婢的買賣的價值因以發生了。這是由於商業資本的活動所引起的結果，同時便可算是變種的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點。

不過在秦代，擔任手工等製造的，確乎不只奴隸之一種，還有獨立手工業者(A)和專爲官府製造物品的工匠(B)——這似係由工奴轉化來的一種遺制。

(A)齊有北郭騷者，結束鬪捆蒲葦織氈履，以養其母，猶不足也。(呂氏春秋士節)；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

粟，工攻器。(全上，上農)。

(B)，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桿，脂膠，丹漆，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全上季春)。

我們根據上述商品種類和註B來看，當時手工業的分業已有相當發展。由於分業的發展，手工技術便也隨着發展了，據史記所說秦始皇統六一六國後，乃銷天下兵器，鑄爲金人十二，是這時的手工技術已發明鑄造銅像。其次呂氏春秋精通篇說：「慈石召鐵，或引之也。」已具有素樸的物理學知識——這當然由勞動經驗而來的。

在秦代的偉大的土木工程的建築，如偉大的「萬里長城」與火焚「三月不絕」的阿房宮，却都是農民徭役勞動的結晶品。

再說回到商業資本，秦始皇的統一，商業資本在其對商路的要求上，大概曾盡了一個相當的作用。商人和地主在這裏本來是二位一體的，秦始皇的地主政權，當然也不能不代表商人的利益。所以呂不韋以一商人而參加政權，為相封侯（文信侯）。他如史記貨殖傳說：

「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講朝。而巴蜀穿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

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

其次，度量衡的統一，是商人所要求的商品交換秩序之建立的前提。秦代的弊器銘文有：

「二十六年，皇帝乃兼併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商氏鐘鼎弊器

款識，解秦權及平陽斤）。

4. 階級的構成

在秦代的地主的統治權之下，依舊還有封建諸侯的遺制的存在。秦始皇的左右，在秦統一七國後，仍有封侯食邑者。不過經濟領域中是地主經濟的支配罷了。

因而形成秦代封建統治階級的，除為其主要的地主——商人外，還有封君。

在被統治階級方面，主要為農奴本質的農民——僱役佃農（浮客），自由農民，「傭」和手工業者——獨立手工業者，官府的工匠，「童手」——和執賤役的賤奴。

主要對立的階級為地主和農民。

三 農民的徭役輸納和秦代政權的沒落

秦代的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在短時間內就已沒落下去了。這在許多機械論者看來，曾引起兩種很大的誤會；一方面有人因此誤認秦代爲封建領主的政權，漢代是以地主階級的勢力起來把秦的政權推翻；一方面有人因此也認秦代爲地主階級的政權，由已沒落的封建領主的死灰復燃，又把秦代的地主階級推下歷史的舞台，前者顯然是「退化」不認識秦代政權的性質，後者則顯係歷史「退化」論的見解。只有辯証的考察，才能認識問題的本來面目。

我們試一考察秦末暴動的第一把火。陳涉是屬於那一個階級？他怎樣去燃這一把火？照前漢書陳勝項籍列傳說：「勝少時常爲人傭耕。」「勝……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至陳。」賈誼過秦論說：「陳涉甕牖糲

糲之子，甕隸之人，而遷徙之徒。」陳涉的本身完全是一個傭傭農民，這是很明白的。再看他是怎樣在發動這一次暴動的吧，這一班的參加者是一些什麼人？賈誼在同文中說：「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敝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旂，天下雲集響應。」班固在同書同文中說：

「秦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斬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

「並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

再拿秦代大地主們自己的話來看：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盜并起，秦伐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史記秦本紀）

班固也說：

「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糴饋，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前漢書食貨志）。

從而，揭起此次叛亂的是農民階級，為首領導的也是農民；激起叛亂的主要原因，是農民階級不堪賦稅和徭役的苛量的負擔，所謂「遇雨」一「失期」那一偶然事實，只不過起了促進必然性的作用罷了。

的作用罷了。

我們再從劉邦來看，他的家庭是自耕農，他自身却是「泗上亭長」——地主階級的爪牙。據班固說：

「高祖常繇咸陽」。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隴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飯。夜皆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前漢書高帝紀）。

「蕭何曹參曰……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同上）。

「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同上）。

很明顯，這些地主階級的爪牙所領導的武裝，也是以農民為主力的。而這些地主階級的爪牙

也去攜起叛亂，却是因為處在失職逃亡的境地。

農民暴動的火餘燃起以後，原來已沒落了的各「國」領主，也紛紛乘機起來，企圖作死灰復燃的掙扎，這雖屬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情，然却並不能對歷史引起何種作用。這從漢初的政權的構成上去看，是能十分明白的。這到他處再說。

完

上海棋盤街
交通路中間

亞細亞書局出版

文學論集

郁達夫等著 實價一元

文學講話

趙景深著 實價一元

花環（短篇）

孫席珍著 實價五角

蹈海（中篇）

黎錦明著 實價三角

絹子姑娘（短篇）

施蛰存著 實價四角

意大利戀愛故事

戴望舒譯 實價三角

東印度故事

孫席珍譯 實價二角

海涅詩選

盧劍波譯 實價二角

英國浪漫詩人

孫席珍譯 近刊

研究中國社會史方法論的幾個先決問題

陳伯達

「社會是什麼，進步是什麼，從這樣的問題出發，就等於從終點到始點。在你們還沒有特別研究一種社會的構成，不能確立這個概念，不能研究真實的事實，不能在客觀上分析任何社會諸關係的時候，你們從什麼地方取出社會和進步一般的概念呢？」

我借引這段先哲的名言，來開始我這篇文章；因為這段名言，正可作為我們許多參加關於中國社會史爭論者的棒喝。

我們必當確切地指出：唯物史觀的發現者及其真實的承繼和發展者，絕不會給下一個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公式和圖案。唯物史觀的發現者第一次把唯物論引到歷史的領域中去，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在這樣的論綱之下，他當時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瑪利雅若夫這樣說過：「馬氏把中世紀經濟制度的其他特徵丟開了，因為這些特徵是屬於封建

制度的社會形態的，馬氏當時是研究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見「什麼是人民之友」）。這里的意思正是指出：資本論的作者——亦即是唯物史觀的發現者，只給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以詳盡無遺的解釋，他並未給整個人類各種社會形態以詳細無遺的解釋；雖則當其在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時候，曾經時常地涉及其他的社會形態。

唯物史觀的發現者及其發展者，正是竭力警戒着以某種公式來曲解唯物史觀的企圖。依里奇在「什麼是人民之友」曾經繼續地引出馬氏的指示來證實自己的見解：

「事變是明顯地相類似，但因發生於相異的歷史環境中，引起完全不同的結果。個別地來研究這些進化中的某一個，以後再把牠們拿來比較一下，就很容易找到此種現象的鑰匙！但如果手中有歷史哲學理論的總鍵，則無論如何不能了解牠們，因為此種歷史哲學理論是以超歷史為牠的最高功績的。」

唯物史觀的發現者反對那種以超歷史的歷史哲學理論來處理歷史；可是不幸得很，大多數的參加中國史爭論者，却以唯物史觀當做超歷史的歷史哲學理論來看待。卡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所說的：「在大體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稱為社會經濟形態之相連續的時代」，這一段話，成了一切公式主義者（或者口稱「反對」公式主義者）超歷史的

歷史哲學理論的惟一盾牌。齊震君在『中國社會史研究方法的商榷』（『文史』一卷二號）文中，雖則聲稱是反對公式主義的，可是對於這段話仍然是說：『這是歷史進程上必然的規律，可以普遍應用到世界各民族的身上』。可見他仍然是免不了踏上了公式主義的陷阱。『還沒有特別研究一種社會的構成，……不能研究真實的事實，不能在客觀上分析任何社會諸關係』，還沒有普遍地研究過世界各民族『真實的歷史生活，你何以知道『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乃是世界各民族『歷史進程上必然的規律』？這是齊震君應要自問的。

關於中國社會歷史爭論的問題，絕不是如從來許多參加爭論者之所謂『原則上』的問題（齊震君仍然是作如是觀，例如他說『中國社會的進化在原則上與其他地方的諸民族是沒有兩樣的』；而乃是真實的歷史生活底問題。我們不是要『在原則上』去斷定中國社會歷史和其他國度及民族的發展之一般性，共同性；而應是要在活生生的歷史生活中，在真實的歷史事實中，去揭出中國社會歷史和其他國度及民族的發展之一般性，共同性，而又同時地去揭出各個國度及民族的發展之特殊性，闡釋其特殊的規律。爲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就很同意於齊震君關於『老實的蒐集歷史資料』的提議，而且我還以爲必要『個別地來研究這些進化中的某一個』。馬克思曾以數十年的精力，『和材料奮鬥』，才完成了『資本論』的鉅著，完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一般的解剖；莫爾根也以數十年的精力，『和材料奮

門，」才完成了『古代社會』的鉅著，完成了『古代社會』一般的解剖。只有用這樣類似的精力，先行個別地來研究社會進化中的某一個，才能握住某個社會真實的血肉，而再把牠拿來和其他的社會互相比較一下，去看出一般社會發展的脈絡。

當然，這並不是說能够蒐集材料的人，就能够正確地解剖某個社會。例如有清一代的許多漢學家，以及近代考古家如顧頡剛之流，他們會經努力地蒐集了許多可貴的材料，然而他們不會正確地解剖任何社會。神話拜物敬者的李季一方面否認顧頡剛他們考古的勞績，另一方面又『嘆息他受了胡適博士的騙，誤選一種唯心的實驗主義做方法』，當然，李季這里之所謂『受騙』，『誤選』云云，是『荒天下之大唐』的；顧頡剛之不會受胡適的騙，正如我們之不受李季的騙一樣；顧氏他們之採用『實驗主義』，而不能更進一步，這不是他的『受騙』或『誤選』，而是歷史限制了他們；歷史的限制時常是很無情義的，譬如李季總自以為是『唯物史觀』的代表者，然而歷史限制了他，使他終成為唯心史觀的奴僕。

事實是很明顯的：能蒐集材料的人，不必就能處理材料。能正確地處理材料與否，不僅要依賴于他對於現實歷史的態度，而且還要依賴于他自己的真實歷史生活。

事實告訴我們：唯物史觀第一次被其創始者應用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獲得了偉大的成功

，給下了一個可以應用唯物史觀去分析各種社會形態的光耀的標本，因為它是科學地被證實了，歷史地被證實了。這在大體上是被一般參加中國社會史爭論者所知道的。數年來，風靡整個中國學術界的中國社會史爭論，似乎大多數人都還以「唯物史觀」或「辯證法唯物論」相標榜；敢于公開否認唯物史觀的，似乎比較不多，因為如有誰公開地來做這樣否定的，他的文章就不會引起人一讀的興趣。然而這種現象，並不如齊震君所說的「大體上一般戰士，却已能把握着唯物的理論——正確的思考方法」一樣（誠然，齊君底下還有一個「但是」的按語）；這種現象只具有這樣的意義：即唯物史觀在中國也已具有最大的真理權威，就是那極端不高與唯物史觀的，也被迫得要在「唯物史觀」的幌子底下，來做反對唯物史觀的勾當了。從真切的事實來看，就會活現着這一切微妙的作用。

大部分倡談「唯物史觀」或「辯證唯物論」的中國社會史爭論者，大抵是忘記了唯物辯證法一個根本的精髓，這就是：對立的矛盾之爭鬥，乃是事物自己運動的源泉；換言之，事物「內部」對立的矛盾之爭鬥，乃是一切事物發生，發展和消滅的源泉。經過這樣的內部自己運動，新的東西胚胎于舊的東西之中，而從舊東西中誕生出來；這新的東西重新發展着自己所已醞釀着的矛盾，而再否定着自己。這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內容，也就是一切事物不可抵抗的辯證法的力量。在社會歷史範圍內，我們同樣地遇到這個不可抵抗的辯證法。唯物史觀的發現者曾經指出：人類社會歷史內部的根本矛盾，

乃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由于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所引出的社會階級之矛盾和爭鬥，而在階級社會裏面，階級之矛盾和爭鬥成了歷史運動的動力。研究社會歷史的任務，這裏恰正如拉比托斯在「政治經濟學教程」所說明的經濟學之任務一樣：

「經濟學，定要指示如下的事實：在社會生產力的某種發展水準上發生的生產關係的一定類型，如何成爲這些生產力往後的發展形態？如何「物質的生產力，在其某種發展階段上，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相矛盾」？如何「這些生產關係，由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而變爲牠們的桎梏」（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如何這種矛盾必然招致社會革命，而至於一種經濟構造歸於滅亡，別的經濟構造起而代之」？（見筆耕堂李達等譯本）。

社會史研究的任務，就在於解剖某個社會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和矛盾，把生產力發展到某階段所決定和表現的某個社會生產關係的類型看成爲某個社會經濟構造。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構成了統一的生產過程內部互相聯結的兩方面，「生產力乃是這種過程的內容，而生產關係乃是生產力在其框子內發展的社會形式」（用拉比托斯語）。生產力的發展到某個階段，造成某種生產關係，而這種生產關係又轉而幫助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到了另一種新的階段，原存的生產關係已不能適應於這種發展，而且轉爲這種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於是這種矛盾的爭鬥，又必然要經過突變而招致

新的生產關係的到來，而使原有的生產關係滅亡。這種新舊生產關係的更迭和轉換，也就是新舊社會經濟構造（社會形態）的更迭和轉換。

如上所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和衝突，正是社會內容和社會形式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成爲社會「自己運動」的源泉，即社會發展的源泉。這不是超歷史的哲學理論，而是唯物史觀的先哲的研究所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真實的生活的時候，把這個規律描摹出來，發現出來，而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必然死亡的真實歷史，來證明這個規律的真理。忠實於唯物史觀者，不是去把這個規律當做「教條」，而是應當從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從對於某個社會的精審分析的再現中，從這個社會的分析與先哲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之互相比較中，去證實這個規律，啓發這個規律，並發展這個規律，豐富這個規律，爲什麼還要發展並豐富這個規律呢？這正如一個先哲所常愛背誦的一個句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

大多數的中國社會史爭論的參加者，是很少能够履行這樣的任務的。舉一個爲陶希聖所「感覺到高度的興趣和欽敬」的「最有光彩」的李季先生來說吧。嚴格說來，在李季「豐富的篇幅」裏面，是很難尋出唯物史觀的痕跡的，雖則李先生自以爲是「深切了解馬克思主義」，「深切了解西洋的經濟發展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和「深切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杜滄白給民國學

院寫的講義指出李季把「文獻通考」所謂「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認為是封建制度的「而且的確的定義」是荒謬的見解，這點社君是很對的。李季的文章中，差不多都是以某個上層建築的某個政治現象來當作某個生產方法的標準，例如他又說：「武王繼位於十三年剪滅殷紂，統一區宇，此舉就是亞細亞生產方法告終和封建的生產方法開始的分界點」（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李季原文第四十頁）。其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理論正確與否，我們姑且撥開不談，然而他這種說法，已就是唯心史觀的一種標本。除了這些露骨的唯心史觀的觀點之外，李季何曾懂得絲毫的歷史辯證法？李先生的所謂「中國經濟時期的劃分及其說明」，在那里何曾發現過某個社會經濟構造的內部藏着什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對立的矛盾，什麼階級的矛盾和爭鬥？何曾指出過後起的社會經濟構造是前期某種矛盾之爭鬥發展的結果？何曾指出過某種社會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怎樣地經過突變而引致新的社會的到來？在李季看來，不是新東西從舊東西中產生出來，而是從「莫須有」的虛無中產生出來，所以除了他根據自己所找的一些散漫的，武斷的材料，把這些材料安插排列在自己所武斷製造的什麼「中國經濟時期的劃分」的圖表外，你從他的文章，就不能抓到一點什麼社會進化聯續的綫索。（隨便說幾句話：我曾讀過李季著的一本「辯証法還是實驗主義」小冊子，這本書曾被神州國光社一些人認為「說明辯証法」的標本，李季在其書中，「發現了」辯証法的「七大規律」，在實質上，沒有絲毫辯証法

的氣味，這正與他不能懂得中國歷史辯證法的事實相符合。懂得辯證法的人，會如此了解中國歷史，那不是變成奇蹟嗎？）

實在的，忽視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啓發，忽視對於由這種矛盾所表現的階級矛盾之啓發，這不但是中國的參加爭論者爲然，就是國外的參加爭論者亦是犯着通病。我們姑不談馬札亞爾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論，因爲攻擊他的人是很多了。我們在這里舉出一個有力的馬札亞爾攻擊者。這就是『亞細亞生產方法，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及商業資本之本質問題』的著者——杜博洛夫斯基。第一，杜氏說：『私有制度的關係（杜氏這里是對着土地的關係而說的）並不是經濟基礎，而是上層建築的現象，因爲在私有財產的關係中只是表明了生產的關係』（吳清友譯本第三十六頁）。杜氏這里顯然是顛倒了唯物史觀的觀點，因爲無疑的，卡爾氏正是把私有財產的關係，當作某種生產關係來看待的；在私有財產的制度中，某種的私有財產的關係，也即是某種生產關係，而某種『生產關係』總和，形成社會經濟構造，他是社會的真實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築起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又使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牠相適應』（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杜氏竟把爲社會基礎的私有財產的關係，看成爲上層建築的現象，豈不是牛頭不對馬嘴？（按杜氏這個理論曾爲王禮錫等所吹噓和採引，見『中國社會史論戰』三輯）。第二，杜氏由這個錯誤的觀點出發，他就不能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

矛盾的作用，就不能了解：「社會之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定階段，就與他從來在那裏面活動的財產之關係……發生衝突」；於是，杜氏在分析其所新「發現」的與封建生產方法不同的「農奴生產方法」之後，竟把農奴主看成爲未來資本家的變形，把農奴看成爲未來僱傭勞動者的變形。他做了如下的描寫：

「……由農奴的自然物工資，走向有貨幣工資的自由工錢勞動，只一步而已。因此，在生產的增長及經濟商品性增長的基礎上，農奴生產關係發展再進一步的過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農奴制度之消滅，走向自由工錢勞動逐漸的發展。

「真的差不多到處的地主自己都開始感覺到強役制勞動和自由工錢勞動相比較的不合算。同時農奴也不願意按舊生活下去。這一切造成農奴「解放」的前提」（吳譯第頁）

從杜氏的描寫中，我們看不見農奴社會（在我們看來，也即是封建社會）內部所醞釀的有什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農奴的生產關係並不成爲生產力往前發展的桎梏，而倒是順應着；農奴制度的消滅，並不是經過歷史的突變，而是由於地主自己的感覺；杜氏就是這樣地來指出由農奴制度到資本主義的轉移的，杜氏就是這樣地（在客觀上）來否定土地關係的變革。是的杜氏是會感到此種理論是與歷史的客觀情形不合的，他曾經企圖用巧妙的說法來自圓其說，他聲明「這種途徑，完全不是和平

。他又舉一些農民戰爭的例子。然而，如果地主自己已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而農民又自己已適應着新的生產關係，而願為僱傭勞動，那末，農民戰爭所要推翻的，又是那種生產關係的對象？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爲了杜博洛夫斯基，我們已費了不少話，這因爲杜氏特殊的農奴制度理論雖則被人否定，然其基本的理解謬誤之所在，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的不能了解之所在，似乎還沒得到明確的揭露（就我所知道）。在此，我們正可以看出：凡是不能正確地闡發社會生產關係者，不能正確地闡發生產力發展與某種生產關係的矛盾者，便是不能正確地了解某個社會和歷史。

根據什麼來「劃分社會發展的階段」呢？這是數年來莫衷一是的爭論。當然，我們否認有什麼包羅萬象的一般的社會概念。我們要從某個一定的社會經濟構造的分析中，來確立某個社會概念。然而這不是說，我們無法解答關於社會發展的階段應以什麼來區別——這一個問題。誠如上面根據先哲具體的歷史分析所力說過的，我們把生產力發展到某階段所決定的某種生產關係當做某種社會發展的形式。『……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在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上並帶着牠所特有的一定性質的社會。古代的社會，封建的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是生產關係之總和，而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上各代表一個特殊的階段』。這就是我們的答案。在爭論中一部分人把剝削關係來劃分社會的階段，

這點，我認爲應當給以相當的修正。在階級社會中，生產關係表現爲剝削關係，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表現爲階級的矛盾，這誠然是必要認識的；然而對於某種社會的劃分和區別歸根來說，還是以生產關係。我們還應了解：剝削關係不是從來就有的，在原始公社，那里沒有階級的存在，因而也沒有剝削的存在，然而那里必有生產關係的存在；如果沒有某種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的存在，人就不能對於自然界進行何種生產，而且也沒有什麼生產力，因爲生產力的各個因素（勞動力，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要通過生產關係，才能形成爲生產力，「要進到了生產關係的種子裏，才從一個一個的東西，轉變爲勞動的，社會的生產力」（用拉比托斯語）。剝削關係也不是永久會存在的，在將來康民尼斯姆社會，也不會有剝削關係的存在，然而仍必有生產關係的存在。剝削關係（某種生產關係之表現）是隨着生產力發展到某個階段而出現，而發展的，而且必將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歸於消滅。只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啓發中，才能啓發這種剝削關係之辯証法的過程。

不了解這種社會內部辯証法的過程——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過程，時常就會把歷史附帶的條件和外部的影響來解釋歷史的一切。（當然，我們不否認外部的影響和附帶的條件——這一些對於歷史發展所發生的很大作用。外部的和附帶的條件，一影響到歷史內在的根基而發生作用的時候，就會由外部和附帶的條件轉成爲內在的根基的因素。）用外部的影響來解釋一切者，在關於中國歷史的

爭論中，實在數見不鮮。這些人大抵變或為撲列寒若夫和拉狄克的追隨者。舉一個例子，特別是關於中國社會歷史的停滯性問題。而有些人就簡直否認中國社會的停滯性，而有些承認這種停滯性者，却又完全求之外部的環境（如地理條件，國外市場等），以外部的影響來塞責解答一切，而不進一步的去從中國社會經濟構造的特殊性（某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特殊性）來闡發，即從社會內在的根基之矛盾來闡發。（在一個文藝刊物上，我曾發表過一篇『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短文，其中一部分係在說明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因校對的謬誤，錯字脫字不可勝計，弄到費解不通之處甚多，如有機會時，或再公表一次。）

『同一的經濟基礎——同一的基本條件，因為有許多無量數的差異的後天的環境，自然的條件，種族的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在他的表現中可以發現出無窮盡的變化和澹淡，只有分析這些後天的環境，才能够了解牠們』。

這一個著名的論網，並不足以為『外力論』的根據；這個論網，只是說明外力之足以影響內在；內在的根基（同一的經濟基礎）在某種自然的條件，種族的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之下，其表現『可以發現出無窮盡的變化和澹淡』。唯物史觀絕不單純只看到一個內在的根基，而且也不把內在和『外力』看成為不可過渡的鴻溝。反之，把內在根基的矛盾看成為自己運動的源泉底唯物史觀：一方面

從內在與外力之具體的密切關係中，去活現地描寫出社會內在活生生的歷史，另一方面又看出內在與外力在某種程度上之可以互變。

往下我們將說及：分析某個一定的社會經濟構造和其他社會經濟構造的關聯問題。我們上面極力指示過：我們要根據活生生的具體事實來從事於某一定的社會構成的分析。然而這決不是說；我們應該把這某一個的社會構成，和其他種類的社會完全孤立起來，把牠看成爲魯濱孫所漂流於的孤島。如果這樣，那就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我們不是說過了嗎？新東西乃是從舊東西誕生出來。馬氏如果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從封建社會的母胎中誕生出來，那他就無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誕生；再者，他如果不是從資本主義內在發展的法則看出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他也就無法來指出康姆尼斯姆社會的必然到來。我們現在要分析中國封建制度社會的誕生就不能不涉及原始社會的如何滅亡；要分析目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就不能不涉及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形態，這種特殊形態之所給以中國歷史停滯性的作用，以及這種停滯性爲什麼直到現在還會和帝國主義的勢力相結合，以扼止生產力的廣大發展；同時，在這里，又不能不涉及資本主義宗主國發展的法則，如何殖民地政策是這種資本主義法則所發展的結果；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殖民地政策內容及其作用又是如何地變換，並如何地影響于中國社會的構造。

然而如上所述，並不是轉來否定了我們所謂「個別地來研究社會進化中的某一個社會」這個論綱。這是說：當研究某一個社會的時候，不應把某個社會看成爲前無來路，後無退路的東西，而是應當和其他的社會聯繫起來，「把一定的歷史所規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在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上去研究」(依)。在這里，我們正是把握着整個鏈子的特殊一環，而又把這特殊一環看成爲整個鏈子的一部分。

我們並不如李季一樣，「反對」假設的設立(見社會史論戰二輯李季文35頁)；伊里奇曾以爲唯物觀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即在馬氏寫資本論以前——曾經是天才的假設。愛森堡在「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往下寫道；但牠是一開始使對於歷史的及社會的諸問題的嚴格科學態度成爲可能的一假設。馬氏根據於向着階級爭鬥的直接的積極的參加，根據於黑格爾哲學之唯物的改造，根據於英國經濟學及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之批判，造出了這個假設。並爲這個假設所引導，「採取社會經濟的構造之一——商品經濟的體系——根據龐大的資料(他把牠研究了二十五年多)很詳細地分析了這構造機能及發展的法則」(塢)。愛森堡往下又引着依氏的話說：「現在，資本論出現以後，唯物史觀早已不是假設，變爲科學上已被證明的命題了」。(上述見李遠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這里很清楚的：我們之所謂假設，嚴格的科學態度的假設，並不是架空的假設，乃是「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之事實與觀察」的假設，而再經過更豐富更多的實驗材料，「清除假設，除去其中的一部分，訂正其他部分，最後就至於確立純粹的法則」（恩格斯語）。目前我們要分析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要分析其中的任何一個，當然我們還需要「根據於被限定了的數量之事實與觀察」的某種假設；（但這里之所謂需要假設，並不是關於唯物史觀的假設，因為唯物史觀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實，而早已不是假設的了；我們需要的是如關於中國某個社會經濟構造的假設，關於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來說明中國某個社會的停滯性的假設，關於目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社會形態的假設，等等）。由於：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被應用去分析其他社會的一切偉大成績，真實歷史發展的各種證明，許多文字的考據和地下出現的材料，中國和外國各種關於中國的統計數字——這一切已使我們有很大的可能來確立關於中國社會史的某種假設。我們必要知道：如果沒有假設，我們也是不能進行何種研究的。如果有人能根據其所據有的相當數量之事實和觀察，來確立某種假設——以被證實了的唯物史觀為基礎的某種假設，以進行研究（材料會隨着研究的過程而豐富起來），他就會得到很大的收穫。

我們反對架空的假設。李季雖則冷笑顧頡剛「專在假設上用工夫」，然而誰如讀到他的「中國經

濟時期的劃分及其說明」這一段大文，誰就會知道他正是一個假設專家。以神話為拜物教，採摘若干淺薄而且已被人否定的材料，只會專在「你沒有聽講過這句話，我讀過那句話」這上面用工夫，而不會企圖去窺察社會內部發展的真實根基和源泉，這是季季式的唯心史觀的假設，經不起試驗的虛偽的假設；這種假設應當屏絕於我們研究的範圍之外。

一九三四，七月，二十三日，寫畢。

這篇文章，係在一個臨時的寓所寫就的，材料非常稀少；文中所有引用的譯文，都係根據手頭所有的書中抄錄起來，譯文如有不妥當處，也無從校勘，只得請讀者原諒。——作者。

著新紹介

論譚嗣同

陳伯達著

譚嗣同氏為清本最大思想家，其著『仁學』，影響於我國新文化運動者至深。其思想史稿，加以有系統的新作也。本書為陳君近代中國思想史稿之一部分，其內容的哲學眼光，把譚氏學說及其背景，加以有系統的解剖。指出譚氏學說與當時背景之聯結，與中國歷史之變遷，其時代之內容，非淺鮮者。其時代之內容，非淺鮮者。其時代之內容，非淺鮮者。

寄售處：各大書坊

實價大洋二角

從名實問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分野

(續完)

陳伯達

在公孫龍子的「名實論」中，對於名實這樣寫道：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文據俞樾校改。）

正實而後名正，名只是實的稱謂，沒有這樣的「實」，就說有這樣的「名」。公孫龍子對於名

實關係的見地，與墨者是同一個路線的。

在「指物論」中，公孫龍子有以下的論列：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謂物。非指者，天下無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

俞樾解釋「指」爲「指目之也」，我覺得這個解釋很對。指物論，就其內容來說，即是名實論的別名；換言之，「指」的別名爲「名」，「物」的

別名為「實」。在指物論中，公孫龍子所闡釋的，與其名實論，正是互相印証。物都有「指」，可是「指」並不是「指」；因為「指」要依物而存在，而非憑空獨立存在；沒有「指」，即是沒有物的稱謂（物無可以謂物），然而這裏並不是說沒有物的稱謂（名，指），就沒有物。指離開了物，便是「無」，而物沒有「指」，仍不失其為「有」，以為沒有「指」，就沒有「物」，那就不可。所以公孫龍接着就說：「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譯成現代語，就是，天下如果沒有「指」，可不能把「物」就認為「指」。

剛寫到本節文字的時候，接到大公報附刊「世界思潮」第七十期（四月十九日版），內有署名「滄白」的「堅白新論」一文，以對話的體裁，闡釋公孫龍子的哲學見解。我看過了一遍，以

為其中的分析有些歪曲；如他把「指」字解釋為「性質」，這顯然是不對的，又如他為便於自己的分析起見，把「而指非指」改為「而皆非指」，這也是不必的歪曲（莊子齊物論曾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句，可見公孫龍子「而指非指」句，並非傳寫錯誤）。

在滄白論文中，從「堅白」問題的分析，來闡發公孫龍子是個經驗論者，大體上倒很不錯。可惜他在分析公孫龍子「堅白」學說的背景的時候，還是不免流於庸俗之見，例如下：

「李：先生雖堅白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公（即擬公孫龍）：這是一言難盡了。不過：那時，天下紛擾，中原鼎沸，百家眩知，衆口逞辯，以致名實散亂，不可收拾。於是我同幾位知友就立志來辨察名實，糾正狂亂，想

以正名的功夫爲拯救中國的開始。不幸，沒有收到什麼成效。這就是我們作辯的動機」

這些見解，實在太近於皮相了。而且無異於把公孫龍變成孔子「正名」的學徒。我以爲公孫龍子關於「白馬非馬」「豎白相離」以及「二無一」的學說，在其本質上，完全是當時社會階級顯著分化的反映，這個學說的出發點，在乎否定人類整體的存在，在乎揭穿社會階級的分裂及其地位的不同。如果統治階層所興趣的，是在乎以「人類整體」來混淆「階級分裂」，那末，公孫龍所代表的，正是被統治階層。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白馬論』）。

在事物中，解剖其不同的方面和部分，指出其彼此的差異和分野，這完全是正確的，公孫龍正是做了這個正確的事業。可是這正確，也只限於某種程度上，限於某個方面。全般的正確，不但要看出其差異，而且要看出其同一，不但要看出其對立，而且要看出其統一。白馬固然不是全體的馬（正如統治階層不能是社會全般的人羣），可是白馬是佔全體的馬之一部；而「白馬」在客觀的存在，正是因爲「形」與「色」的統一。

不能看出對立的統一，差異的同一，不能追尋對立的矛盾之解決，這正是表示了公孫龍所代表的社會階級缺乏解放自己的力量，缺乏解決當時社會對立的力量。公孫龍固然把其先輩（墨子）的學說，爲鉅大的開展，然而他的尾聲正是無力

的，微弱的。

公孫龍子，這個當時下流社會的代表者，還是應歸於唯物論的營壘中去，這是無可疑的。滄白說：「我雖然很尊敬公孫先生，却不願把先生拉近唯物論的祠堂。我想，現代一切哲學帽子都未必能洽合先生的頭。乾脆以公孫龍主義稱呼先生的哲學倒還名實相符一點」。我與這些意見，採取相反的態度。不論中外古今，哲學終究的分野，就是唯心論與唯物論，不彼即此，即二元論者亦不能逃外。滄白企圖於這兩個營壘之外，給公孫龍另樹立第三個營壘（也即是非唯心論非唯物論的營壘），我覺得這是很徒然的。

在唯物論營壘中，以另一個姿態出現，而為儒家著名的勁敵之一者，為楊朱。楊朱的書沒有遺傳下來。「列子」中有「楊朱篇」，而列子又

為偽書。所以我們若要研究楊子的學說，實遇相當之困難。

在某種限度上，「楊朱篇」的確是反映出楊子學說的若干面貌，雖則這篇東西，或許完全出自假托。

「楊朱篇」說：

「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又說：

「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

認為名只是人為的（僞應作人為解）名不能決定（與）實，這種見地與楊子的「為我」主義是頗相照合的。孟子說：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這是一種刻薄無情的臉孔，這種臉孔，表現

出楊子乃是鐘錶必較的商人代表者。這種鐘錶必較的商人，完全只在自己的算盤上打算，一毛一毫都不願意減少或放棄。他們所興趣的，不是空洞的「名」，而是具體的「實」（一毛一毫的真實利益）。他們不爲任何「名」所眩惑，不爲任何與自己利益無干的他人，犧牲自己的毫髮。腳踏實地，無孔不鑽，完全是這般商人的行徑，他們曉得只有這樣才能把「實利」拿到自己的手裏，抽象的花言巧語，對於他們是不發生作用的。這種意識，在思想上，便表現爲「以實否定名」的主張了。

這種爲我的赤裸唯物論之所以被儒家排擊，正是因爲這種爲我主義是觸犯着封建制度的網羅，這種爲我主義是要求從封建宗法的關係擺脫出來，爲我主義的發展，必然要打擊着封建倫理體

系的威權，瓦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神聖的團結，這與封建宗法關係的堅決支持者——儒家，是處於不兩立的地位的。

然而我們必要知道：這種爲我主義的商人，也正是無微不至的吸血者。這種吸血者，不是企圖摧毀人類間的奴役，而祇想稍爲改換這種奴役的方式。因此，如認爲他們會成爲一個堅決的唯物論者，那也好是很大的錯誤。爲我主義的極端，必然走入於現代所謂「唯我論」的尖角裏面去，即必然成爲唯物論的死敵。我們雖然沒有讀到楊子原有系統的學說，然而楊子的後裔，固已在具體的活生生的生活中，指示我們楊子的學說是走上於這個歸結了。

莊周的哲學，是直接地從老子方面繼承下來，而加以展開。莊子與老子的哲學面貌和系統，

大體上相同，而其社會基礎，也完全相同。

在莊子學說內，比較老子，是更明顯地提出了名實對立的問題，並且更確切地解決了這問題。

『名者，實之賓也』（逍遙遊篇）。

莊子這樣的解決名實問題，簡直是唯物論的範本。這個論斷，嚴格說來，是集合了名實問題爭論以來的最結實的判決。這個論斷，比起楊墨之徒唯物論斷，還要來得明晰。

莊子站在唯物論的立場，否定了有意志的主宰：

『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如乎？何不如乎？夫固將自化。』

（秋水篇）。

『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

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知北遊』篇）。

這裏所表現的意思，主要的是：物的誕生乃是基於自我發展，自我變遷，自我轉徙（自化），而非任何外物所賦予。我認爲胡適對於莊子這一方面的闡釋，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

爲什麼莊子會認爲名爲實之賓呢？這位破落貴族的代表者，在歷史的鉅大播盪的前面，是感覺到了自己所依賴的舊的制度和生活，已完全非任何抽象的名目或說教，所可挽回其崩解，感覺到了『名』在『實』面前的無力，名義威嚴的不可永久。就是這樣，使這位破落的貴族，不自覺地流露了這唯物論的見地。

爲什麼莊子會否定了宇宙中有自覺的最高主宰呢？這位破落的貴族的代表者，情形仍如前述

，他們在這樣「變化無常」的時代中，真是感覺到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舊的是在幻滅，新的是正紛亂，「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他們開始懷疑這宇宙中的最高主宰了，因為他們感覺到了如果有這樣的主宰，就不會有這樣亂七八糟的狀態，就不會使他們這樣地無所歸依。就是這樣，使這位破落的貴族，不自覺地流露了這唯物論的見地。

在這樣變化無常，新陳交戰的歷史環境，這種破落的貴族，從自身的體驗，使他們感覺到一切固定和絕對之不存在。

「……爭讓之禮，桀紂之行，貴賤有時，未可為常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秋水篇』）。

就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對於自己地位盛衰有時的無限感慨。在另一地方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齊物論』）。

自己的地位在從前會是被肯定的（是），而在現在却是要被否定（非）了；這個否定（非）的從來，是由於肯定（是）；而這個否定（非），倒又成為肯定（是）了。然而莊子也恰和老子一樣，不是繼續地發現辯証法的發展，而是中止了辯証法的發展。莊子看到了是非的相對性，而沒有把這種相對性看成是向絕對性接近的過程，看成是真理的部分；倒是因為是非的相對性，而否認了是非客觀的現在，否認了真理的存在，所

以說：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但是也，其但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豈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齊物論』）。

這樣子，把是非都變成了主觀的任意了。世間上既然沒有是非的標準，那裏還有真理？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既然無從客觀地來「正」是非，則何從而「明」

是非？莊子之所謂「以明」，在實質上，正是虛無，正是因為是非的「無窮」，而否定了是非，取消了是非。

惟其是否認了是非在客觀上的存在，否認了真理的存在，莊子仍是蹈了老子的覆轍，從唯物論走進于絕對的唯心論去。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齊物論』）。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養生主』）

這樣子，把一切知識（認識）都變成了虛妄和夢幻了。莊子學說中半途而廢的「辯證法」，並沒有幫助莊子走上於堅決的唯物論的途上，而倒是成爲莊子由唯物論到唯心論的轉變點，這個破落貴族的代表者，在自己絕望的前途上，沒有認

識真理的勇氣，也不能有認識真理的勇氣，他在自己生活的變化中，不自覺地認識了真理的某一面，可是他不同意再進一步地去認識，而且是爲要過着聊以卒歲的絕望生活，他還要從另一種消極的方式來掩蓋這所已經認識到的東西。他現在不願意讓別人來知道他們的前途，甚至於不願意讓自己知道自己。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非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篇）。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養生主》篇）。

這位破落的貴族，在歷史的鉅大鐵輪之下，是感到自己是如何的無力！正是因爲感到自己的

無力，就只有「聽天由命」了。就只有「正而待之而已」了。是非於彼何有哉？知識於彼何有哉？

在莊子學說中，存在了「我」與「忘我」這個矛盾的交叉，這個矛盾的交叉，正是表現了這個破落貴族的代表者內心之苦悶。一方面，要使「我」遺世而獨立，把「我」看成「惟我獨尊」的王國，另一方面，則又要使「我」合化忘懷於自然，把「我」看得非常之渺小。這種內心的苦悶；正是一方面，企求着自己的獨善和享樂，另一方面，却又看出這種獨善和享樂之不定和漂渺。爲着企求獨善和享樂，就盡量地把「我」從主觀方面誇張起來；爲着看出這種獨善和享樂的有限，却又把客觀來否認這主觀。這「我」與「忘我」在莊子學說中之矛盾的交義，也就是唯心論與唯物論在莊子學說中之矛盾的交叉。

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這個論斷，正爲上面所解剖的一樣，應該給以唯心論和唯物論這兩方面的解剖。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論斷看出宇宙一元的整體（單一的自然宇宙觀），看出『我』與天地萬物的合化，而不是孤立于天地萬物之外；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論斷看出他把『我』從天地萬物特別地提示出來，把『我』和天地萬物並列起來，這就會走入於絕對的唯心論——唯我論的危險。

莊子的學說，在破壞舊的倫理方面，繪『老子』的學說以鉅大的展開。爲什麼會做這樣的破壞呢？因爲他絕望着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所以同時地絕望着自己過去所曾依賴並且是自己智慧所製造出來的反映自己存在的東西，把仁義禮智都看成爲虛無和作僞。在其不自覺地揭發統治者關於

仁義道德的作僞和欺蒙，這正是莊子學說進步方面的勞績。然而莊子——和『老子』一樣，他不能發現將來，他不能從歷史的發展方面來否定舊的倫理，而到是從歷史的反動方面來做這個否定。這必然使莊子轉而否定自己的否定，成爲自己所攻擊的對象之辯護者。這樣子，莊子是要受真正的歷史開拓者之吐棄的。

戰國時代，在儒家中，出現了兩個傑出的人物，即孟軻與荀卿。

孟子在哲學上基本的綱領，即是，『良知良能』，『萬物齊備於我』。這種論綱，完全是徹底唯心論者的論綱。這種論綱，否認了『外鑒』的經驗，否認了感官的經驗和作用，而認爲天地萬物賴于『我』而存在。所以孟子是最能擁護孔子的『正名』主義，用盡一切力量來擁護孔子正

名的經典——『春秋』成爲戰國時代一切唯物論派別最頑固的反抗者。

荀子的學說以另一個複雜的內容和姿態而出現。在『荀子』中，我們對於名實問題，可以發現不少唯物論解釋的範本，然而他終究又是一個唯心論者，爲孔子正名主義的擁護者和闡發者。荀子這種學說內容的矛盾及其爲什麼必然有這種矛盾，在下面我們就可看到。

在荀子『正名篇』對於名實的關係，這樣解釋道：

「……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規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

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鍛，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待五官之當藩其類，然後可也。五官藩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固實者，莫不同名也。」

人憑藉五官的經驗（緣天官），因而知道物的同異，並根據這種物的同異，而命之以名，同樣的實，就命之以同樣的名，不同樣的實，就

命之以不同樣的名。很明顯的，這里所說的，正是名爲實所決定，而不是實爲名所決定，名後於實而存在，而不是名先於實而存在。這里，荀子是正確地做了唯物論的解釋的。然而，荀子却是借用了這個解釋，來適合於自己唯心論的目的，由這里轉入於極端唯心論的泥中去。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

「……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

「名聞而實喻」

這些正是荀子走入於唯心論的最大罅隙。先有了名（「名定」，「名聞」），而後可以知實（「實辨」，「實喻」），這樣子，荀子翻了一個身，把名倒轉來決定實了。名固然是實的反映，然而荀子却正因為這點，把名從實向另一極端

發展起來，認爲名既然是實的反映，那末，名自然就是實了，這樣子，荀子把名從實昇華起來，賦名以極大的威權，把名神聖化了，把實倒轉成爲名的附從者了。

惟其是如此，所以荀子雖到是經驗論者，然而並不碍其成爲澈底的非經驗論者：

「心者，道之主宰也」（『正名篇』）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解蔽篇』）。

這里，「心」變成爲一切的主宰了，爲「形」的主宰了。所謂「出令而無所受令」，就是說，「心」是號令一切的，自由的，不受任何外物牽制的惟我獨尊者；也就是說，心是「獨出心裁」，而不接受任何經驗。所以，荀子又說：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

，而靜」。『解蔽篇』。

如此，所謂『徵知必待五官之當審其類』，就完全取消了。所謂『虛，一，而靜』，這就是中止人們對於外界的接觸和活動；換句話說，荀子這里就是說，必要中止人們對於外界的接觸和活動，才可以『知道』。在哲學史上，還有比此種唯心論更極端的嗎？

荀子的思想是春秋戰國各派思潮演變的結合點，這個結合點，被其門弟子，韓非和李斯，在理論上及在實際上，給以最大的開展和再現。換言之，荀子的思想，在實質上，又是當時『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開拓者。

春秋戰國時代的播盪 正在走進于某個歷史的總結。換言之，即歷史已在走進于解決問題的途徑上去了。這個歷史的總結，不是給中國歷史

開闢一條宏坦的往前發展大道，而是給中國歷史往前發展以一個頑強的團結。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商人，沒有獨自地發展成爲領導社會前進的社會階層，中國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乃是和地主的土地佔有，糾合在一起，中國的地主既是土地的佔有者，高利貸者，同時又成爲商業的壟斷者。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在其初期，會演了瓦解封建制度的鉅大進步作用，但其往後的發展，與封建的土地佔有混合爲堅固的三位一體的時候，却已變成爲封建制度繼續瓦解的桎梏了，成爲歷史的反動力量了。

這種封建式的土地佔有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混合主人——三位一體者，爲着鞏固自己對於一般人民的多面剝削，爲着土地吞併的便利，爲着自己的土地利益（如對於水利的開鑿和調劑

，這是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所需求的結果），爲着對於商業的壟斷（國家的，或大地主的）以及

對於個別商人廣大發展的排擠，需求一種統一的專制政權形式，這個政權形式，因爲是基於這樣雜種經濟結構的基礎上，不是完全排絕了封建制度

的內容，而是把這封建內容的某種程度，包括於這統一的專制政權形式之內。爲着實現這種權力，這地主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三位一體者

所賦予的權力，所應執行上述諸任務的權力，需要某種的立法（也即是「正名」，制禮）；這多而殘酷剝削的三位一體者，不是把這立法的權力

，歸于人民來創造，而是把這權力歸于這政權的統率者代表者，即所謂「聖王」，「君」，皇帝

。因爲要使所立的法制（王制），在人民中，能成爲莫測的威權，必要把「法」（亦即是「名」）神

聖化起來，也即是必要把制法的「聖王」神聖化起來。

法家之所謂「制法」，在基本上，實是儒家正名主義和禮治主義的往後推演。而荀子則正是這種推演最偉大的排演者。

「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解蔽」篇）。

這裏的所謂「隆正」，實際上，就是所謂「名」，所謂「法」，所謂「禮」；誰來「立隆正」呢？自然是「聖王」，因爲「聖也者，盡倫者

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是以爲天下法極矣」。然而誰賦予「聖王」能够這樣「盡倫盡制」呢？荀子不說這是出自「人間」，是他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所賦予，而說是來自天上；荀子說：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盡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

這里荀子找到了一切唯心論所必要走到盡頭——「天」的盡頭。然而荀子的理論，還不停留在此。荀子却是進一步地要把天地所生的君子（即聖王）倒轉來統制天地了，這里好像說，沒有君子，天地也就完了。這真是中國這種多面剝削人民的三位一體者之「驚人」的創論？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假之？因物而多之，孰與勢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

之所以生，孰與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

荀子這種「制天」的思想，用意是在什麼呢？用意是為對於被統治的下流人說教；你們可不要胡想呀，你們以為天生了我（君子），天就可以制裁了我（君子）嗎？你們錯了，天固然生了我們，然而天却又賦給了我們以制天的權能，我們不但可以制服你們，而且還可以制天；沒有我們，天還不能存在，你們更不用說了。你們敢反抗我們（君子，聖王）嗎？所以這里，荀子的制天，並不是在於企圖征服自然，而是在企圖征服人間。胡適對於這點說得還不錯：

「荀卿的「制天主教」，却和近世科學家的「制天主教」大不相同。荀卿只要裁制已成之物，以為人用，却不耐煩作科學家「思物

「而物之」的工夫（『哲學史大綱』三百十一頁。）

概括來說，荀子的所謂「制天」，只是在於「理物而勿失之」，而不是要把物來改造。這樣，荀子的制天思想，在實質上，不能是進步的。這是多面殘酷剝削的三位一體者必然之反動的歸結。

在荀子學說內，實在是盡情地表現其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縱欲吸血的面貌。一面以人爲「性惡」，說明「立君上，明禮義」（正名，王制）之必要；一面又聲稱「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前者所謂「性惡」，實對於「小人」而言，後者所謂「心之所可」，實對於「君子」而言；「小

人」性惡，故必要受「君子」（聖王）的治正，「君子」則視其「心之所可」，無往而無不可。這里表現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各有地位的絕然鴻溝。

荀子學說內的各種矛盾方面的交叉，實質上，正是荀子所「指目」的不同對象（不同的社會階層）之地位矛盾的反映。荀子尖刻地在其學說中，以自己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立場，指定各社會階層所應處的地位，而把自己的社會階層認爲無可比擬的權威者。

尹文子是「法家」的理論家之一，他的理論，幾乎貫徹了儒家正名主義的色彩，而爲進一步的發展，與荀卿的理論最爲相接近。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善

名命善，惡名命惡。(尹文子)

這里正表現了尹文子的二元論：一面認為「形以定名」，另一面又認為「名以定事」，遷轉上的發展，這種二元論，必然走納於唯心論中去。

尹文子同樣地是企圖把「名」向另一個極端發展上去，和荀子一樣，認為名既然是被實（形，）所決定，他就在這里，轉了個灣，把「名」奉為無上的尊嚴，如上面所說過的一樣，把自己所製造的抽象東西，來代替了具體的自已了，把「名」拾成爲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之間的「第三者」了；這「第三者」不在什麼旁的地方，正是在統治階層的腦袋中，而對於這「第三者」的忠心和服從，正是屬於被統治者，即所謂「分宜屬我」。尹文子這里恰是反映着「春秋以道名分」的真

義。所以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法家的「法」乃是儒家正名主義應用的具體化，尹文子說：「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這正是表現了「名」與「法」的結合。

法家一面貫徹了儒家的正名主義，一面又撻取春秋以來「名爲實的反映」唯物論的見解，成爲各派思潮的集合者，折衷者；然而我們必要知道：法家所以撻取一些唯物論的關於名實論和經驗論的見解，乃是企圖藉此以適合於唯心論的目的，我們上面對於荀子，也曾做了這樣的剖解。法家二元論的內容，只是多面剝削的三位一體者公闕無情地把社會人羣截然分爲兩個鉅大階層的反映而已。然而這種二元論，並不中止於二元論，而且是成爲「統於一尊」的絕對的，澈底的唯心者論，正如法家所要求的一個統一的帝王政權

一樣。韓非和李斯，是荀卿的二十大弟子，也是法家最大的理論家和實踐者。韓非的『形名參同』以及李斯的指斥『飾虛言以亂實』——這種唯物論的因素，都不礙其為徹底唯心論的表現者。

春秋戰國時代萬流競放的哲學思潮，結合於法家，而又中止於法家。在『統於一尊』的『慘刻寡恩』的帝王專制政權之下，一切異端的思想花葩，都橫被了這殘酷鉅斧的斫伐。中國人民的智慧，在封建的土地佔有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混合的三位一體之基礎上，窒息了二千餘年，一直到了西洋人東進叩關的時候。

一九三四，四月廿八日，
正當萬物萬動之際。寫於北平。

淮南舊注校理	吳承仕	1.00
論衡舉正	孫人和	1.00
抱朴子校補	孫人和	1.80

北平中國學院出版部
北平琉璃廠直隸書局 代售

詩經的史的研究

續前

萬 曼

四 沒落了的貴族底鶉歌

封建道德的基礎，是建築在統治階級的威力上。而統治階級的威力，却只憑着他們所佔有之大量的財產。所以他們，其初大半是勇敢的，爽直的，仁慈的，而且又是土地的所有者，於是封建制度社會便在這樣的成員上穩固地形成，而封建道德也便成爲變時期的「金的律令」。

土地越開闢得廣闊，這制度的基礎便越鞏固，所以周的初葉，可以算是封建制度的黃金時代。後來因爲受着種種原因的影響，土地集中於民族的某些家族之手，並且還有許多落在外族的佔有狀態中，以致失去其所佔有之財富的貴族，便只好困苦地寄居在都市裏，而唱着憤慨的歌了。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離今之人，不尙有舊。」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大雅，召晏

——小雅，北山

便都是這樣的氣質。於是財富便成爲人類活動的目的，並且簡直是逐漸地成了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爲要達到這十分熱望的目的，已不須再把往昔看得很是貴重的封建道德特別注重了。私人利益漸漸壓死了公社的福祉，於是公開地用着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去攫取它，所以在幽王以後，不特是『日盛國百里』，就是那一向看爲很重要的封建道德，他因着基礎的搖動而幻滅了。一般失勢的貴族，看着那一般「譖人」們的飛揚跋扈，而自己的地位日漸低落，於是便感慨着「世事顛倒」了。譬如十月之交第三章：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正月第六章：

『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便都是因爲自己的沒落，而感覺到天地反覆，山崩水溢的悲哀，認爲這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并且像十月之交的第六節，更可以看出一個沒落的貴族的自己的私衷！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我守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眼看着帝王，只取富人爲卿相，像他那樣的老貴族却連理也不理，無怪要作詩了，而且看正月的第三章，便更可以看出貴族的窮苦：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他們要像鳥一樣地無枝可棲了，怎會不說出「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呢？
 怎會不說着「彼彼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嗟矣富人，哀此惻獨！」向富人乞命呢？

當然，富人是沒有貴族的勇敢和美德的，但却當權得勢，使沒落了貴族怎能甘心。巧言的末章，便是貴族們對於這些暴發戶的罵聲：

「彼何人斯，居河之隈，無拳無勇，職爲亂潛，旣微且尫，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而巷伯的所謂驕人勞人，當然也是得勢的人和失勢的人的說法。那便一樣地是沒落貴族對於得勢的貴族的怨恨：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前一章可以看出呼天求佑的可憐，後一章可以看出對於「踏人」的深惡痛絕。所謂「踏人」想來定是指當時由財富而躍上政治舞臺的新貴族，巷伯首章「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踏人者，亦已大甚。」便是明証。毛詩箋解作「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雖然也可以附會講通，但是究竟分析不出來踏人是怎樣的一種人。踏固然是讒害的意思，但是須知這是作詩的沒落貴族的口吻！

除了這一類沒落了貴族的鵝歌以外，像瞻卬的諷刺着剝削和不公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君之華寫人民的困於飢餓：

「君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惟其傷矣！
 君之華，其華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群羊墳首，三晨在齏。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小雅漸漸之石何草不黃等篇的寫行役。（引何草不黃爲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稜之車，行彼周道。」

都可以說是近乎抒情的作品，至於像隰桑一首，便是男女愛悅之辭了，決不是毛詩序所謂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始引首尾兩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至於蓼莪述人民勞苦，不得終養父母，情緒逼真，無怪王哀讀之三復流涕了！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盥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總之，我們從這些詩裏，很清楚的看出周室的摧頹，而幽王復寵褒姒，放縱娛樂，不特不能恢復

經過宣王大張撻伐後的民生，反而更加甚的胡鬧，結果不特是「日蹙地百里」稱直被申繚囚虜犬戎等外族完全覆滅，結束了西周的命運。

五 封建制度分解期間的詩歌

從上一節我們已經看出西周封建制度分解的現象；是新有產者的勃興和舊家貴族的破產，新有產者所以勃興的原因，無疑的是根基在自然商品和小手工業上的商業的發展，同時因為財產私有制度的成立，土地也漸漸從封建領主的手裏，轉移到新興的地主手裏，於是社會關係發生了動搖的現象，自然便因着這社會關係的動搖要影響到意識形態的。而懷疑和厭世，便是在這轉形期間的初期一種必然的現象。

在中國社會進化上，這轉形期所佔的年代非常綿遠，從西周的沒落至到秦始皇的統一，幾乎亘長五百年的光景。而下面我們所以繼續談到的所謂「十五國風」便是恰當這轉形期的開端，當然，這裏所謂的轉形期，只不過是從純粹的封建制度向着絕對的帝政時代的一個過渡形態。而一般平民生活，却只不過解下了貴族的鎖鍊而帶上了新貴族的桎梏。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程度，不但不見減輕，却反更加甚了。

在「國風」裏，始終還代表周民族的，便是豳風和王風。但是時代却不相同，豳風是西周時代的產物，王風却是東遷後初期的作品。所以裏面所表露的意識，也就完全不相同。豳風裏有兩篇好，一篇是描寫着被榨取的農民生活的七月，一篇是描寫着行役的凄苦的東山。

七月是國風裏最長的一篇詩，第一章好像一個小序，說着到了秋天，要愁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到春天却又要「同我婦子，饑彼南畝」的全家從事耕種，活畫出農民的一年計劃。第二章却說着「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但是却就在這「春日遲遲，采芣祁祁，」的艷陽天氣，被封建主的少爺擄去蹂躪了，所以結尾兩句是「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第三章是說着績麻成布，染成了黑的或者黃的，但是却把那染色最漂亮的紅的，獻給領主，第四章說着「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又說着「言私其穢，獻豝于公」第五章一起首說着「五月期蠶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用一個蟋蟀作線索，說着天氣漸漸涼了。於是趕緊「穹窒熏鼠，塞向墮戶」預備在破屋子裏過冬。第六章說着剝棗穫稻，釀成了酒給領主獻壽，而結尾却說着「采芡薪芻，食我農夫。」第七章叙述忙完田稼，便馬上又要「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地去給領主蓋房子。第八章說着到了冬天，又要鑿冰藏冰，爲的領主們夏天取用。此外還要殺蒸備酒地「躡彼公堂」而呼着言不由衷的「萬壽無疆」。我們看這首被貴族們榨取着的，農民們強顏歡笑的歌

嘯！

東山是記載一個東征的兵士的自述。在東征的歸途上，蒼天正灑着迷濛的細雨，獨自蹲臥在車子裏，像蠶跪伏在桑葉上一樣，心裏渴想着家鄉。

想像着；院落裏一定是到處生着蔓延的野草，門上綴着蜘蛛的網，屋裏跑着鼠婦。田場上滿是鹿的足迹，到處閃爍着螢火蟲。雖然淒涼可怕，但是却始終懷念着。

想着自己到家的時候，鸛鳥一定因為陰雨，在埕上啄着蟲子叫，妻在屋裏嘆息着酒掃。好，到底到家了，粟薪上堆着苦瓜，我已經是三年不見了。

但是雖然是到了家，妻却死了，所以重婚的時候，嘆息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王風既然是東周的作品，所以便有沒落了的貴族的嘆聲。第一篇就是黍離：

「彼黍離離，稊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把沒落了的貴族那一種失魂少魄的樣子，自己完全招供出來，其後又有采芣一篇：

「有芣采芣，雝離于雝。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吽。」

是貴族們對於過去的黃金時代的歌羨，對於現實的咒咀，所以說着「尙寐無吽」「尙寐無吽」「尙寐

無聽」情願長眠而不顧人事。而最痛心的便是葛藟的描寫一般人民的流離失所，甚至「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真是到了生活的末頁，錄文如下：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浹，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潛，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這不是和現在街頭巷尾喊着老爺太太的乞丐一樣的可憐嗎？

其次在時代上，仍然可以說是西周的，是檜風。因為檜是在西周的末年被鄭吞併了的。檜風只有四篇，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隰有萋楚一篇：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其樂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以無室無家無知爲樂而羨慕草木之渾渾噩噩，當然又是有家室有知識的舊貴族的厭世思想了。

可以緊和檜風銜接的，是秦風。秦本是西方的一個遊牧民族，善養馬，後來乘驪山之變，秦襄公大敗西戎，救了周室，平王纒封爲諸侯，據岐周之地而有之。因為秦是一個新興的民族，所以秦風

裏便沒有厭世的觀念，只是充滿了曠野的氣味，這是在許多國風裏應當特別注意的地方。譬如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可以看出秦民族的強毅果敢，勇於公戰的精神，此外如車鄰的頌讚車馬，驅敵射獵，小戎的鋪陳兵車器械，全是可以代表新興民族的色彩。

黃鳥一詩，哀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的殉秦穆公，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殘酷的民俗的反抗。本來殉葬是戎翟的習俗，後來秦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便都是這種陋習的殘餘。風味最爲哀絕的是蕪蒧一詩。技巧的熟鍊，在秦風裏是唯一的作品。姑引一節：

『蕪蒧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其次便是邶鄘衛三國，魏源以爲邶鄘是衛邑，故當合併。鄭氏詩譜也有一段話說到應當合併。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建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

是邶自成王以來，就是合併於衛了。近人王國維在觀堂集林卷十五北伯鼎跋一文裏，以爲邶即燕，邶即魯，太師采詩，仍其故名，然皆有目無詩，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邶總之，邶的詩中多敘衛事，我們統稱之爲衛詩是未嘗不可的。邶的詩合起來，都凡三十九首，在國風裏算最多的了。所以分開類來講比較好些。第一，當然還是沒落了的貴族的哀怨，北門是最好的例：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俾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寫一個貴族的困於內外而窮極呼天。此外如：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的咒罵一般新貴的無儀，無止，無禮。日月的怨古道淪亡：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都是這一類的作品。

其次，便是男女的情詩間。不過這類的情詩，大抵仍多是貴族的口吻，如桑中的所謂「孟姜」，孟弋，姜是周之後，弋或作似，是夏之後，在情詩裏，這類酬答的作品，除桑中以外，如木瓜，靜

女，都是。姑舉靜女作例，以見一斑：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嬀，貽我彤管。彤管有燿，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但是在這類情詩裏，最值得注意的，是兩篇比較長的敘事情——谷風和氓。谷風是婦人被棄後，丈夫另結新歡，自己用詩來抒發自己的怨鬱。在後來的詩篇裏，尙屬常見。而氓一篇，却是敘述一個富人之女，被一個小商人的誘騙而拋棄的故事。寫女性事前之猶疑和畏懼，及結婚後生活的困苦，被棄後自己的哀悼都極真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蒹葭，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送。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葉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這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哿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不思，亦已焉哉！」

此外，如贈別的二子乘舟，懷別的河廣，雖非男女的戀情，但是自然也可以說是抒情的作品。

在衛風裏，另外有一件值得敘述的，便是女詩人穆姬（前六九〇——前六三〇）的作品。她的詩據詩序說，只有載馳一篇，是敘衛亡於狄的時候，她想從許（她是嫁給許男斯臣的）奔衛歸唁故國而被許人阻撓的事。何楷魏源等，又以泉水和竹竿二詩，也是穆姬作的。細味內容，尙無不合，所以穆姬可以說是有主名的婦女文學的始祖。

在國風裏，邶風和王風可以歸到一齊來講，邶都可以附於衛，那麼唐風和魏風也可以統謂之晉詩。唐今之太原晉陽。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而魏的封域，是南枕河曲，北涉汝水。後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在時代上，自然唐風是比魏風早

的。唐魏的詩篇，有一種特色，便是陰鬱黯淡，很少放縱行樂的調子。鄭玄說唐人是「甚膏粱物，儉不中禮」，惠周惕說「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足見唐魏的習俗是尚膏粱的。我們看唐風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我們看他們在歲晚務閒的時候，說着現在再不享樂，光陰就要過去了。隨後便又緊接着說「好樂無荒」，恐怕太耽於佚樂，要耽誤了正事，這是怎樣的謹愿呵！又像山有樞說着：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有衣服車馬却捨不得享用的神氣。所以詩人纔說着「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來相警戒。所以造成三晉人民儉蓄的原因，當然第一是因爲土地瘠瘦，生產艱辛；而第二，便是因爲交通阻塞，外地的商品不容易輸入而內地的產物也不容易輸出的緣故。因爲儉蓄，所以計較得也極清楚，所以被剝削的痛苦，也比旁的國度感覺得銳敏些。所以像後來魏風的伐檀，便是訴說他們被榨取後的憤激！

「坎坎伐檀兮，箕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葛屨便是呼籲着生活的不公平：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筮，維是褊心。……」

至於對於政治的不滿而發出哀歌，在唐風裏如鶉羽：

『鶉鶉鶉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而魏風碩鼠便更澈底，統治者貪殘像一隻大老鼠，忍受了三年真也够了，便只有舍之而去，別覓樂土了！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肯我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和魏風的年代相當的，便是齊風。在國風裏情詩的多，除了鄘風，大蓋就是齊風了；譬如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蟋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惜。』

又如描寫當時女性嬌媚的，如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而南山敝笱載驅三篇，叙襄公和文姜兄妹的戀愛，也可以看出當時封建道德的蕩然。

此外如還，盧令，猗嗟的歌詠獵士的壯美。東方之日，甫田的描寫女性的單戀。都可以看出齊國的富厚。因為這是一條定例，凡是生產力豐饒，商業容易發展的國度，在國風裏便以情詩著，如齊，衛都是。反之，如秦，魏，唐等便不然了。

鄭風誠然像朱熹所說的「鄭皆為女惑男之辭」我們看將仲子叔于田遵大路山有扶蘇燕兮狡童樂樂洋風雨子衿溱洧等，都是女子的口吻。至於出之於男子的只不過野有蔓草出其東門有女同車等三首。至於這些詩的意境，雖說都是「淫詩」，但是却也不能一概而論。如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便是寫出既愛她的情人又怕她父母的責言的口吻。至於描寫女子愛情的專一和堅定的如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這正和出其東門描寫男子愛情的專一相對照：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
又如狡童寫女子思念的迫切：

「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至於像遵大路：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覺故也。』

風雨：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這些都是情歌裏比較態度莊重的，到了蘓兮的『蘓兮蘓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便近於挑撥了。山有扶蘇的『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便非常輕佻而有些放蕩了。至於褻褻的『子思我，褻褻涉淖。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便無所謂情，只是慾的衝動了。

至於陳風，是和鄭風差不多的，大半也都是男女愛悅的作品。一般人都說『鄭衛之音』，其實陳風正是和鄭風相彷彿。比較值得注意的情詩，如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月出的音韻鏗鏘，更是使許多人頌揚的：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武王封胡公於陳，是曰陳胡公，妻以元女大姬。鄭玄詩譜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漢書地理志也說：『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樹之下，有

大姬歌舞遺風。」所以陳風裏宛丘的「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鷖羽。」和東門之枌的「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便都是描寫當時的風俗的。不過這種祭祀多半是俗祀，所以格調也益趨淫靡。正和楚辭裏的九歌相彷彿。

最末是曹風。曹風只有四篇，却都表示着舊貴族的嗟嘆。蟋蟀似乎是諷刺着新貴的沐猴而冠，而歎息着他們的命之命運的不會久長。鶉鳴却正相反地是一首讚美所謂淑人君子的道德的。下泉是爲了國勢日盛而想到王室凌夷，所以說着「鴛鴦我寤嘆，念彼周京。」而侯人却是譏刺所謂「小人」在位，姑引一節：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總之，十三國風裏，最古的是豳，其次是秦，其次是王衛邶鄘唐，其次是齊魏，最末是鄭曹陳。內容除了代表舊貴族的哀歌和一般農民的疾苦外，便是抒情詩了。但是抒情詩是隨着商業資本而興起的一種詩的新型，我們只要看一看裏面描寫女子服飾的富麗，便也可以揣知的。所以這幾種形態，都是封建制度分解期內的必然現象。

六 南國的民歌和周頌的模擬

順序地我們就要講到周南和召南這二十五篇詩了。不過迎頭就要有三個問題，須在未講以前，略加說明，就是：關於牠的時代，地域，和名稱。

甲，二南的時代。二南向例是被稱為『親被文王之化』的，於是一般人都誤信這二十幾首歌詩是文王時代的產物。其實却並非西周的產物而完全是東周的作品。證實這種說法的有四個好例。第一是關雎，魏源說：『在河之洲，即非岐周，因為河是黃河，太王都岐下，距黃河幾及千里。第二是汝墳的『王室如燬，父母孔迯』崔述在讀風偶識裏說『王室已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迯也。』所謂『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第三是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發』是指宣王時征淮夷的召穆公，不是指武王或成王時的召公奭。陸侃如謂凡詩中稱召伯者，如黍苗的『召伯勞之』，蓼莪的『王命召伯』全是指召穆公而言。而召公奭在詩中則稱召公；如江漢的『召公維翰』召旻的『有如召公』。是很有見解的發現。第四是何彼穠矣。明明說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用不着說明也知道是東周的作品了。至於其他沒有證據的篇章，我們只要看作風和修辭的不同於周頌二雅而接近國風，便也當然相信這二十幾篇東西是東周的作品了。

乙，二南的地域。鄭玄詩譜說：『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山南水北謂之陽，岐山之陽，當然是岐山之南了。岐山之南便是汝水漢水的發源地。詩中屢見江漢汝南等字

，當然大部分是江漢民族的文學，相當地是現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帶的產物。譬如關雎汝墳何彼穠矣可以算河南南部的，而其餘大抵是湖北北部的作品。至於像詩譜的又要拉出文王來說：「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便是太臆測了。因為文王只在傳說裏是西伯，史書裏並沒有說過文王「典治南國」的話。

丙，二南的名稱。陳槃有一段話，他說：「自西周以來，該尚雅樂，荆楚民族自成風氣，採輯起來，編入樂章，成爲一種南樂。」小雅鼓鐘說：「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便是證明南和雅並立的證據。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釋南巢，認明「南」是一種樂器，屬鐘鐃之類。即國語周語中之「大林」，也就是現在的鈴。結論說「詩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按其當初，當亦以樂器之名孳乳爲曲調之名。猶今人言大鼓花鼓梆子灘簧之類耳。」可以算是一個最新類的假定。鄭賓于會因着左傳隱公三年有「風有采蘩采蘋」句，而謂二南是楚風。這是繼續胡適的說法的。現在已經不大爲人注意。總之，周南召南不過是豫南鄂北一帶的歌謠，被樂師采入樂章，佐以新樂。因爲它的體制不同，而且是南國採輯的，所以順便叫它作「南」。謂之爲楚風固然嫌太牽執，謂之爲樂器，也覺太孤僻。在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以前，我們對於二南只好作如是觀。

至於二南的內容，除了芣苢是咏武夫，甘棠是懷召伯，羔羊是諷一般士夫生活的雍容，騶虞的寫

敗壞以外，大都是關於女性的詩歌。譬如描寫女人傷別的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盞，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瘠矣，云何吁矣。』

抒發勸歸之意的殷其雷，又如汝墳的「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和草蟲的「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可以說是格調極相同的作品。至於戀歌可以舉野有死麕作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憾我輓兮，無使老也呶！』

他如關雎是叙男性由相思而成功，第一章是一個序言，第二章是說着「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渴慕，第三章却「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顯然是成功了。而漢廣也是寫男性的相思，結局却不成功。所以唱着「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行露是寫女性拒絕男性的，所以結尾說着「雖遠我詎，亦不汝從。」小星却是寫女性遷就男性的，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江有汜的「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是寫男性被拒絕的哀怨，而標有梅的「迨其吉兮」「迨其今兮」和「迨其謂之」却是催促男性求婚的口吻。

葛覃是叙女性婚後的生活，采芣，采芣是叙女性的日常工作，也可以說是女性的勞動歌。麟之趾是讚美貴族的男性：「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何彼穠矣是讚美貴族的女性的：「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蟋斯是頌祝新婚的女性：所以說「蟋斯羽，詭詭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櫻木是頌祝新婚的男性的，所以說「南有櫻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至於鵲巢和桃夭；一個說「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一個說「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當然都是結婚的頌辭。二十五篇，大致如此。

其次，便是時代更難考定的商頌。以先都認為這是商代的作品，所以毛詩序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但是史記宋世家却說「宋襄公之世修行仁

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述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一個是說正考父得之於周大師所保管的先代樂章，一個却說是正考父所追述的。其間年代的差別，自然很大，但是都是漢人的話，很難盡信。魏源在詩古微裏舉鑿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烈祖之祀中宗者爲武丁，玄鳥之祀高宗者爲祖庚，以子祭父，不當稱之曰「自古」，「在昔」，「先民」。且「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佑我孫子乎？且殷武有「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句，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安得有伐楚之事。王國維更引殷武之卒章「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考證景山當在蒙亳以北。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爲宜。且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太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並且考定正考父是戴公時人而戴公適管平王東遷之時。所以商頌，大概是東周時。未人追述他們祖先的作品。

商頌現存五篇，除了那烈祖是祭歌以外，類似生民的有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敘述商民族的興起的有長發。

「濟者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姬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愛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

至於殷武却是叙春秋時，宋從齊伐楚事。

魯頌的時代，是和商頌差不多，是無須再討論的了。內容大抵是模擬的，例如闕宮是先叙周民族的興起，次及封姬且於魯，最末是「荆楚是懲」。因為魯在和宋同時是隨着齊伐楚的，所以便都歌詠為自己的武功。泮水是叙僖公的伐淮夷，鋪張揚厲，頗夸大其詞。闕是咏車馬之盛的，有駮是叙燕飲之歡的。總之魯頌只是模仿的氣分極多，所以沒有什麼得敘述的。姑引有駮一節以殿吾文！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考證與文藝

吳文祺

凡從事於音韻訓詁及校勘攷訂……等等學問者，一般人稱之曰考據家或曰樸學家。考據家與文學家往往迭相非笑。顧炎武曾說：「一命爲文人，便無足觀。」戴震會拒絕姚鼐做他的弟子。這都是考據家輕視文人的表示。直到近代，在章炳麟的文章中，還可以看出這種痕跡來。章氏說：

文辭者，故以行禮，文滅質，博溺心，轉益陵夷。自宋玉下逮相如張衡已多輕嫺。……及唐，兒童草隸，悉爲歌詩。經循伏息，玄言又寢矣。枝葉盛而根荄撥，進士之科，日崇其僞，故其風紀陵遲，下漢魏南朝數等。其屬辭者，頗託孟子孫卿楊雄以自寵，敢爲大言，居之不疑。一自以爲俊傑，一自以爲賢聖，屬辭相和，滋以壽世。浸淫及宋，言亦愈莊，辭亦愈不得誠。……

……(文錄思鄉原上)

又他在瑞安孫先生傷辭中說：

……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
世雖得王國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於樸學無補益。……

又與王鶴鳴書云：

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勿能蔽。瑕垢最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即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為衆。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為然矣。……

同樣的，文士對於考証家也攻擊不遺餘力無賴文人袁枚在小倉山房尺牘中，對於考據家，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姚鼐因為戴震不收他做弟子，也常常攻擊樸學的破碎。及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於是兩派的微職益分。五四以後，有一些自命為天才的詩人們，曾大聲疾呼地欲驅逐考証學於文藝的領土之外。其意若曰：一涉考証範圍，即不免失却藝術的意味。他們以為欣賞文藝，應該用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方法，應根兒用不著考証。更於人提出安諾德的話來，以為考証對於文藝，是有損無益的！

這兩派的爭執，迄今未已。最近有所謂平派海派之爭，也無非演的是這幕老把戲！

其實，這都是門戶之見！考證學與文學的性質不同，但不一定相反。考証之士，如其沒有一點文學的修養，像李善那樣雖博極羣書，終於成為書獃而已。鶴見祐輔所謂「徒然的篤學」，正指這一

種人而言。至於治文學者有時也需要一點考証學上的知識。情思藉文學而表達出來，離却了語言文字，我們即無從去領略藝術的意味。孔子教人學詩，也說『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古代的作品，歷時久遠，文字的形音義，都已有了很大的變遷。拿現在通行的字義去釋古書，彷彿是以現代時髦女郎的服裝，去描繪周秦婦女的圖像。鄭玄朱熹註詩之所以多謬說者，正因不明訓詁之故。胡培學序黃啓興的詩考云：『其書不空演文句，惟取各篇字義，逐一訓釋。於名物制度，徵引考証尤詳。至于其作詩之意，則闕而不言，以俟涵泳經文者之自得。』這是扼要地說明了訓詁與文藝的關係。說得最明白充暢的，還算章炳麟，其言曰：

密勿二字，本出魯詩。毛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魯作『密勿從事』。密勿者，黽勉之假借也。而近人不知，誤以爲樞密禁近之義矣。（如姚石甫復鷹青一兄書云：『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于義不當干譎。』）又如眷屬二字，亦常語也。譯內典者，多用此字。其語始見管子，幼官云：『強國爲圈，弱國爲屬，』立政云：『圈屬羣徒，不順于常。』圈屬之子羣徒，其義相類。圈本麋之假借。左氏春秋經『楚子伐麋』，公羊作伐圈。麋訓爲羣，左氏傳『求諸侯而麋至。』杜解：『麋，羣也。』字或作權，故管子七法云：『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權謂圈屬，與謂與國也。尹知章不知圈屬之義，而以圈爲豕圈，近

人亦不知眷屬之義，而以眷爲眷顧，則皆可笑矣。又如蟬聯二字，亦常語也。始見漢書揚雄傳，字作蟬媯。應劭曰：「蟬媯，連也。」史記五帝本紀：「帝顛，顛生子曰窮蟬。」索隱引世本作窮係。蓋蟬本借爲單。毛詩大雅傳：「三單，相襲也。」相襲之義亦借用蟬，蟬位即襲位也。亦或作嬾，漢書賈誼傳：「變化而嬾」是也。相襲故有連係之義。窮蟬作窮係者，古人名字相應，一名而一字也。而自服虔之注漢書，已云「嬾音如蟬，謂變蟬也。」近人則皆以蟬聯二字謂如蟬之相連而下，所謂鄧書燕說者矣。又如伐闕二字，亦常語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闕。」伐有功伐之義，漢人言持伐闕，猶今言持履歷耳。俗字作闕，始見廣韻。廣韻云：「闕，自序也。」其字雖俗，而其義尙不誤。不知何時以闕闕爲門第之義，相沿至今，曾莫覺悟。若云伐是假借，闕乃正文，則廣韻之訓闕闕，亦不以爲門第，復從何處而得此異義也？此前三者以不知假借而誤，此後一者以妄謂假借而誤。然則不知假借之法，雖通俗語言，猶致認誤，而況于讀周秦兩漢之書乎？……（論語言文字之學，見國粹學報）

是的，我們若不懂得「關雎」，「荇菜」，「思服」的意義，我們便不能懂得全詩的意義。又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若不知道刀是小船，崇朝即是終朝，試問我們能懂他所說的是什麼？又如楚辭天問篇：「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

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遊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啟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這一段文義詰訓，不易明白。王國維考之曰：

此十二韻以大荒東經及郭注所引竹書參証之，實紀王恒、王亥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經竹書之有易，天間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爲扈。下文又云：「昏微遊跡，有狄不寧。」昏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上甲遊跡，而有易不寧，是王亥弊於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當爲易，字之誤也。……蓋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遷殷，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服牛，所謂「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者，似記王亥被殺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遊跡，有狄不寧」者，謂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跡，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爲之不寧也。繁鳥萃棘以下，當亦記上甲事，書闕有間，不敢妄爲之說。然非各王逸章句所說解居父及象事，固自顯然。要之，天間所說，有與山海經及竹書紀年同出一源。而天間就壁畫而發問，所記尤詳。恒

之一人，並為諸書所未載。卜辭之王恒與王亥，同以主稱，其時代自當相接。而天濶之謫與恒適與之相當，前後所陳，又皆商家故事，則中間十二韻，自係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記所未載，山經竹書所不詳，而今於卜辭得之；天濶之辭，千古不能通其說者，而今由卜辭通之。此治史學與文學者所甚同聲稱快者也。

（觀堂集林第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由此可知考証學與文學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

又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林文慶的英譯離騷，譯作：

In me are found in full these excellences, to which are also added my great gifts.

其實修能即修態，謂修美之容態也。招魂：『姱容修態，絕澗房些。』文選張衡西京賦：『要紹修態，麗服麗青。』能態古多通用，態臣又作能臣，是其証。又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改改穆穆，君子之態。』史記態作能。文選潘岳射雉賦：『鬱軒蓋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能即態也。屈氏楚辭，借美人香草之辭，抒忠君愛國之念，言既有內美，重以修態，即和順積中英華外發之義。（見辭通。）林氏譯為 *great gifts* 顯然是沿襲舊注之誤。又如：『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林氏譯為：

Chi used his father's music and his songs; but Kang of Hsia, his son, was profligate.

不知『康娛』連文，與下文『日康娛而自忘兮』，及『日康娛以淫游』同。今林君沿襲王逸之誤，譯爲Kang of Hsia，未免可笑！

荀子富國篇：『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訕要撓膈，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即是籠蒙，渺目視貌，即今俗所謂『做迷眼』也。楊倞釋爲古之善射者，似乎有點煞風景。漢書司馬相如傳：『鄭女曼姬，扶輿猗靡』顏師古注：『言鄭女曼姬爲待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不知扶輿即是媼媼，舞貌。文選傅毅舞賦：『姣服極麗，媼媼致態。』顏氏以扶輿爲扶持車輿，這與某校學生解板蕩爲『駕一木板之舟，蕩乎中流』，一樣的令人笑歪嘴巴！

不但周秦兩漢的古書，須經過一番爬梳剔抉的考證，然後可說：就是唐宋以後的詩詞，有時也是離不了考證的：

白居易的琵琶行，現在已成了中學生的讀物了，但中間有幾個錯字，教師日授誤書，學生日讀誤書，以誤傳誤，害人不淺。清段玉裁與阮芸台書云（見經韻樓集）『白樂天一問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上句屬對？昔年謂當作「泉流水下難。」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澀；難與滑對，難者滑之反也。「鶯語花底」「泉流水下」，形容滑澀二境，可謂工絕。』段氏又校許渾詩『溪雲初起日沈閣』之關應作谷，杜牧詩『秋盡江南草木彫』之木應作末。雖

只是幾個字的訂正，然于全詩的意義上頗有關係。韋莊的秦婦吟「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匡月」。王國維以為牆匡應作長匡，羅振玉則以為應作長安。但浣花集中長安舊里詩，有滿目牆匡春草深」之句，可見羅王之說都是錯的。辛棄疾永遇樂「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梁啓超云「紹興三十二年，公知忠義軍，掌書記，奉表歸朝。嘉泰四年，公知鎮江府，相距却四十三年。別本烽火作燈火非。此句正言歸朝時出入烽火中耳。」我們如其不知道這段歷史，對於這三句簡直無從了解。

我們還可以閉着眼睛瞎說：「文學是用心到考証的」嗎？

此外，如作者的生平時代及環境，以及作品本身的演變，各種版本的異同，都不能不用樸學家所用的方法去加以考証的。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鄭振鐸先生的水滸傳的演化，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便是以極嚴密的考証方法來研究文學作品的好例。

我們還可以盲從安諾德的話，說「考証對於文藝是有損無益的」嗎？

學術多途，各人有各人的道兒可走。舍己從人固不可，強人從我也大可不必。故學者不必笑文人「不學」，文人也不必低學者「破碎」。

吾友李鶴鳴先生要我為文史薈一篇稿，近來因為瑣務太多，匆匆命筆，紙經孔多。且行徑無書，所舉各例，隨手拈拾，掛一漏萬之贖，無可逃免。閱者諒之。（作者）

莎士比亞與現實主義

味 茗

關於「莎士比亞和現實主義」這一問題，蘇聯的批評家 S. Dianov 曾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馬克司和恩格爾以為莎士比亞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曾經勸告拉塞爾去研究莎士比亞。」馬克司和恩格爾「評衡莎士比亞的時候，並不著眼於莎士比亞現實主義的外形，——馬克司和恩格爾認為重要的，是莎士比亞並沒像席勒那樣從唯心的立場去看現實；馬克司和恩格爾以為在作劇的主意上，在劇本的內容上，以及劇本的

真正的性質上，莎士比亞是現實主義者；馬克司和恩格爾以為莎士比亞利用了最歧異的文學的戲曲的形式和風格，從喜劇到悲劇，從悲劇到輕鬆的趣劇，他永不會把客觀的現實弄成爲「精神」的單純的反映；莎士比亞的基礎是周圍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來的世界。」

S. Dianov 以爲「莎士比亞是他那時代的一位前進的藝術家，敏感著他那時代的一些問題。他在十六世紀的英國出場，他的創作的活動反應了他那一個階級在那時代所要應付的許多生死

關頭的問題。他是一個藝術家哲學家，他絞盡腦汁，他尋求真理，他回答他那時代的問題，解決他那時代的問題。

「他熱切地找尋生活的新基礎，他評價了他那一階級的全部經驗和歷史，企圖在那老朽的碍手碍腳的生活裏找出了新鮮的自由的生活的基礎，他在他作品裏創造了道德和生活格式的龐大的百科全書。」

據 S. Dirlamov 的意見，莎士比亞企圖抓住了布爾喬亞的一切最好的東西。他有時候「從人文主義的立場去評價封建制度，例如在“Romeo and Juliet”這一劇，他是企圖把一個新的觀點移植給他的階級；」有時候，他把「中世紀的英國在他作品中表現為一個戰爭的流血的陰謀的沒有法律的世界」；有時候，他又在他的英國裝點著法

律，例如他的“Carotinus”一劇。但是莎士比亞的「祭禮」却在他的“Hamlet”中，在這劇裏，那主人公「是被封建的復仇責任所壓倒了，並不是因為他缺乏意志力，或者因為他不活動。壓倒了這位英雄的，是整個中世紀的世界，這世界強迫他去負荷那和他那樣人文主義者他那樣哲學家的性格完全相反的一種義務。」

S. Dirlamov 的結論是：「所謂蘇維埃作家的『莎士比亞化』，就是要能夠找出活的真實的意象，以表現那正在進行中的發展和運動。所謂『莎士比亞化』者，就是要立脚於今日，並由今日而生長到明日。所謂『莎士比亞化』者，就是要升到現代思想的頂點，澈底了解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知識。文化，以及馬克司。恩格爾，列寧。斯太林的學說，然後思想不會枯窘，然後作品的

內容將同時既清楚而又繁複，就像活的語言那樣同時明快而又繁複。所謂『莎士比亞化』者，就是做自己階級的勇烈的戰士，以藝術爲武器。所謂『莎士比亞化』者，就是站在人生的頭陣，戰鬥著，創造著，工作者，掙扎著。所謂『莎士比亞化』者，就是找尋新的更有力的藝術創作的形式，拋棄那『炫奇鬥巧』的空虛的裝飾主義，創造出思想與形式兩俱完善的藝術品。」

右所譯引，原見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文藝新聞十二號（莫斯科出版）所載 S. Dinanov 的名爲再多些莎士比亞主義的論文。去年第三號的國際文學英文板在今日之蘇維埃戲院一題下有此論文的節引，茲即據以譯成華文。

記得十年前英國出版的“Labour monthly”上曾經登過一篇波格達諾夫的論文，題目好像是

「文學的遺產」，中間也論到莎士比亞。這本刊物早就遺失了，只記得波格達諾夫對於莎士比亞雖也以爲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却和此處 S. Dinanov 的論點不同；波氏以爲莎士比亞完全代表了他那時候的他的一個階級，他告訴了他那一個階級的情感，思想，願望；波氏也論到“Hamlet”一劇，不過他以爲此劇正表示了莎士比亞的對於中世紀封建義務觀念的屈伏。所以波氏的結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寶貴的文學遺產，不過我們所能從莎士比亞學取的，只是看他用了怎樣的手法去表現他那一階級的情感思想願望。

波氏的議論大抵如此，我不很記得清楚了；附記於此，以備對於莎士比亞有興趣者找到那論文來研究罷。

勞動季報

零售 每册大洋四角 郵費 國內三角 國外三分 全年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三元五角 (郵內投)

第一期要目

- 勞動問題之理論的基礎..... 聶小岑
- 勞動力發展之歷史的行程..... 百戰
- 病態的世界及其前途..... 施以
- 一九三三年中國情況之縮寫..... 小者
- 全國工業凋疲之慘况..... 小者
- 上海工人運動的回顧和意義..... 方音
- 中國工資史料..... 聶小岑
- 假使這世界停止了勞動..... 聶小岑
- 股代奴隸制度研究..... 呂振羽
- 技術進步與失業的我見..... 陳問路
- 應如何處理勞資糾紛..... 松節
- 資本主義世界景氣之真象..... 聶小岑
- 美國復興中工人之掙扎..... 施以
- 開灤煤礦工潮詳記..... 小者
- 中國經濟問題資料集珍..... 小者

詳目甚多不及備載

編輯兼出版者：勞動季報社

正中書局發行

南京太平路發行所

南京中路口四六號雜誌推所

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

吳承仕

引言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一格言的反面所含的真理，即是「人心之同一如其面」，這是說：同是兩條腿的人，人，同有「具五官」的面，那末，饑則思食渴則思飲的心，是沒有不同的。在「饑則思食，渴則思飲」這點上，促進了生活進化的過程，在「飽暖思淫慾，貧寒起「盜心」？」這點上，促進了社會革命的過程；在某種生活階段中，即形成與某種生活階級相適應的上層意識形態：於是乎奠定了我們所確信的一元論的歷史哲學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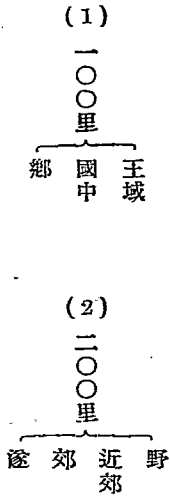
在「對立的統一」之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正與「人心之同一如其面」同樣的是相對的真理；所以在同一歷史階級中的社會，不妨因她的種種特殊的客觀條件，而顯示出她的種種特殊形式。根

據此點，我們相對的承認有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但是亞細亞生產方法幾個特點，如他們所列舉的「土地私有之不存在，人工灌溉之公共組織，農村公社，專制政體之國家形式」等，在沒有得到認為比較可信的假定之時，我們希望有「保留覆議」之權。

上來意見，似乎是我們比較一致的路線，如我及齊震君陳伯達君對於李季君陶希聖君有所批判——並見文史第一卷一二三號，並兢兢然對於歷史方法論之不斷的探討，即是這種意見表示之一斑。我是浸淫於所謂「正統派經學小學」的很小範圍中費時甚多而心得較少的一人，雖企圖着將舊來研究所得的材料，用一元論的歷史哲學，從事於中國社會發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以實踐來證明理論，這當然是我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但是為年力所限，缺少一種閱讀外國語文的必要工具，不得直接利用近代的新理論與世界上重要史料，以為互相比較互相參證之資，如果沒有彌補缺陷的可能，那末對於這工作，是不會有躊躇滿志的時候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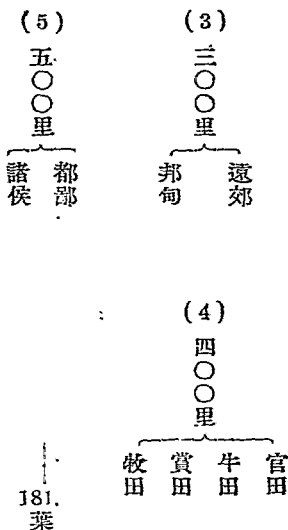
近來檢閱柯金所著古時中國之土地制度——岑紀譯本，一過，在馬克斯主義的旗幟下，有考茨基、蒲列漢諾夫、布哈林、波格達洛夫等，及應用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有李季、郭沫若、胡秋原等，種種不同的觀點，甚至有應用過去的甌克思學說的李歐五等：這些觀點的異同得失，我們還是照例「保留」。我們姑且檢舉那些超理論的具體事件的解釋，不問他是中國著作外國著作，按照原書葉數次第摘錄如下：

- 一，德人柯爾吉：「他們共同耕種有井的中間方地」 7 葉
- 二，日本人高桑駒吉：「王畿方千里，其中有六十四萬井可耕」 8 葉
- 三，陳煥章：「在一井的範圍內，締紉婚姻，是井田制原則之一」 13 葉
- 四，陳煥章：「每一井之內設立一個市場」 14 葉
- 五，黃漢樑：「一區爲一千畝，又再分爲九方地：每方地爲一百畝」 20 葉
- 六，黃漢樑：「授田不耕，要繳三倍的稅」 20 葉
- 七，畢蘇林：「一畝地廣爲五十方步，長爲五十四方步，每一方步爲一·五英尺，全方步爲二七〇〇方尺」 120 葉（畢蘇林中國之農業一八八四年出版，原注）
- 八，馬斯培羅：「古代市場，出賣家具（棹椅之類）」 142 葉
- 九，黎世衡所作周家行政區域的劃分圖：



現在大略檢舉了如上九條，也許因展轉譯譯，恐不盡與原意相符；可是如畢蘇林的畝法：黎世衛的行政區畫，俱是絕對的顛倒錯亂，毫無辨解餘地的妄說！後文自有詳細解釋。最為遺憾的是：中國人以不成熟的作品去欺騙外國人，又將外國人雖努力研究因為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以致產出「似是而非」的作品，轉譯為中文以欺騙不成熟的中國人，不問其為意識的非意識的，似乎對於現代學術界，皆應負相當責任。

依上證據，我們覺悟到：人們因受了某種客觀條件的拘束或某種客觀條件的需要，即規定了人們應該作的工作。



我自從對於經學即史學·史學有史學的哲學與方法，並有牠的時代任務與作用，這一系列的命題有了明瞭認識以後，三四年來，擬將所謂『三禮名物』——即古代社會下層的基礎以及上層的意識形態之表顯于三禮中者——中各部門：先整理材料，考訂真偽，作成有系統的敘述，名之爲文獻檢討篇；次比較異同，求得其通性與異性，而確定某時代之經濟形態相當於歷史公式之某一階段，名之爲史實審定篇。這計畫當然要受個人的素養與興趣的限制而從事於某時代之某一部分，甚至於一小部分，甚至於一部分之前半——所謂文獻檢討，而將後半——所謂史實審定——讓之有此能力之權威者：這是我們在歷史科學上的最後立場，亦是我們立刻可以實現的工作。

最近選擇了『封建與井田』這課題，是讀柯金的書而引起興趣的。當然，這命題所包含如爵等賦稅兵車農耕宗法等種種關係，殊非短時間所能整理，亦非定期刊物一部分的篇幅所宜登載。爲適應我個人及本刊物的環境起見，將此課題壓縮到相當限度，名爲『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

一、『竹帛上的』：一面是說，所根據的是經傳明文，並先儒的解釋，以及我個人的推測；一面是說，漢儒如鄭玄等，當然有很多牽強拘泥之處；然而並不如近人所說『豆腐干塊式』的井田，絕無可行之理。按鄭注周禮，一云『設法以待』，又云『地形實不能平方如圖，受田井者 遠近

不得畫如制」：即是說，在設法上是可以畫成整齊畫一的圖形的，在實地上即難免有些出入。所以在「設法」上不妨畫成

「圍基道式」的封建制，

「豆腐干式」的井田制，

「蜘蛛網式」的溝洫制，

而實地上不定如此，亦不定如此。

二、「竹帛上的周代的」：現在所存的文獻，當然以周代的為最多而又比較可靠。周人每言及夏殷制，大抵是據周而上推的，甚至如鄭玄又是據他個人意見而上推的。我們在沿革比較上，不得不涉及唐虞夏殷，而大體總以周代為本。

三、「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封建以畫土分疆為主，封田以計畝授田為主；涉及有關係事件，祇以不得不涉及者為限。

在此課題下的進行步驟如下：

- 一、經學家對於唐虞三代之封建沿革的傳說與其批判，
- 二、周禮中所見的與孟子所說的封建制的異同，

三、井田制

四、溝洫制。

當然，這不過是我們工作的前半。即此前半工作之能否勝任，自問還是問題；甚至此時所擬的細目，也許因實踐而有所補苴修正。我們無償的佔有此文史的園地，陸續發表作為初稿的論文，期待着將來的收穫。

四·八·二三·(一九三四)夜中·

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中國社會史綱1)

呂振羽 著

李達 校

本書著者應用正確的歷史方法論，根據各古籍中的神話傳說的記載及仰韶各期出土遺物，把史前期中國社會（殷以前那一悠久的傳說時代）整理出一個整然的系統。態度嚴謹，材料豐富。李達先生在本書的序文中說，本書對中國史研究上有不少的新發現，同時具有不少特點。誠為研究中國史者不可不讀之書。

現已
出版

人文書店刊行

北平宣武門內大街路東

茅店中的塾師

蹇先艾

魯游隨筆之三

跨出了狹籠似的騾車，我和M君走進曲阜縣城的一家茅店。

雷鳴驚耳的輪聲在街頭寂滅了之後，我的被擾亂的心才漸漸平靜起來。十八里長途的車行的顛頓，在一個缺少坐這類古車經驗的人看來，雖說充滿了異樣的情趣，然而身體也疲乏的了。黃沙輕輕撲面的時候，使我們想到托爾斯泰的風雪，沙塵與雪片，騾車與驛站馬車，暑氣逼人的永晝與黑茫茫的長夜，無不有幾分相似，幸運是我們沒有迷路，而且終於安抵旅舍了。旅舍對於一個辛勞的客人，有時他需要他一如沙漠中的綠洲。我們一望見那小小的舖面，橫寫的白字招牌，和那店主和藹可親的臉，身心便輕鬆了許多，不由得發起笑來。

夥計一面給我們搬運行李，一面也望着我們默默微笑。因為我們在進城的時候，各買了一頂尖頂六稜的農民篋笠戴在頭上，面貌又稍稍黧黑，宛然兩位曲阜土著；不過下面仍舊穿着襯衫和西服褲子，遂形成一古怪的粧束。

我們的宿舍是一間像佝僂老人似的茅草房，裏面的大小，類似船棚。牕戶大約是爲了充分地吸收空氣起見，便採用十分簡便的建築法，把幾根木柱很稀疏地嵌在牆中間。因爲離廁所不遠，綠豆蠅和飯蠅自然也就開起隊伍，鑽進這沒有防禦工事的要塞，叮在牆上各處，與會所至，也不惜翱翔着擾亂室內的寧靜。窗戶的木柵又是熱氣輸入的最便利的孔道，把屋子變成了火上的蒸籠。一張條桌和兩張大床已經佔據着全屋面積四分之三，人只能在床棹之間佇立或者坐下。我們匆匆把一切安置妥當，洗洗臉之後，夜色却慢步輕移地籠罩上來了；夥計拿進來一盞煤油燈，照着我們喫乾麵包當晚餐。這時蚊子也乖戾成羣嗡嗡地從床下鑽出來。忘記了帶蚊香，想不出任何驅蚊的方法，只好硬着頭皮，聽憑牠們的狂吮。汗水將我們的全身都濕透了，脫下襯衫，僅僅穿着一條短褲；這樣，反而給蚊子以更多的更好的機會。

後來，我和M君一個端着燈，一個拿了兩個椅子，逃到院中來了。一面是蚊子的進攻太猛烈和熱得難受，一方面由於M君突然發現了滿牆的臭蟲的血跡。大家都知道即令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誰

也不會得安眠的，反不如遷避到另一個安全地帶去。但是在那小院中因為擺上幾盆花，所剩的空隙已經不多，這時却早有了一個人光着臂膊舖了一床席子，躺在那里。

『夥計！』M君大聲喊着，也不辨別是誰，意思在讓他挪開，騰出一點地方來。

那個人並沒有睡着，正在扇着芭蕉葉，毫不理會。

M君繼續着命令：『夥計，起去！我們要在院子坐一坐，屋裏太熱。』

『俺不是夥計！』一個倔強的回答從地下躍起來。

我們把燈擱在花盆邊的檯子上，才看出來對方是個頭上盤着辮子的白鬍子老頭。M君很難爲情，借故走向街門去了。我却拿了一個檯子打橫坐着，在燈下趕看一本英文的泰山指南；在北平和軍中，我都沒有來得及看這本書。

那個老頭子，顯然也是富有好奇心的，忽然翻身坐起來，眯着眼睛問我：

『你唸的是什麼書？』

我正在翻閱着那本書的插圖，沒有把他的話聽進去。

『把你唸的書唸幾句給俺聽聽，是不是聖書？我們這條街上差不多見天晚上都有人說聖書。』

我把書合上遞給他看。他很正經地從裏兜內取出一副老光眼鏡來戴上，拿過去，只瞥了一瞥，馬

上就還回來，翹着嘴，很不滿意地說：

『這是洋書，俺不看，俺也不懂。』

把眼鏡收好，接着又搖晃了一下那道士似的腦袋，看樣子絕不像農工一類的人物。他的意思之間，是我不應當拿和他素昧生平的洋書來刁難他，另一方面則表示着鄙夷的態度。

M君躲過了剛才誤認的自擾，聽見我和這位老人說話，連忙走回來了，交着臂蹲在地下。老頭子神氣並不顯得粗野，在我們眼中且益覺得溫文；不過個性很倔強，這大約正是一般山左人的本色。在黯淡的燈光底下，隱約可以看出他的飽經世故的三角形臉上，同時也布滿着憂鬱的成分。鼻子發紅，也許是喝酒太多的緣故。他扇了幾下扇子，又問M君道：

『你們都是學堂的吧？』

『不錯，俺們是學堂的。』M君學着山東腔調回答。

『俺的兒子也是在濟南上學堂，』老頭子表示上學堂並不是爲奇，而且這又是他生平最看不起。

『盡唸洋書，俺不叫唸咧，俺叫他回來咧，俺叫他做莊稼，也不叫唸咧。爲什麼學堂裏不唸經書呢？』

『爲什麼一定要唸經書？』我這樣反問着。

『生在孔子的地方，不唸經書！』他提出一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答覆。

M君忍不住抿着嘴笑了起來，老頭子眼睛尖，早已看見了，大聲指斥道：「笑什麼？我問你，四書你嗜得上來嗎，你笑！我們這兒衍聖公是唸經書的，他是孔子的後代，大家都應該拿他做模範。他從前也請兩個老師，一個教經書，一個教科學；如今專門唸經書，把教科學的老師辭了。這個俺贊成，把經書讀通了，什麼不會！」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是沒有法子再辯論下去了，因為是在聖地，而且遇見這樣一位敬聖崇經的老人，他又有着一副鏗直的心性。除了順從他的意旨之外，事實上就缺少任何勸說方法。M君少年氣盛，雖然露出激昂憤慨的神氣；我却力持鎮靜，並且暗地裏用腳踩他，制止他的輕率的發言，對方因為我們的沉默，便以為已經說服了我們了，嚴肅的臉色漸漸變成笑容，問我們道：

「你們兩位都是從濟南來的？」

「不是，我們從北平來。」M君應。

「唉！難得！難得！」老頭子讚歎着說。「你們的朝拜孔子，總算得尊敬先聖的了。如今像你們這樣的人有幾個！各處地方都還沒有去吧？」

我說：「打算明天早上才去。」

「好極了，早上去不熱。你們唸書的人不要忘記孔子，沒有他的四書五經，不用說你們學生，仲

國早就亡了。到大成殿同孔林，你們都要磕頭才能表示尊敬啊！」

「M君低聲竊笑，我却板着鐵一般的面孔，連忙答應。」

在院中坐了一個多鐘頭，我們想起明天還要到各處游覽，不能不先休息一下，還是進屋去了，在蚊蟲擾攘中終於昏睡了幾點鐘。

☆

☆

☆

☆

☆

第二天早晨，我們起來，院中的那位崇經老人已經出門了。問起夥計，才知道他姓秦，從前是教私塾的，如今因為縣裏開辦學校，便閒下來了，他和店主是親戚，所以暫時寄住店內。後來我們游覽了孔廟孔林回店之後，因為瞭然了他的身世，很想再會他一面，一直到下午我們離開曲阜縣城的時候，這位老人還沒有回來。

去年今夜

孫蓀荃

夜靜極了，院子裏沒有風，沒有一息聲響，我才然的在斗室裏徘徊，心坎却不同夜一樣的靜，心上的音波急促的起伏着，祇彈出些煩躁悶鬱的調子。我竭力想調和這些，但是苦悶之網漫天蓋地的籠罩着，想調和反而更雜亂，我自從有知識就不幸被籠罩進去，同時被籠罩進去而感到苦悶的，也許還有其他不可計數的人。我也曾經竭力想撕毀這個網，但是我愈用力撕，而網也蓋得愈密，直到今天還未能衝毀。啊！我真是個弱者！悶極了，我走出斗室，信步走去，走了記不清的路程，又走回斗室，只有愁根上生出來的愁樹，孤月上射下來的孤光，似乎是在給我作伴。

在月下，在樹邊，在斗室，在苦悶之網裏，處處都引起我追憶，追憶去年的今夜，追憶去年的今日。

近幾年來我纔認識北平的芍藥天，在初到這裏的時候，聽人說芍藥怎樣的好，我也只是「夢裏且

拈紅芍藥，不識春休」的夢着過去了；自從認識之後，年年到這時候，我天天總不忘芍藥，我可以整日靜坐在芍藥圃邊，靜久了，能聽到芍藥開放的聲音，於是捧着將開的芍藥，靈量的，發狂的，表示歡喜，去年這時候，我却辜負了芍藥，辜負了芍藥天，每天早晨五點鐘前後，日本飛機轟轟的飛來，似乎有意盡醒沈酣在芍藥天裏人們的迷夢，雖然敵人的用意不是如此，我乍一聽到，總是起這樣的幻念；不一剎那間，忿怒之火，又燃燒去了這種幻念。偶然聽到幾聲我們軍營裏的高射砲聲，我不期然而然的狂喜，盡力爲我們中國人鼓掌，怡，倣，明，她們都趕忙的跑到門外去看飛機，我聽到他們不斷的叫「轟炸機多少架」，「偵察機多少架」，「應該全給打毀」，她們又笑我躺在床上鼓掌，沒出息，可是我的掌聲一起，她們也隨着拍起來了，炮聲過後，飛機依然無恙，而且愈飛愈近，只在我們的天空上盤旋，我們迫切的盼望我們軍營裏繼續發出高射砲聲，但是盼望多久，只是寂然！怡長歎了一聲，我們都隨着歎息，隨着歎息而起的只有忿怒的情緒，這時候和我們同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這些人的忿怒的情緒，都是火山裏激蕩的滾質，火山未爆前的一線烈焰，可是飛機並不管這些，飛機下蛋的風傳，只把這大的舊都城造成了恐怖窟，恐怖的空氣壓住了整個的芍藥天，我們也沒有閒心去賞芍藥。

到了今天，——去年的今天——城裏更是異樣的恐慌，學校勉強支撐着上課鐘，下課鐘，週而復

始的打着，學生早已自動的請假走了。教師也有到學校上課的，但是一走到教室總是空空的沒有一個學生。這天我起的比平常都早，六點鐘我到學校走了一圈，未見一個人影，在平時的初夏，操場上早就有學生打球了，我心裏還呆想着是時間太早了，我慢慢的在操場四週散步，一直到九點，上課鐘，下課鐘，很規律的打了三遍，依然未見一個人影。我信步走到街上，街上來來往往滿是逃難的氣象，人們忙亂的正像二八滬戰初起那幾天的上海戰區附近的街上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商店還開着門，這時候平市的清閒人們誰也忘了芍葯天。

我重復走回來，很有朋友問我的行踪，——那時候大家見面開口問的話——我去到那裏呢？我簡直回答不出，這裏是我的第三故鄉，環境越像是不能久留，心境上越是增加留戀的情緒。我無法避開朋友們的問話，我問些前方戰事的消息，學生軍以及看護隊的消息，他們對這些只搖搖頭。其實，到了危急的時候，只有賣苦力的依然在滿街上勞碌。我會經問一個洋車夫爲甚麼不逃？他回答：

「我們走到那裏也沒有吃的，可是敵人來了我們得同他拚，我們賣苦力的不逃走。」

他們永遠是這樣的勞碌，他們永遠是愁着吃飯的問題，但是他們有血性，真能代表中國民族性，至於書生，多半是躁競，驕逸，習慣已經成了，內在的悍性已經被名利銷蝕盡了，對於大敵，不失望，先就空了學校。復興中國的基礎，恐怕在彼不在此。

午後送玉，萍，小蘭的行，客裏送客，本已有無限的悵惘，加上亂離的時候，更有說不出的淒涼，始而我遲遲的怕出門，既出門，又怕上車站，先到她們的寓所，想多送她們一段路。事不如願，我到那裏，她們在前一小時已經上了車站，那時是下午四點鐘，離開車還有三小時，我很詫異，她們去得這樣早！

我惘惘的出了她們的寓所門，懶懶的在街頭躑躅，一念想即刻到車站去，一念又怕經離別，正在猶豫：迎面來了一個賣報的孩子，大聲喊叫「號外」，「簽定停戰協定」的消息，許多的人搶前圍着他買號外，大家看了，面上現出喜色，可憐的一盤散沙的人們，只知道恐怖，只知道暫時的蘇息，誰想念前途的利害？我也買了一張，心弦一動，決定即刻上西車站去挽回她們的行旌。

西車站上進站的人擁擠的走不通，難怪她們早上車站了。站上的行李堆積的同山一樣高，人們大多數是青年，我夾在人叢裏擠了半小時纔在一個角落裏找着了她們。我告訴她們今天的消息，我切望她們說出「不走」兩字。她們沈默了好久，玉說：

「買票之難，難如上青天！爲了這一個星期買這張車票的艱難，我也得南游一趟。反正一星期內學生亦不會回校的，你看滿站預備走的都是學生。」

她說說直好笑，我也笑了，但是我的心底却裝滿了淒苦，我不告訴給誰，也不必向誰告訴，自己

的淒苦，只有自己明瞭。

我們談談，天色已經到了黃昏，車站上的人還是擁擠，開車的時間過了，還沒有開的消息，她們再三催促我先回去，再三叮嚀我換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住，我深深的感到同情的慰安，不獨是感激她們而已。我咽着悲涼情調又從人叢中擠出車站。街上還有不少的可憐的人們依舊在恐怖空氣中蠕動着。

回到斗室，已經有不少的朋友留下「天下太平」的紙條給我。可憐的朋友們，也是這樣的蒙着眼睛慶祝。我盼望他們忿怒起來，跳吼起來。

我在屋裏，百感叢生。靠着窗戶只顧呆想，不覺夜色已經深沈，我抬頭看看窗外，鄰室並非鎖着，沒有一個人影，側耳聽聽遠處，靜的沒有人聲，只有中南海的蛙聲喧嚷曬曬的，好像是搶先來給失地唱喪歌。孤月的光芒分外顯得淒涼，穿過我的小窗，射到我的身上，也許是慰問我吧！疏星在天上睜眼，也許是弔地上可憐的人們吧！我只是這樣想。

現在，一年過去了，恐怖的事，大家也許忘了，去年今日的恐怖窟，又是今年今日的歌舞地，滿城的人，苦的照例的苦，樂的照例還是樂。我的斗室，今夜的靜，今天的月色，今夜的蛙聲，今夜的苦悶，都同去年一樣，過去的殘痕，又不斷的在目前映演，我真不容易忘了今天。

中國與蘇俄雜誌社緊要啓事

敬啓者：敝社自成立以來，行將兩年，同人等本研究蘇俄之初衷，曾以客觀態度，介紹蘇俄各種材料；并以公正立場，批評蘇俄政治、經濟、黨務，外交之措施。二年以來，承蒙海內同文，諸多襄助；并能踴躍訂閱，無任感激！敝社前爲充實刊物內容，以酬答讀者諸君之雅意，故自三卷三期起，改月刊爲季刊；茲者創刊號刻在積極進行，內容爲對革命後之蘇俄國家組織；黨務狀況；軍事建設；教育制度；外交政策；以及革命後之經濟政策；農工商業發展之步驟，均擬作有系統之介紹。同人等自感力薄，尙祈海內專家學者，不吝珠玉，寵賜宏文、實爲至幸！至於報酬，亦當從豐，千字以三元至十元計算。謹布區區，伏維
公鑒

中國與蘇俄雜誌社謹啓

南京中山北路四〇二號

落葉

夏 武

小青蟲們在叮叮地碰着電燈，啊，這些勞碌的小生命。夜是深了呢，哀怨的二胡的泣訴，在散佈着悽惘的霧，於孤清之中，益發顯得幽絕了。

時光的狂流，由未來奔注到現在，又由現在奔注入過去，毫不等待自己的思攷，已沖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剩下兩手空空，這不是很卑怯的嗎！自己過去有的對於光明追求的熱望，現在在那裏？蒼老的心懷裏，雖說在這樣的暑天，也是冷冷的，冷冷的，一無所有了。生命隨着鐘擺一秒一秒地過去；自己像惘然無歸宿的落葉。

落葉在初冬做着夢的時節，一瞬也就快來了呢：四年前的往事，像夢一般地到了眼前。

×年×月×日。

學是不能上了，橫在前面的，是謀生之路。生活的艱苦，也並不是這時纔開始嚐到：一個夏夜，因為沒有飯吃而踽踽於街頭，偶一不留神，把路旁乘涼者泡的糖水給踢翻了，幸虧離着自己住的地方近，結果回到住所，費了半天的搜索，纔找兩個小銅子買了糖賠人家的事都遭遇過；但那時並不會引起什麼傷感，前面擺着光明，光明所燃燒出的熱，已足以消融一切無味傷感；工作的疲勞，也足以使自己把生命中應享受的艱辛忘懷了。現在，現在生命的苦酒放在我面前，要我屈服去做衣食的奴隸；不久，我將會變成另外一個我，所可誇耀的，也不過是雖不放在冰箱裏，還不至於腐臭的一個臭皮囊吧！

職業是所謂高尙的職業；仗着兩片嘴去換得從農民身上搾取來的餘瀝；再抬出「師資」，掛起「從事教育」的美名去示惠於那些被搾取的子弟們，這豈不是天下最聰明的事。

事情大概不至於有什麼中變吧？東西還堆得異常亂雜，亂雜得和自己心境一樣。但是，明天，就是明天，一定非懷着這顆荒涼而又亂雜的心上路了；東西倒有法子清理，這心又讓誰去安排呢！

北國冷得真早，初雪就下得這樣大，不等融化，已一層層地壓積起來；連樹都伸不起腰。間而可以聽到一兩聲雪掙脫樹枝落在雪水中疲勞的呻吟。陰陰的風，掀動着軟簾；別室的燈光交錯地在嚴寒中抖顫着。依舊的雪，依舊的足跡，而我却有頗不依舊的悽惻。

燃起一支煙，凝神地吸着，心隨着袅娜的煙縷遠颺了；明天便開始要戴風雪作長征，去到漢不邦識的異鄉；世情的狡猾會侵蝕我，使得我像蠶食過的桑葉那樣萎縮的狼狽。自己雖不至於積極地去學習吃人的技術，但總不能不說是消極的在支持這種罪惡吧！

時代是矛盾的磨石，假如上面一塊代表着時代的先驅，下面一塊便是蠢拙的現在，我們可憐的小資產階級被碾在中間，碾成了時代的渣滓。我們常有的誇大的驕矜在那裏？不覺醒的報應，就是展轉陷入絕境的痛苦，我自己深深地嚐到了。

記得有一年，告別了萬家燈火的T市，到前進一二世紀的WH去，明月伴送着這遠航，心胸像波濤般的活潑。想起不久將要接近那從幾千年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人羣，禁不住興奮得落淚。自己彷彿已成了預備出征的勇士，整好了征衣，肩起這偉大的使命，隨着同伴們整齊的步伐邁進。……現在，這些心情在那裏？

再深深地吸一口煙，讓煙尾燒近薰黃的手指，啊，這唯一可憐的刺激。

失業的事，真是可怕；在初進中學時，也曾覺得教員所說的：「只要有專門的技能，就可以在社會上立足」的話是金科玉律；但事實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刻毒的誑。現在的大學不是大量的製造失業的預備軍嗎？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是到處搶飯碗，又為搶飯碗而拚性命。我現在算是幸運的了；然而

，剛要踏上這條謀生之路，心便驚悸起來；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太缺乏了，怎樣纔能訓練得像刺蝟一樣，守定自己的糧食，不讓別人搶去；並且，誰又能告訴我，最近的將來失業之神的巨掌，不抓起我，擲在飢餓線裏去掙扎呢？

教他們真正做人的經驗，教他們去剖析和體認這社會，我倒還可以。至於教書，教些什麼？我應當告訴他們，在這社會裏有着吮血動物，對方有着被吮得蒼白消瘦的人羣；一個青年要以他優越的地位——享受知識的優越的地位，去作注血的工作，使人羣的心強壯起來，蠶滅那些吮血的獸類。……但是，這被允許嗎？這無異同自己的肚子開玩笑呢！是的，我應當把面孔板起來，正襟危坐地告訴他們尊親隆師的聖賢之道，說明自己爲國育才的苦心，去感動他們，使他們不至於對我仇視；或是在臉上硬刻出笑容，說些謙摺的：「兄弟無識無才，不過跟諸位共同研究研究……」這樣到了每月底，在發薪的收條上謹謹慎慎地蓋上一個印章，肚子豈不是就可以把帶血腥的糧食塞飽了麼！不過，這需要絕大的勇氣，把許多無瑕的鮮紅的心，灌注上漆黑的墨汁，使他們永遠沒有見着光明的時候。自己沉淪，也硬要拖別人入深淵，爲人師者，應當是這樣的嗎？我英勇的死友們會對我控訴。

夜已經深了，熄燈的時間就到了，時間不容我攷慮，明天仍須踏進生命史上另一個領域。把東西胡亂收拾一下；躺到床上，院裏靜靜地，靜靜地，偶爾傳來一兩聲雪掙脫了樹枝落在雪水中疲勞的呻

吟。

從那天起，
過着落葉般的生活，
到現在將近四年了。
但是，
我不甘心，
我願意再有一個春天，
在
暗明的曙光裏，
舒展着我生活命的活力。

七，二十八，一九三四於清華

木版精印花外集一卷

定價一元

北平直隸
書局發行

右花外集一卷五十一首補遺十四首宋末王沂孫碧山撰延祐四明志至元中王沂孫慶元路學正其餘事跡無可攷見徐光溥自號錄引及周草窗而於碧山條下獨闕其姓字當時聲聞未遠此可徵也詞綜歷代詩餘絕妙好詞箋竝謂碧山樂府二卷陸輔之詞旨引碧山挑雲研雪之句今本所無則此六十五首非完書也近世所刻鮑本爲先烏程范氏臨桂王氏竝遞爲校補士之所尙王本而已王增戈順卿校勘數則范用金桐孫手校之本戈校似精而苦無塙證又如齊天樂送秋崖道人西歸云如今休說戈云今字宜仄故選作今向誰說攷四明別友一首作涼生江滿則今字亦可用平所謂失之眉隨者也集中高陽臺詞換頭多七字無韻惟紙被一首六字協韻揆諸本調實有二體范本妄補了字彙使齊一又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遂檢點各本參互校訂凡徵引事類必尋其源字句差池必準於律應說無攷惟分注詞後證得兩通亦摘錄靡遺雖未敢謂爲善本比於諸家所校則加詳矣昔江賓谷得兩抄本一名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玉笥山人詞集不知與余所見兩抄本異同如何他日別有所獲當重勘也庚午夏六月二十四日鹽城孫人和識

續「儒效」

虞廷

唐侯爵致篇曰「易習之技，莫如讀書，但能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爲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顏之推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施之金元而準，按之明清而亦準。我們從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見文史第二號）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土者，「王道樂土」也。操「儒術」以適「樂土」或「準樂土」，或不必亟亟「去女」而「適彼」，優游以俟「樂土」之到來，其「爰得我所」，宜哉！「叔孫生真聖人！」何必叔孫通，雖顏黃門亦聖人也。

然而猶有辨：

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雩者，求雨之祭，春秋左氏傳云「龍見而雩，」謂夏正建巳之月，龍星昏見東方，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此舞雩之正解也。然而不然：隋書源師傳云「孟夏

，以龍見請夢。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何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零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于知星宿？祭竟不行。」正因夷人作相，不明天朝禮典，老羞成怒，遂忿然作色說：「賤種！你懂得甚麼？要來胡說星宿不星宿！」（參用北齊書）此顯然是漢兒給胡兒一個小小的「下不去」，胡兒必然給漢兒一個大大的「下不去」也。然而漢兒之面子失矣；飯碗危矣。

孝經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誠天經地義，百王不易之道也。然而不然；金史翟永固傳云「永固爲太常卿，貞元元年試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己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陰章，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會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謹案大金廢帝海陵庶人亮說是也；以生則報天，死則配天，證事理之不可通；以桀紂所行，亦循禮典，證古禮之不盡是；茲二駁議，義據弘深；雖令游夏侍坐，不贊一辭，馬鄭復生，亦當謝短者也。永固雖有拍馬屁之誠心，竟遭批龍鱗之奇險。當其解衣受杖而後，應泥首以謝「聖上不殺」之恩；及其閉門思過之時，或撫卷而興

「古人欺我」之歎。孝經之效如是，果將何所適從乎！

余意欲舉「儒效」，熟讀論語孝經而外，猶有要義應知。家訓又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敬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公卿，亦不願汝曹爲之。』蓋顏氏教子，不過望其爲人師，以免於耕田養馬之勞而已；不望其伏事公卿以致通日也。然而「儒效」以得君澤民爲極致，不爲公卿又不事公卿，則安所措手哉！不能彈琵琶與鮮卑語，又安能爲公卿或事公卿哉！余意源氏之「碰釘子」，翟氏之被「打屁股」，未必不由不能「鮮卑語」階之厲也。彈琵琶與「鮮卑語」，實與「論語」「孝經」並重，蓋可忽乎哉！

釋道宣高僧傳云「釋法藏，潁川潁陰人。周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有敕施錢二百一十貫。」旣示風頭之健，又霑雨露之恩。僧名出世，猶能勉爲鳩舌之音；儒思致身，安可鄙視驢唇之字哉。

且今之「博士」，古之儒者也，今有不讀「論語孝經」之博士，斷無不通「鮮卑語」之博士，其明效大驗已如此。若夫半男半女，亦陰亦陽，貓兒藝術。××行藏，唱做念打，崑亂皮黃，散花歷亂

，舞「帶」郎當，峨眉螭首，盪氣迴腸，纏頭十萬，侍酒千場，蜚聲北羨，載譽扶桑，博外賓之愛
 寵，增祖國之輝光，則有不讀「論語孝經」，不善「辭卑語」，而專以「彈琵琶」而得「博士」者矣。然
 則論語也，孝經也，辭卑語也，彈琵琶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夫如是而後「儒術」備，而後
 「儒效」著。

一九三三，八，二，夜半。

續『續儒效』

少 白

唐侯提出孝經論語，虞廷加了辭卑語與琵琶，似乎都含有『即今在某種環境之下尤為適應』的意思。我以為『孔子為儒家之祖』又恭逢著因中山先生亦每推崇不置『而制定』孔子誕辰辦法』的今日，『儒效』之『效』，當以適用於最現實的天朝上國為準，雖然講音韻的必須推崇高本漢，講歷史的必須推崇甚變馬克斯因吉爾。

現在最摩登的『禮義廉恥』這口號，雖是出於道家的管子；但已融合在儒家理想裏面，早成為儒家的固有物了。照儒家的治學方式，第一要了解禮義廉恥四字的訓詁；訓詁之學，當以爾雅說文為根據，大概是『不二法門』吧。

據說有位年高德劭的經學家，他讀了『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這段文字，用他傳統眼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檢閱說文爾雅，而終於找不到出處，

他幾乎變爲「疑古家」云。

我告訴他老先生：說文爾雅不可不信，但亦不可盡信。你等到「御定」「御纂」「御製」的甚麼「折衷」「述義」「彙纂」之類「頒行學官」之後，用「政教合一」的觀點，加上「臣譜案」云云，那樣的「學術」我敢以百口保其有效。然而難乎其爲儒者矣。

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孔子聖誕節前二十日

上海真美善書店出版孫席珍先生創作三種

戰場上

(中篇·描寫戰爭及兵士生活)

金鞭

(短篇·描寫南洋風光及其他)

女人的心

(短篇·描寫近代女子心理)

詩選

相逢曲

你是，你是凝着露滴的沙菓，
 我恨不得把你整個的吞咽。
 我想，我想須把宇宙翻轉來，
 我不能變作海；
 把色情變作海，
 捲起掀天的浪。
 淹沒了你和我，

紫揚

燦滅這個人間，
 那時或者有一時的輕快，
 一時的鬆軟。
 你看我的腿，我的臂，
 一條條細起了顫動的筋；
 我額上露出了血的紫管，
 我的唇，枯乾得要噴，
 火鏟。我的眼，紅的網，
 遮掩了神彩。
 如果不信，你來，

試一試，我能不能把你吞咽下，這，我要變作什麼呢！

你能作，熔鐵的洪爐？你能！

我變作鐵，使我化，化作漿，

火熱的化作鐵的流漿。

沒想到，世上會有這樣的美，

你看，你的唇，你的眼，你的眉，

你的腰，你的胸，那胸前的，啊！

那是什麼，魔鬼的化身，多少人

走進去的墓墳。

你的腿，你的臀，你的圓潤光滑的

啊！那樣的使人消魂！

三十三天，也沒這樣美的精靈。

它笑渦的溜轉，層層疊疊，

紅的紅的唇，咀嚼着全人類的

靈魂。我不能不死，死在這嚙着
你靈魂脖項的紅的紅的紅唇。

我抱着你，你這全身冒着火燄的

精靈。我散開我的頭髮，我坦着

我赤條條的肉身，在這暴的，

暴的，暴風雷雨中去馳逐。

我要你燒乾我身上的血，使

我的皮膚，發出焦臭的氣味。

我的舌被赤鐵撕去，我的眼

被鋼叉擰摘了去作鳥飼。

雨是瀑布，不，那傾江倒海，

這也澆不滅你的火燄，

不能阻攔我這死！

我要是不死，我按不下我這顆

要跳出胸臆的心，你吃，你拿去

你伸開你的那鷹啄，那鋼的爪指
挖取。它這下，跳的靈，它能
被吞食在你的腹內。天哪！
世界還有比這更美滿的結束，
成果，這無邊際的快樂，勝利！
輕的紗裹着你的身子，
輕落着脚步，掉着臂，臂，
巧妙的畫着兩個相反的弧形，
在那中間。老天，這不是廢棄，
是讚頌，那兒有千萬人膜拜的神壇。
大千世界生命的源！
顫動的是鬆軟的乳，笑的是
眼，唇，腮上的渦漩，眼角上
飛閃的星點，唇上的紅線。
我也要，我變作食人的猛獸，

先用爪撕去你的乳，乳的鬆軟，
這再舐吮，你的肩，你的唇，你的眼；
擰斷你那着妮妮的腰，臂，
嚼爛那畫相反弧形的顫動的嫩鮮！
讓嘴角裏的滴血塗染上我跳動，
歡快的心。我再用我的心，
去吟味那雙弧形裏邊的，層層
叠叠，紅的，紅的，紅的唇，
唇樣的香甜。大腿是留作下酒
的菜肴的。你來，這時你也鬆軟，
我也鬆軟，你我凝作一縷煙。
天哪天，這是心願，給我們橋緣！

車廠子

陳湖

像鴿棚，熱烘烘地，
一鋪炕緊擠着老的，
少壯的——七八個。
赤着背，汗在胸窩裏流，
不是他腿搭上他的腰，
就他胸壓上他胳膊；
呼呼的鼾聲：
牛馬走累得要命！
怎麼也掙不脫生活，
老婆，孩子的牽扯；
破爛磚死的枕頭，
各家有各家的夢做。

頭鷄叫就得爬起，
他拉車，他也拉車，
在長街背胡同裏蕩，
逢人便喊問：車麼？
晚上又全跑回來，
胡聊一天的事情，
說上了火，破着口罵：
這年月命活不成！
老的淡漠的抽旱煙，
有幾個調着胡絃，
噠哇的唱開了小調，
看他們笑了，又樂了！

賣唱女

淡黃的燈盞，
 照着幾個流浪人的灰臉，
 灰臉上泛着酒後的暈紅，
 朦朧着眼睛，
 側着耳朵，
 傾聽那
 賣唱女的歌聲。

淡黃的燈盞，
 照上賣唱女蒼白的臉，
 雖然是塗滿了脂粉，
 仍遮不住音調裏含淚的哀怨。

魯方明

她一身布料的單衫，
 忸怩着腰支，
 賣弄着風情。

從她口腔裏吐出的
 輕快而肉感的漫唱，
 顫動着柔弱的感傷，
 像溫風一樣
 拂上了流浪人的心坎，
 使他們依稀的記起了舊夢，
 舊夢中那早已消失的溫情，
 彷彿是追回了已逝去的春光——
 像倚在愛人的懷裏
 朦朧着眼
 沈醉了紅灼的臉龐。

歌聲仍悽愴地低低地唱，
顫動着柔弱的柔弱的感傷——
她唱出了自己身世的淒涼，
引動了流浪人的心的徬徨，
喚起了流浪者往日的痛創。
淚珠流了，
淡黃的燈光映着淚光，
一行兩行，
一行兩行。
寒館的歌聲，
變成了嗚咽，
却仍低低地唱。

秋之晨

惠

灰白色的薄雲，
寫出了滿天秋陰的陰沈；
寒鴉戰抖着哀調，
弱柳早已衰凋了。
晨風吹冷了衣襟，
我聽我戰抖的心！
那曼長的幽咽的歸雁，
飛鳴在死寂的中天；
是戀慕你初別的朋友？
是掛念着往年的舊巢？

延佇着秋天的灰雲，
垂垂的長髮像我紊亂的心！

雷

今及

陰影下，迷濛着血肉的叫喊。
沒有轉換，一日，一年，
命運纏緊了權威的鐵鞭。

夜。在都市裏——

罪惡，像依偎着自然律的慈悲，

加劇地，展開了

蠢動的姿態。

人們，是動亂的電子嘯！

在突變的旋律中震顫。

Neon Light 深深地描出生活的兩面：

一邊是崇高的摩天樓；

風，開始減消着針尖上的煩燥，
輕輕地吹，輕輕地阻滅在
街市上漲溢的，狂熱的芬圍裏。

閃，微弱的火花，

在天邊，企圖着向大建築探照。

雷——還恐怖的呻吟，

還不能抗衡那宏亮的喧囂。

惡劣的 News 在編輯室遭了慘劫；
從 Radio 的細波間漾着

嬌柔的催眠樂，

播送，播送到每一條街；

「九六……花紗……標金……關稅」

交易的呼號投刺着

騷亂的人羣，麻木的頭腦。

——商店前的尋閒者：遲疑地苦笑。

箭一般，高指天空的屋頂，

那是超社會的，神秘的宮苑。

雙雙並握的玻璃杯

要承攬清涼的露滴，向

發光的唇上滲染。

（手帕裏湧出：一股風香，一聲淫笑。）

有時，大理石面的桌旁

伏着孤獨的雙影——男或女，

在白衣侍者的身上發現了「三」。

風，代替了破碎的芭蕉扇，

漸漸地吹近，漸漸地慰安着

都市風景綫外，倦疲的露宿者。

閃的耀動，映出

枯瘦的女人，艱苦的活計！

「媽！抱我…………怕

——爸又要讓雨濯。」

沉重的雷，向稚弱的孩子恐嚇。

黑雲，已經吞蝕了半天星斗，

把夜空剪成 American Flag。

稠密的人叢底核心，那

喪失了情感的姑娘們，私語着：

「姐噯！當心打濕了我們

討飯吃的票啊！」

「那顧不得啦！」辛酸地，

饑餓的脖子不放鬆地搜尋。

交通警，準備着伶俐的手勢，

應付那瘋狂，紛擾底降臨。

皂衣的，帽沿擠近眉頭上的漢子，

鬼影似的逡巡：逡巡，

警車——排開了網狀的障。

對着聳立的煙囪們底黑影，

這一般雄魄的衛士們啊！

一時一刻，壓緊了呼吸。

(煙囪口，刺刀尖，一樣兒的憤恨。)

不加思索，不用懷疑？

嚴重的——那是爲了生命的追取，

靜聽著：倏地，一聲尖利的笛鳴。

風，蘊藏著原野上的消息，

向街心，拋擲有力的雨點。

閃，在黝黑的畫頁上扯動

鋸齒形的粗綫：

掩上萬千個鬼眼似的窗口，

他們，感到破壞，恐怖，動搖。

雷——這是侗嚇，振撼着

叛逆的琴絃，那鼓噪的音波

蕩盡屋頂上的溫柔，倩笑。

眉尖，眼角，總是挑着媚的，

『Darling！雷雨多可怕，擁抱我！』

一個甜吻——交換着口香糖。

高雅的 Walse 轉變了，轉變狂熱的 Jazz。

樂師——雪白的絹帕拭着額角的汗，

魔杖揮旋起酣醉的僵屍；

激勵着瓶蓋與鞋跟——雀躍。

(沉滯的氣流，桃色的迷霧。)

——大廳角，塑像似的 Boys，

帽帶上鑲着金色的 Grand Hotel。

『我要做落湯鷄！』

流浪者拉一拉衣領，繼續徘徊。

黑咖啡在胸中種着勇氣，

蹣跚的步伐踐踏泥濘，完成

盲目的巡禮。

『先生！坐車回家罷？』

他，牙齒間一個卑賤的寒笑，

玩強地，像把握了自信力。

無情的雷，迫擊着都市底各個極峯，

畏瑟在巨廈間的懦蟲，戰慄地

憧憬到死之藝術——電刑。

風，搬來了海，無休歇，

往乾涸的地下層，澆噴。

閃——像熔冶爐爆出的鐵鍊，

在這立體式造型底附近

威脅——纏繞——飛奔。

一九三四。七月。

胡半年

彭島

認識老胡的面孔，是老早以前的事。雖然從來沒和他談過話，他已經惹起我的注意。他給人的印象，至少是有點兒古怪；又寬又高的前額上用一撮兒稀疏的頭髮維持着一個小平頭兒，兩個大而無神的眼珠老是直呆呆地向上看，衣服是出奇的質樸，從來沒見過他穿皮鞋。在一個大學生來講，這還不够新鮮嗎？他還有一個讓人不得不注意的習慣，在全校八九百人裏頭，就有他洗冷

水浴，無論冬夏，每天早晨到洗澡房去洗臉，總看見他用冷水磨擦着他那看起來并不算怎麼強健的身體。同學們見了他，都互相作鬼臉，輕笑着說：

「神經病。」

後來出了學校，偶然的，同時又是必然的一個機會，把我們的飯碗所在地規定在一處，這纔認識了他的心，是一顆并不怎樣平凡的心哪。

他在學校裏是有名的所謂高材生，雖然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像片刊在畫報上。他學的生物學，

可是對於文學也很愛好。在我們同赴飯碗所在地的火車上，他曾經提出盧梭的愛彌爾來和我談。他對於這本書是很推崇的，談論的結果，他出神地看着車窗外起伏綿亘的遠山，以這句話作了結論：

「人是應當返歸自然的。」

二

毛病老是改不了，白天塞悶，晚上熬夜。好在我担任的功課不用預備，搖鈴上課，下課沒事，每夜，非耗到第二天三兩點鐘不睡。一個人靜悄悄地在燈下工作的時候，常聽到有人在畢畢剝剝地敲窗。開開一看，又多半是老胡。他雖然仍在淡淡地微笑着，在那緊蹙起的眉峰間總是顯示出忍受着不眠的苦痛。

「怎麼還不睡呀？」他照例這樣問：

「你呢？」我也照例。

我們都會心地笑。這之後，又都是我邀他到屋裏來談。

「像你擔任的這種功課真好，不用預備，鐘點又都排在下午，晚上可以盡量不睡。我呢，是想睡睡不着。真苦惱！明天上午第一時還有課。」

看神氣，他很焦慮。這種心情我是深深地了解的。我之所以盡量的不睡，也是睡不着。如果睡得着，罵個誓纔不高興睡。常常對人宣布，如果將來作了皇帝，非睡死不可。

他於是看一看我看的書或正在進行着的工作，又羨慕起來：

「一個人能一輩子看小說或作點自己高興做

的工作，真幸福！」

有時候也常到他屋裏去談。

他住的屋裏，可真亂的有點兒程度：解剖的器具，顯微鏡，解剖了一半的死蝦蟆以及一切應用的東西，亂七八糟地擺滿了一桌子；小雞兒咻咻地叫着滿屋子跑，鐵絲籠子裏伏着白雪球兒似的家兔，兩個小眼兒紅得像點着了了的香火頭兒。床上的被，多會也是幾隻死狗似的亂攤着，在說明剛剛服務過。

去了之後，總見他緊閉着一隻眼看顯微鏡，或是在一冊很厚的日記簿上寫日記。他的爲人和他的日常生活，我以爲，不很調和。他似乎應該有一個嚴整的生活。他的屋子，可是又不像一個常寫日記的人住的。

一天，輕輕地開了他的房門，他正伏在桌上

看什麼。我蹣手蹣腳地走到他背後，見他看的是
一冊很厚很厚的書。等他覺察出有人來了，趕緊
合上書向抽屜裏塞。知道我已經看見，這動作又
在一種被人發覺了什麼秘密的神情下中止了。他
紅紅着臉說：

「隨便看着玩兒的……」

從此，我纔認識了他的心。是一顆并不怎樣
平凡的心哪。

三

同事裏頭，還有兩位是同學：一位是老周，
另一位是老劉，也都是一塊兒去的。校長也是舊
同學，認爲我們這幾個「初出茅廬」的傢伙是屬
於他的所謂嫡系的。老胡和他的關係更深切，他
們是同縣，小同鄉。關於學校的不可公開的消息

，從老胡嘴裏常常可以得到。

第一個月發薪的時候，同事們就對校長不滿意。他把從前一個校長接收下來的晉票，按每人的全薪，分配給各人二成。那時的晉票，是連五折都不到的。

這種違背契約的事，年歲大，作事久的別位同事，不滿意，也是在暗中表示；我們這幾個還未從社會上學到「世故」的傢伙，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就忿忿然地招集了個會議。結果推老胡去向校長交涉。

老胡去不多久，校長來了。他極力抑制住那個在神色上描畫得清清楚楚的憤怒，假謙恭地用半事務半玩笑的口吻說：

「怎麼，聽說諸位對這次發薪的事有點兒誤會？」

誰也沒言語。大家被一種說憤怒不完全是憤怒，說不好意思又不完全是不好意思的心情支配着。

「沒辦法呀？」那傢伙向我們攤開兩隻胳膊，好像求援似的愁苦着臉說：「這是廳令，雖然對大家不起，也無可奈何呀？別位同事如果有說閑話的，我們幾個老朋友替學校解釋着點兒纔對呢，沒想到我們自己的人倒……」

校長的憤怒，再也抑制不住了，面色和聲音都保持不住常態。

老胡的大而無神的眼球慢慢移到校長臉上，五官的各部位都歪扭起來。他用好像哭着似的聲音嚴厲地說：

「老張，你就不用再拿這種冠冕堂皇的話來壓迫人！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同事們所以

不說是對你客氣。我們幾個人和你不客氣，纔對你說，希望不要再這麼作……」

經老胡破了題，大家纔你一句我一句地把氣憤的言辭像炸彈似的向校長拋擲了去。

「好，好，我回去和各主任商量商量再說……」

……那傢伙狼狽地走了。

待了一會兒，事務主任來了，向大家表示以後再發薪取消晉票。

勝利算是歸了我們。所謂「我們」，僅只是我們四個。後來纔知道，發給別位同事的薪水裏面，晉票仍然有。

不過，從此之後，老胡嘴裏的關於學校裏的秘密消息，斷絕了來源。

溫柔得像個鄉下大姑娘似的老周擔心地說：

「我想，下半年老張一定不再用我們了。」

「扯雞巴蛋一大堆！」老胡興奮地：「此處不養爺必有養爺處！老子根本就沒希望多待，頂多在一個地方待半年。當教員憑了能力吃飯，犯不上阿附資緣！」

從此，大家都叫他胡半年。

四

每到紀念週同事們輪流講演也是學校規定的。輪到老胡，上去剛說了幾句話，校長的臉就蠟白了。他，胡半年不遺餘力地說着辦學校的人不高興聽的話。話沒說到一半，校長和各主任就都溜了。全體學生的鼓掌聲，山崩地裂般響起來，幾乎把大禮堂震破。

禮堂上的紀念週還沒完，校長和各主任就在校長室秘密地開起會來。會議的內容，不用說，

是想辭退老胡。同時在被辭退之列的，說不定還有我們三個。

不管那一套，我們還是照常上課，以沈默靜候處置。這麼一來，講起書來反倒覺得津津有味了，自己願意講，學生也高興聽。平常比過一世紀都長的一小時，一會就完。這原因，後來纔分析出：大概一件事情如果想作好，非把個人本身的利害觀念拋掉不可。

不知道爲什麼，大家靜候的那個處置，却遲遲其來，後來竟沒了消息。這原因，後來也分析出：如果辭退我們，尤其是老胡，他們無法應付學生。我們的胡半年，在全校的同事裏頭，功課，教書的能力，無論那一樣兒都是頂呱呱的啊。下餘的我們呢？……得，別不害羞啦！

從此，老胡更加拼命地預備功課，看顯微鏡

，讀很厚很厚的費解的書。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蒼白，精神却一天比一天興奮。

一天夜裏，三兩點鐘出去小解，一開門把我嚇了一跳。在朦朧的月色下，有一個人長伸拉腿地躺在甬路上。走近一看，是老胡。

『怎麼在這兒躺着？』

『屋裏熱的要命！』他坐起身。在他的聲音裏，包藏着一種焦慮。『老是睡不着！怎麼，你不覺得屋裏熱嗎？』

『你這傢伙把我吓了一跳！』

『到操場去散散步吧。看這月亮多好呀！』他立起身，拍了拍屁股就走。

我只好跟着。

五月的夜。

夢也似的淡淡的月色，輕妙地，飄忽地，靜

悄悄地洒在操場上，好像落了一層霜。說藍不是藍，說紫不是紫的天空上輕浮着幾縷雲絲，這裏頂好用魯迅在「白光」裏的描寫，看起來「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那堆在短牆上一大團一大團的濃黑的輪廓，是牆外的楊柳的枝葉。

在這麼靜悄的環境裏，人連脚步都不敢放重，話是更無從說起了，我們的影子像漂浮在水面上的兩枚落葉，輕輕隨了水流動蕩。

突然，從牆外傳來一聲似哭非哭，似呻吟非呻吟的幽怨的聲音。全身的毫毛立刻都扎起來，頭皮子緊張得沒法形容，血液也停止了流動，兩人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各人一眼，僵了似地呆立起來。

聲音繼續傳來，這回更清晰，更逼近，聽起

來好像就從外面的牆根傳來的。那幽怨的，無助的，好像從地獄裏發出來的哭聲，拖長着，拖長着，好像一絲彎曲的，細長的，尖銳的針直刺得人的靈魂都離了軀殼。

我本能地拖了老胡，沒命地跑回校舍。到了屋裏，在電燈光下，老胡的臉慘白得像死人。兩個人枯坐在床上，好久好久都沒有說話，冷津津的汗水順着背向屁股滲流。

「什麼聲音？方纔……」我失神地。自己都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

「不知道……」他兩眼凝視着牆，好像還在諦聽着那哭聲。

「你不信有鬼嗎？據說操場在早先是墳地呢。」那不知道為什麼忽然變得婆婆媽媽的了。

「我不信。」

「爲什麼害怕呢？」

「想是因爲神經太脆弱了吧？」

「那爲什麼不去看個究竟呢？」我故意試探

他。其實他如果真去，我也不去。

「無法出去呀？門都開了，從那兒出去呢？」

明天早晨再說吧。」他回了他的屋。

我一夜也沒睡。

五

一清早，我同老胡出去看。

空氣是清涼的。水面上輕浮着乳白色的烟。

夾岸濃密的柳完全把寬不到兩丈的河面籠罩住。

城牆頂上的天空被朝陽燒紅。這麼美的晨，自從

來到這裏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們順着城牆根兒，河西岸走，一直到了水磨

，什麼也沒見到。跨過開板，又順着東岸走。在城根馬路邊，遠遠有幾個本地溜鳥兒的閑漢不知在圍着看什麼。

走近一看，是一個鄉下女人坐在那裏，大概還沒出關，因爲還梳着辮子。髮又乾燥又亂。頭是低着。臉是長的，醜得好像燒糊了的窩窩頭。一身毛藍土布衣，滿是土，前襟被鼻涕和淚弄濕了一大片。兩隻連腳絆的鞋兜着兩隻意思是纏，實際和不纏差不多的大脚。兩隻淚水模糊的眼半閉着，下嘴唇垂着，口水像條線，一直連在前襟。

「這是幹什麼的？」老胡問圍觀的閑漢。

「不知道。大清早就坐在這裏，哭。」閑漢們漠不關心地。

沒問題，昨夜的哭聲就是從她發出的。

「你是從那裏來的？」另一個閑漢用城裏那

種輕浮的口吻問她。他，閑漢又回頭看老胡和我

。問了半天，也問不出她句話來。大概是嗔
叭吧？」

「你發是嗔叭呢？」她說話了。聲音是怪聲
怪氣的，不好聽。

「哈，哈，哈……」閑漢們都笑了。滿足的
笑。

「既不是嗔叭，問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方纔問出她話來的那閑漢又作第二次試探。

他失敗了。

「傻子吧？」另一個閑漢笑着說。

「你纔是傻子呢。」她又說話了。

「哈，哈，哈……」閑漢們又笑了。滿足的

笑。

老胡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他用不滿意的嘴臉

看了看閑漢們，說：

「這有什麼好笑的呢？」

閑漢們用加倍的不滿意的嘴臉奉還老胡。看
神氣，他們奉還老胡的，除了那已經付出來的不
滿意的嘴臉，另外似乎還有什麼話，不知爲什麼
，竟吞吞起來。

「走，咱們去報告警察吧？」老胡徵求我的
同意。說徵求，是口吻；行動呢，却是強迫，因
爲沒等我來得及表示態度，他已經動身了。

我們走到石橋頭兒警察派出所，把這事情報
告了。

所長一類的人問：

「先生們住在那兒，幹什麼的，貴姓？」

老胡把來歷向所長說明。

旁邊一個光着脊樑正洗臉的警察一面撲撲地

噴着脖子沫一面說：

『你們先生們乾脆不要找這麻煩。她是個傻子，從昨兒下午就坐在那裏。問她，也不說話，

光哭。人對她有什麼辦法？』

『是呵，』所長也重複着：『人對她有什麼

辦法？』

『公安局也沒有收容難民的地方嗎？』老胡

有點兒生氣似的。他生氣的大概是這：他們不管

，還不讓別人管。

『難民收容所每年冬天纔成立，現在早結束

了。』所長向我們解釋着。他的神氣，好像有點

詫異：怎麼拿着個中學教員，連這點兒常識都沒

有呵！

我看了看錶，已經欠一刻八點。問老胡上午第一時有課沒有。

『有。』他像剛想起來。他用愁苦的眼看着

我：『怎麼辦呢？……你有課沒有？』

『沒有。』

『那你先買幾個燒餅給她送了吧？我去上

課。給你，這有錢。』他從袋裏摸出了一張毛票

，遞給我。

我從一個小攤上買得了燒餅，給她送去。

她從我手裏接過燒餅，用兩隻淚水模糊的眼

看了看我，二句話不說，拿起來就往嘴裏塞。

六

老胡又接連向那個派出所交涉了幾回，人家還是不管。最後，他氣極了，就給公安局寫信。

他起草，讓我修改。對於「等因奉此」一類的花樣玩不慣，我又拿給老劉修改。老劉是教國文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信寫好，結果發出去了三天，那個鄉下的姑娘一步也沒移動，仍舊在馬路邊坐着，好像她在那裏生了根。

天又要黑，老胡怕再失一夜眠，這纔雇了一輛人力車把她送到醫院去。到了那裏之後，人家說已經過了時間，不收留。

「急症呵！」老胡瞪着兩隻滿是紅絲繚的大眼睛向醫院看門的人交涉。

「那得掛特別號。」

「特別號多少錢？」

「一塊。」

「好，給你。」老胡扔給看門人一張鈔票，

他纔領我們到了掛號處。

在候診室足足等了兩個鐘頭，還沒消息。對於花一塊錢掛特別號的急症，大夫竟這樣遲遲其來，也真太，太，太那個了。

可是，我們的病人可不急，她用兩隻直呆呆的眼看着電燈，老眯細眯細地傻笑。

我對老胡說：

「她大概是有點兒傻。」

「你纔傻哩！」好，她又是這一套。

我想笑。看了看老胡，他已經笑了。不過，他笑的很不好看。同事們都說他得了神經病。看他的神色，「神經」則未必，「病」可是差不多了。

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青年男人來，頭髮亮得要 and 電燈比賽。他看着我們問：

「病人在那裏？」

我向還在眯細眯細優笑着的姑娘一指。

「來，到診察室來。」

到了診察室，大夫問她的病狀，她還是眯細眯細的笑，不言語。後來問我們，我一時捏造不出。老胡却很自然地同大夫說：

「發燒，大便乾燥，睡不着覺……」

他背誦的這一大套，據我所知，完全是他自己平日的病狀。不怨他說的這麼自然。

「月經呢？」大夫又問。

老胡看我。我看老胡。結果，對於這問題，我們誰也答不出一個字。老胡怎樣，我不知到。我自己呢，雖然和有些女人們來往過，可是，那時候又多半顧及不到打聽這事，即使現編，也編不出。

「是提前呢，趕後呢，是有沒有呢？」

「大概有吧，……」老胡遲疑地。

我想，也不至於沒有。一個女人，即使優，也是神經方面有什麼缺陷，生理上，絕不至於有特殊的方面。

「好，檢查一下再說吧。」

我同老胡走出去。在門外，兩個人一個勁兒地笑。同時，又擔心。倘使檢查不出病來，那豈不糟糕，一塊錢的掛號費白花到了是小事，今天夜裏又安置在她那裏呢，

一會兒，那個穿白衣服，亮頭髮的男子叫進我們去。

「病是有，」大夫對我們說：「因為她的溫度很高。至於究竟是什麼病，還不能十分確定。最好今天夜晚教她住院，等明天看看有什麼變化，再詳細診察一下。不過，請放心，一時半晌絕

沒危險。這點兒是敢保的。」

是呵，這一點，我們也敢保啊。

「給你這個條兒，去到掛號處交錢。」白衣服，亮頭髮的男子交給老胡一張紙。

到了掛號處又交了五塊錢，我們纔放了心。

七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老胡就病了。發燒燒得兩頰好像擦上臘脂，眼是血紅的，嘴唇發白，起着乾裂。他悲寂地躺在床上，時時乾咳着。

我問他覺着怎麼樣。

「不要緊。」他搖了搖頭，慘笑着。「就是有點發燒。想是又感冒了。」

「下午到醫院看看去吧？」

「不用。這怕什麼？我常常感冒，過幾天就

好了。不過，這次稍微重點……」

「我看還是慎重一點兒，去看看好。」

「也沒什麼不可以。不過去了，也是買他幾片阿斯皮琳，或是安梯皮琳回來吃一吃，發點兒汗完事。這種病，自己都能治。」

「去了可以讓他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別的病。」

「也好，下午去一下看怎麼。」

下午，下了最末一堂課，在回屋的路上，遇到老周。他一把拉住我，緊皺着眉頭，愁苦着臉用小聲說，

「壞了！老胡得了肺病了！」

「什麼？」

「肺病，老胡是肺病！方纔在醫院檢查出來的。據說，還很重。」老周臉上的小紅疙瘩都變成

紫色，好像得肺病的是他自己。

我掙脫了手，直奔老胡的屋。

聽差正在給他收拾漱口盂，手巾什麼的。老

胡閉着眼睛躺在床上，臉青白色。

「幹什麼？」我問聽差。

「胡先生去住院。」

老胡睜開愁慘的眼看了看我。隨後又閉上。

我握住他的手，用力地。不願意再從他嘴裏

聽到老周的話。我不忍再傷他的心。

「完了……」他的眼雖然閉着，可是閉不住

淚。

「不要緊吧？」我努力抑制着淚。我的鼻腔

裏酸。「也許他檢查錯了吧？……」

「你已經知道了嗎？」他用枕衣擦了擦眼。

「聽老周說來。我不信，想是檢查錯了吧？」

「不，」老胡看了看聽差。聽差也正在愁苦

着臉看他。「收拾好了嗎？收拾好先去叫個車。

不，不會錯誤。我對於這種常識還有點兒。老早

就感覺到這種病的苦痛。我時常發燒。老是自己

騙自己，沒勇氣檢查。」

「即便有，現在這種病已經沒有前幾年那麼

嚴重了。不是有許多治療的方法發明出來了嗎？

許多患這種病的，都養好了……」

「是。在別人是能養好，在我……」

「胡先生，車叫來了。」聽差開門進來。

聽差的話，他好像沒聽見，用方握着我的手

，似乎唯恐怕我跑掉。

八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他。

經過一夜，他有了驚人的變化。他在白被單掩蓋之下，深深地臥在病床上。瘦了，瘦得兩頰和眼窩都深陷下去，在幽暗的病房看來，臉更青白得可怕。在我以為，病院這東西，是住不得的。在這裏不但不能養病，反倒增病。這話也許太唯心。不過，如果老胡昨天下午不來檢查，病勢的變化絕不至有這麼迅速。是我把他害了。事先我要不勸他呢，不勸他來檢查呢？

「真他媽的豈有此理！」老胡見我進去，還沒等我開口，一下子坐起來，「看，醫院裏把那傻姑娘給趕出去了！」

「什麼時候？」

「早晨！」

「爲什麼？」

「他們說她是白痴。」

「白痴就不能住院？」

「是呵！這不是他媽太豈有此理嗎！住一天院給一天錢，白痴不白痴有什麼關係？」

「錢呢？」

「他們已經給退回。」

我突然想起病人不應當動感情。我壓抑着那個憤慨，改口說：

「不用再管她了吧？這種純人道主義的事，所發生的效力究竟是太狹小呵！」

「對於她眼下的處境，除了施用人道主義又有什麼方法呢？你太形式主義了！」他太興奮了。和他處了半年，他還不曾用今天這麼鋒利的口吻批評過我。

對於這位傻姑娘，在老胡面前，不願再多說了。有什麼辦法，在能力範圍之內已經努力過了。

啊。

「你自己怎麼樣呢？」

「就是這麼樣。」他從床上下來，在窗前臉向外立着。「吃了點葯，燒已經退了點兒。不想再在這裏住下去，一夜就夠了。多住一天，早死一天，我看還是回學校把功課給他們馬馬虎虎地結束一下或是回北平，或者是回家，總比這裏強得多。」

出院我贊成。不過，出了院去結束功課，對他總不合適。

「回北平或是回家去養一養到很好，功課結束不結束有什麼必要呢？現在不是已經離放假纔有一個多禮拜了嗎？到考的時候馬馬虎虎出個題，教他們不論誰監監場，看看卷不就完了嗎？」
我的意見，他似乎表示首肯，不說什麼了。

從醫院出來，我又到傻姑娘從先獸的那地方去看，沒有她。不想再管她，可是又不放心，重新走回醫院門前，向在那裏擺糖攤的老頭兒打聽。

「她往西南去了。一面走，還哼唧唧地唱呢。」老頭子眯縫着兩眼笑起來。

跨過石橋，想按着老頭子告訴的方向再去找她。明知道就是再找着她，對她也沒什麼徹底一點兒的幫助，總覺着不這麼做彷彿對不起自己和老胡。人類的心是多麼矛盾的東西呵。

剛剛走到河南岸的小村兒前面，感到直射在頭上的太陽太毒熱，同時又快到吃飯的時候，肚子已經咕嚕咕嚕地埋怨我。拉倒吧，何苦給自己過不去，做這種於人也沒什麼裨益的事呢。自己的肚子餓的苦痛，總比別人的來得急切點兒。回

去吧。

又過了兩天，我教的功課就提前結束清楚。下半年已經沒有再被聘用的希望，把所應得的錢得到後，就「捲簾拔鍋」，收拾東西，預備搬到車站的店裏去等明天的早車。

東西收拾清楚，在未搬以前，本想再去醫院看看老胡。老劉和老周都不主張我去，恐怕又惹得他動感情。

接受了這個多少有點兒不近人情的勸告，硬着心腸離開了那個倒霉的學校。在店裏怪不上算地喂了一夜臭蟲，第二天一早就被裝在三等車裏把我運回比愛人的胸脯兒還要溫柔的北平。

可是，在車上總覺着有點兒彆扭，因為我帶回來的，是一顆對老胡不起抱歉的心哪。

到北平第三天，接到老劉的信，說老胡家裏

來人把他接走了。

計算着老胡到家的日期，寄給了他一封信。到該接到回信的日期，却教人失了望。第二封，也是。後來就沒再給他。現在已經過了八個半年，我們的胡半年仍然沒有消息。他是否還留在這個人間，幾乎都教人發生疑惑。

「你太形式主義了！」他給我的這句批評，將永久保留在我的記憶裏。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張 軍 編

我 譯

日文與日語

張我軍主編

每月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高級日文自修叢書第一種

張我軍譯注

日漢對譯詳注百六十餘頁價五角五分

人人書店發行

經售及代訂 日本歐美各國書籍雜誌

北平 四馬路 東南 五里

傷兵醫院中的一週

李仲毅

在這裏我感覺不到是一個傷兵醫院，這是一個使人昏眩的血和肉展開的平面，一個殘缺剩餘的生命收藏所，一個悲慘和恐怖的天地。

這裏污穢簡單雜亂而又騷擾，不容易數得清楚的傷者，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傷口，到處開展着，腐肉血膿和藥品，在每一間病室裏混合成腥臭的難聞的氣味，院子裏滿地上亂拋着換下來的塗着血和膿的綳帶藥布，和剪下來割下來的腐肉，毀壞了的腳趾和手指，這些作着野狗爭逐的目標，引得老鴉來回飛旋。

當你看到一個被地雷打得爛了全部肚子的人，當你看到一個胸部穿了四個子彈的人，當你看到一個後腦有兩個彈洞的人，當你……將是怎樣一種心情呢？然而你會看見醫官們在他旁邊高聲談笑，你會看見這個醫院不給他一些幫助，一些希望，他只能夠無可挽救地死掉。

傷者只能受到一日一次換藥的醫治，此外他們沒有第二次見到醫官和看護們的機會。一列病室由一個聽差擔負了一切責任。他們慘叫着呻吟着，蟄伏在被汚泥血膿漿僵了的衣裳裏。藥品用具的簡單和醫官們的粗心，使你在手術室的外邊可以聽見像屠場裏所發出來的聲音。

大批地，傷者被火車送到這裏來，又大批地躺到爲他們特製的薄板棺材裏被抬了出去。在這裏生命的毀滅是像一粒輕塵墮落般不被人留心，是像蒼蠅的死滅般不被人介意。

我們——新來的志願女看護隊，在今天是不工作的，只跟在醫官和看護們的後邊受指導。實際上我們能作些什麼呢？我們在訓練班裏學習了一個禮拜，我們聽着教師們的講說，知道綑帶是怎樣紮法，消毒是用什麼藥，收拾怎樣情形的傷口用那一種藥膏和藥布；但這有什麼用處呢？傷者的可怕的創口使我們昏眩，使我們恐懼，我們只能帶着無限的熱愛和同情而戰慄着。當我們看見醫官用探針把藥布條塞進五六寸深的傷口裏去的時候，不由自己地要倒退幾步，要把眼睛轉到別處去。

現在是晚上九點鐘，我們來到這裏已經十個鐘頭了。這裏是另外一個世界，在我們舊居的四周，依舊是紙醉金迷的繁華的大都市，戰爭對他們是遙遠的生疏的；而這一大間簡陋的女看護室，是深刻地浸沉在戰爭之中。

十一點鐘我們吃了早飯，這早飯是半生的饅頭，每人一大碗白菜燉豬肉。白菜帶着乾枯了的葉子，豬肉大得可以分作三口吃，上邊遍生着豬毛；可是這還是給長官的二等飯，兵士們傷者的菜是只有無作料的清菜湯。

一點鐘，我們被指引着在藥品室裏預備換藥的材料。醫官們彼此大聲笑着，玩笑地對罵着，把剪子藥膏筒子都當了武器來回拋擲。傷兵來催到第三次了，第一列病室裏已經嚷起來，他們才慢慢地穿着手術衣抱了藥品和用具往病室裏走。

我隨着一個高級醫官去長官室換藥。那裏比較乾淨一點，藥品也用得多，手續也複雜。

那醫官是一個青年人，有光滑的頭髮和漂亮的臉子。他不斷地用手攏一攏披在額上的髮梢，迷着眼睛微笑，溫和得像在跳舞場上的神氣。他把吃煙和玩笑佔去了換藥時間的一半。長官們的傷大都很輕，他仔細地替他們洗了又洗，看了又看。我昨天看見在士兵室裏，任何重的傷也沒用到十分鐘換藥的時間，而在這裏一點半鐘也不過換了五個人的藥。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使他們不按傷口而按肩章地待遇傷者。

長官們有的帶着護兵。而且因為他們有錢的緣故，聽差也特別殷勤，房子中間大半有一張方桌，上邊堆着骨牌，在醫生來換藥之前和走出病室以後，立刻花拉花拉洗牌的聲音，便響起來了。護兵或

聽差可以替他們在院長和副官那裏借到留聲機，傍晚這裏有悠揚的曲調回旋着。慰勞品他們也分得更多一點，香煙罐頭之類的東西，在他們床頭堆放着。

「王團長你的傷快好了」，醫官一邊洗創一邊說，「這次真辛苦了呵！」

「這算什麼？咱們當軍人，只知道服從，打仗，我這團長還不是拿性命換來的麼？」他把褲子拉上來露出半截腿，「這條腿上就有三處傷是那年在上海打暴動的共匪受傷的，他媽的，兄弟們真沒良心，倒轉頭來向咱開火。咱是受上頭特別恩惠的人，是忠心到底的，那一回不出死命打？」

「傷好了，還到前線上去嗎？」

「那看上頭的命令了。」

「想回家去享福了吧？」

「享福說不上，該可以寬裕過一輩子了。可是誰不想向上？」他伸出一個大拇指來！「像咱們總司令的地位，固然不敢希望，師旅長總想管管滋味，」說完他哈哈大笑着，掩飾他自覺了的得意的神氣，把已經包好的頭放到枕頭上去。

劉營長的傷在手掌的邊緣上，肉都腐爛得發白了，醫官拿剪子替他剪，本來這個剪子剪紗布也很費事的，傷者咬着牙，臉都痛的灰白了，那醫官剪了好久，腐肉一分也剪不下來，他把剪子使勁往地

下一捧，紅了臉，便把傷口包紮起來。

長官室走完以後，我又到士兵室去，他們已換到最後一個病房了。他們真換的快呀！

那一個胖警官，他的粗心真是可驚的，他似乎只熱心看女看護的臉子。他每次都使勁地粗魯地從傷口上把藥布撕下來，不管藥布在傷口上被血膿黏得多麼堅實，常常弄得膿血直流傷者喊叫着面孔灰白起來。

陶女士要給一個大腿上有傷的人換藥，那個傷者謝絕了她，因為他不能穿褲子，胖警官趣味地看了看陶女士，偷偷地笑了一下，又走開了。

在這病室最後的一張床上，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兵，在他後腦和前胸共有五處傷，三處是子彈傷，兩處是炸彈的碎片的擦傷。那孩子樣的面孔是那樣的枯瘦黧黑，小眼珠發着淒慘的光。他請我們無論誰給他寫封家信，告給他的母親，說他不久傷好了，就回家去，告訴她說他雖然受了傷，可是一定不能死，他一定可以活着而且養活她的殘年。

警官替他換完了藥，便把傷口情形和名字記到一個小冊子上去。王女士告訴我，說他不久將被放進死人室了。

晚上，我們剛吃過了第二頓飯，忽然各組命令又下來了：要我們即刻到藥品室去，因為剛從前線運來了三百個傷兵，需要很多的換藥的材料。

「三百個，」多麼平淡的一個數目！當組長下令的時候，他的面孔動也不動，而且帶着溫和的閒適的微笑。

我們到了藥品室，只有兩個醫兵在那裏剪棉花和紗布。一刻鐘以後，我們抱了作好的東西到辦公室去。在那裏幾個醫官正紅着臉彼此玩笑，剪子鏷子藥瓶和藥膏的筒子都雜亂地悠然閒舒地躺在桌子上，好像它們永遠不會被拿起來的樣子。

「材料好了嗎？」胖醫官說着站起來扯下架上的手術衣。「老郭，這個差使真彆扭，晚上也得幹，越來越多。他媽的，請假也不准！」

「你是想回家去瞧太太吧？那小美人兒喲！」叫做老郭的吃吃地笑着，臉上的麻子似乎都開了花。

「混蛋！你還是明兒乘班車回北平去找你的情人吧，再遲了她可要不理你了！」

「醫長在這裏嗎？」粗聲的慘厲的山東口音，大聲在門外喊着，隨後便走進來兩個傷兵，他們的帽子上衣服上，臉上，滿塗着灰白的塵土，傷處的綳帶已灰黑了，現出幾天來沒有換過的樣子。

「爲什麼還不換藥呵？」高身量的傷者氣忿忿地然而又帶着懇求的神氣，說。「醫長們，俺幾天

都沒換藥了，傷口痛得要命，您們給換一換吧！」

「去吧，按着髒頭換呢，輪到誰就是誰，這用得着求情嗎？」胖醫官說，扭了一下脖子表示他不屑理的神氣。

「您們先給俺換換吧，俺這傷重呢！」

「去等着吧，別嚷了，傷重的多着呢！你不知道規矩嗎？」

「規矩！什麼是規矩？我們上前線挨子彈撞炸彈的時候，就不知道什麼叫規矩！我們爲國家拼命衝鋒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是規矩！我們只知道憑天理良心，你看俺這裏……」他把衣裳解開來，用手指着胸口，在那裏密密地裹着紗布，那層層的紗布已被血染的紫紅了。「這便是規矩！俺傷口的血直流，你們倒慢慢地講規矩！你們是幹什麼的？你們是中國人嗎？」他大聲喊叫着，捏的很緊的拳頭一上一下地動着。

「二哥，二哥，算了！」小傷兵說，「醫長們請您們原諒過俺二哥吧！他的傷口一路在車上便流了一路血呢，請您們先給他腫腫吧！」

「不成！要撒野成嗎？這裏又不是前線上，還不快滾出去！」胖醫官氣忿忿地說。

「好！你們這些亡國奴種子，欺壓自己的同胞，他們爲你們打仗，爲你們受傷，你們欺壓，欺壓

我們！你們亡國奴種子！」他的破裂的聲音動着，像一匹垂死的野獸的絕望的嘶叫。

「你們分到第幾病室？」郭警官問。

「二十號病室。」小兵回答他，眼裏含着淚。

「回去吧！我們先從那裏看起，先從這位看起，成嗎？」

「謝謝您啦。」小兵連聲說着，撓了他忿怒的二哥出去了。

「這些東西真可恨！」胖警官一邊說一邊繫手術衣上的帶子。「剛來就鬧事，死在前線多好，他媽的，屍骨也沒人尋呢！」說了幾個人都哈哈地笑起來。

「換藥！換藥！」新來的傷兵在各處亂喊着。

「就去了！就去了！」老郭一邊高聲回答，一邊拖了藥布，棉花的包袱就先走了出去。後邊大家也各拿了應用的東西跟着往外走。

「快來換藥呀！」外邊喊的更急了。

胖警官慢慢地走着，對他身後的陶女士獻媚地笑一笑。「你們也請來吧！」

三·二二·

近幾日來，在這個小城中的小河邊，石橋上，頹圯了的城牆上，每天傍晚便發現着很多有趣味的

青年情人，在這些人們的身上往往閃耀着紅十字徽章的光亮。在這裏我並不想記下任何他們的戀愛故事，並且我對他們的戀愛故事一點也不發生興味，我應當說每天工作開始的時候，組長和醫兵常常四處找人，工作的時間因為人少也延長了。傷兵隨着前線的壞消息，不斷地增加，連最重要的藥品也常常缺少，傢具也不敷用了。

王女士是真正熱心於工作的，她常常給傷者寫信，買東西，和詢問他們的疾苦，因此她便成了醫院當局的眼中釘。

我的胆子漸漸大起來了，我必需更狠心一點，我對於自己這兩隻手，急切地希望它能够忠實地幫助那些可憐的傷者。

今天換藥的時候我又見到那個很有學識的青年傷兵，他住在最後一排的房子裏，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中間的連接處有銅元大小的一個傷。雖然沒有傷着骨節，但爛的很利害。當我給他解綳帶的時候，他舉起右手拿着一張今天的小報來，高興地向我招呼着：

「得勝了，喜峯口的消息！」

「是的，這是我們的光榮。」我一邊說，一邊洗起那透過兩邊的創口來。

「可是別處的軍隊爲什麼不打呢？石河的？古北口的？別處都靜靜地不動了，讓敵人把隊伍調到

一個地方來拚命地打，我們怎樣支持的住呢？要投降乾脆痛快點，何必又白白犧牲許多性命？」

「你相信他們要投降嗎？」

「爲什麼？不亡了國，苦還臨得到他們頭上嗎？有軍隊到處可以割據一方，享受富貴，再不行了，坐上飛機一跑，又到處可以過舒服的貴族生活，反正有的是錢！——熱河不是已經教他們扔了嗎？東三省的老百姓，他們不是已不過問了嗎？」

「所以我們要打，他們便要投降！」

「所以真正抗日戰是在消滅了這一批要投降的人以後。」

我們彼此沉默了起來，我替他紮好了綑帶便走了開去。

接着是一個腿上有凍傷的兵士。他的兩腿自膝蓋以下便腫的又青又紫。左腳趾掉了三個。他來醫院已經一個多月了，醫生們每天給他塗點碘酒塗點藥膏，換一回新綑帶。直到今天他的傷同初進院時沒有兩樣。他說如果這是幾個彈洞也該早已好了，真不如凍死了倒痛快！——這使我想起好多日前報上記載的一段新聞來：

「義軍鄧鐵梅部，困守岫岩月餘，因衣服單薄，至死不屈，多數凍死山嶺。日軍入山搜索，得屍體四百具，手中猶緊握刀槍。」

三、二、三。

今天副官室給這裏撥來了一個聽差，從此我們不用買開水，找臉水了。

他是一個四十上下的鄉下人，一個誠實憂鬱着老的典型的農夫的臉，微駝的背，灣着的腿，更顯得身量低小。破爛的棉襖直拖在膝蓋上。棉褲的褲角用兩根布條子繫着。已經脫了後跟的灰色的兵士棉鞋，也用繩子在脚上牢牢拴着。他小心地服從着每一個人的命令，蹣跚地穿着這一身與氣候已不相宜的衣服來往奔走。

他叫卜占鰲。

下午我們工作完了之後，大家都在屋裏圍着棹子閑談。老卜靜靜地站在旁邊聽着。

陶女士每談話必定要說到她的家，兩個寵愛她的父母，聰明美麗的小弟弟，臨完總是「我是偷着跑出來的，爸爸唸我留下的信時，媽媽一定要哭呢！」

「先生們您誰給我寫封信？」老卜突然說，眼睛憂鬱地閃着光，面孔一動也不動。

王女士熱心地，鋪開一張紙，先問了他的住址，便問他寫什麼。他絮絮叨叨地敘述了一大篇，王女士便寫成了下面這一信：

母親：兒離家已經兩個多月了，兒走時父親病的很利害，不知道現在怎樣了？兒從家出來給父親買

好壽衣和應用東西，正想急速回家，不料被兵營裏拉來，用小驢子運糧上前線。後來熱河兵敗，又被後方醫院拉來運行李往南，現在北京南邊T縣城裏後方醫院當差。每日白饅烙餅吃的很飽，唯念起家中無人，父親的病不知生死，便着急不了；無奈這裏防備很嚴，兒又手無一文，寸步難行。小驢子還活着，並是兒親手喂養，夜裏兒與幾十個難友幾十個驢子同睡一空房中，雖無鋪蓋也不寒冷。望母親領帶媳婦，兄弟，好好看護莊稼。一有機會兒便回家。至於兒所買洋布壽衣一套，酒兩瓶，肉三斤，麻繩四丈，下餘銀洋一元，銅子一吊五百四十枚，其中除酒肉已爲兵爺用去外，各物都放在梢袋裏，存在白水灘姜家店內。信到，可差人往取。

兒卜占鰲叩稟

寫完了王女士又唸了一遍，老卜默默聽着點着頭，眼裏含着淚珠。

「你上過前線嗎？」我問他。

「爲什麼沒有？先前我在第二道防線喂馬煮飯，後來我到火線上去挖戰壕，日本兵追來了，我在後尾擋過鎗炮。」

「你怕嗎？」

「反正是一條命罷咧，怕有什麼法子！可憐那些地方的莊稼，一苗也收不下了。壯年的拉了差，老

年的和女人怕也怕死，餓也餓死了。你們沒上過前線那裏知道那種慘呵，我們有過兩三天沒有吃的東西。」

「在這裏總算好一點吧？」

「槍彈飛不來倒是真的，皮鞭子也小挨幾下，別的還不是一樣？」

「以前你在這裏幹什麼？」張女士問他，

「挑水蒸饅頭。」

「吃得不錯吧？」

「開水煮剩餅，一點作料都沒有鹽也沒有。」

「你的驢子怎樣喂呢？」

「吃乾草，每天一小堆，也瘦成一把骨頭了。將來還不一定能活到幾天呢！」

「它在前線作什麼？」

「運子彈，運糧食，駕着小車裝上土口袋去衝鋒，」

「你可以安心在這裏住吧，你們那裏，現在也成了戰場了。」王女士說。

「我聽說過了。您們說這仗幾時打的完呢？我能活到它完了的時候我和我的驢子再回去做莊稼，

這就是我一個心願了。我不知道家裏的人餓死了沒有！」

他用袖子擦着淚，把寫好的信揣在懷裏，又往外邊看了看，「您們要開水嗎？」一邊說，一邊提了壺往外走。

「喂，老卜，你的小驢子讓我們騎嗎？」張女士與致勃勃地說。

「您們騎吧，反正閒着呢。」他站住說。「幾個驢子呢，那些可憐的畜牲！」

「這些可恨的畜牲！」王女士向外邊院長副官室一指說。

大家都笑起來。

我們跟着他走到後邊，在那裏有五六間大的一個大房子，裏面，半邊養着幾十頭驢子，半邊地上鋪着乾草，是它們的主人的安身處。這些來自鄉間的夫役大家都沈默着，有的站在驢子旁邊撫摩他寵愛的小牲口，有的仰臥在草上出神，旱烟袋的氣味驢子的尿和糞的氣味，一進門便迎面撲來。

我們每人騎上一條驢子，夫役拉着來回走，王女士和陶女士膽子太小，幾次幾乎翻下來，引得大家一齊大笑。

三，二四。

第二十一號病室裏，有一個截去了右臂的傷兵。他有堅實的身體，紅得發亮的兵士的面孔，和老景

帶着愉快的洪亮的聲音。他的傷漸漸痊癒了，但截斷的地方還帶着膿，必需好好地再洗幾天。今天我給他洗病的時候他痛得呻吟起來，咬着牙說：

「媽呀，幾時才能好呢？」

「夥計你還忍不了這點痛？」胖警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咳咳這個傷真是——它一下就叫我扔了我的大刀；」

「你是大刀隊？」我問他。

「是的，是敢死隊。」

「這是光榮的紀念呀！」

「那是值得講說的，您哪沒上過前線的人，總不能知道日本兵到底有多兇！可是在大刀隊手裏，日本兵死得真够慘啦！一個人一夜有殺十幾個人的。」他似乎忘了痛，一說起前線來便興高采烈。「我們在前線上，白天是無事可做的，只躲在戰壕裏和障礙物下邊談談天抽抽煙。不過有時候是不能談天的，日本的飛機和炮彈在前面飛着，你聽吧洪大震的耳朵痛的通通的是炸彈，撲撲撲的是機關槍，其中還雜着拍拍拍的熱鬧的步槍。還有坦克車鐵甲車常常跑到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到晚上，聲音小下去了我們整好隊帶好了刀快地爬過長城爬過山一聲喊，衝進他們的戰壕，或衝進他們的老營裏去，

碰見人就砍，不管是頭是臉，刀子下去有時拔不出來，用腳踏住一蹬血水便直冒出來了。能燒的就點火，嗵你嗵吧，火光照着，刀子閃亮，槍彈亂發，馬嘶人喊的聲音能吵叫人腦子發昏，眼睛發紅，殺幾個日本人比屠幾個豬獾還容易！」

「你因此受傷了，」

「這還不算便宜嗎？常常一二百人出去，一二十人回來，那些可憐的兄弟們，當時死了的還好，磨過去的人，死法才慘哪，挖眼掏心，截四肢，不定怎麼殘忍！」

「前線上救護隊很多吧？」

「不很多，而且救護汽車太少，傷稍重的，依然不容易逃出死呵，」

這使我想起護員趙君的話來。他說每次衝鋒或迎擊以後，救護隊因傷者太多汽車太少往往束手無策。每一輛汽車開到，斷臂折腿的傷者都忘了自己的傷，拚命地爬上去，上得稍遲穩和傷重的都只得任他們被棄到戰場上凍死餓死或作了敵人屠殺的對象。——我沉默了一下，又問他：

「傷好了以後，回家去嗎？」

「回家？夢話！我已沒有家了。」

「那你以後怎麼打算？」

「我的手臂只剩一個了，我已經不能去打仗了，我只想找點用一隻手可以做了的工作，怎樣都可以，我的身體很結實的。」他的聲音漸漸低了。

「這樣的工作怕不好找吧？」

「聽說中央預備設立類似工廠的傷兵收留所了，我想可以成立吧？」

我不作聲，我不忍再毀滅這個可憐的人最後幻想；我明知道他永不會得到任何人的幫助，他的前途將會和街頭乞丐一般無二。他的光榮的犧牲，恰只給他一個悲慘的回憶，他的結實的身體也會為生活的鐵輪壓軋得離他而去，他將變成瘦弱殘廢，而終至凍餓以死。

「咳，先生，誰能知道這個事情靠得住呢？」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說。「過去的內戰殘廢了的人，誰來管呢？」他抬一抬他只剩了六寸長的右臂這時我已經給他包紮好了。「可是我很高興，我可以對人無愧，因為我已給國家出過力了。」

三，二五。

我應當怎樣敘說在今我所目睹的一些事情呢？我確實地感覺得什麼事情將要發生了。

早上王女士和劉醫官大聲辯論着，吵罵着，原因是王女士發現一個傷口痛得支持不住的傷兵請劉醫官打了兩針嗎啡，劉醫逼着私問他要六塊錢的秘密。本來嗎啡是醫院為病人預備的，不是劉醫官自

已的呵！這個事情發生以後不到一點鐘，一張白紙寫着：「女看護王某不守院規，理應開除，以警效尤。」的條子貼了出來。兵士們三五成羣議論這件事。

我們爲了王女士的事，向院長交涉的時候，旁邊手術室裏又發生了一幕武劇，陳警官替一個人鋸腿，忘記了用麻藥，傷者慘厲地號叫着，帶着傷了的腿跳了起來，又倒在地上昏過去了。站在手術室外邊的七八個傷兵，闖進去把陳警官和幾個看護都打傷了。

下午一個傷輕的兵士，爲他病得很利害的朋友出去買水菓，回來之後，他的尙未斷氣的朋友已被放到薄板棺材裏。一切他朋友的遺物已不翼而飛了。棺材往外抬，他狂人似地大哭大罵着跟出醫院去了。

我們從早上餓到下午兩點鐘，也不見飯鈴響，只得跑到街上買些燒餅吃。我們的早飯被搶了，這個悲喜劇的經過，還是我們的好聽差老卜叙說的：

「您們餓了吧？院長和副官們 官們都餓着哪。咳，剛才飯做好了的時候，凡十個傷兵跑到廚房把廚子趕跑了，就搶飯吃。一邊嚷着：『狗娘養的死狗，你們吃肉，吃鷄吃鴨子，養你媽的肥油，老子們快餓死了，快快苦死了，快痛死了，吃吃你媽的清菜湯，吃你媽的生餅！——』他因爲意外的興奮，又是學別人的放肆的話，一張笨嘴更結巴了，大家都哈哈笑起來。

「王女士從床上跳下來，拍着手直叫『痛快！』」

「後來怎樣了？」張女士問。

「吃完大家散夥，院長也沒有法子。」

我們又叫老卜出去買饅頭，誰料得定晚飯能不被搶呢？

在白天我所預感的事情果然發生了，現在我們的四周，包圍在恐怖與紛亂中。凡百個傷兵圍住了副官室和院長室騷亂地叫罵着，土塊瓦片向窗子和門裏亂拋。女看護裏幾個膽小的人嚇的發抖，膽大的人想出去看看，但房門已被外邊擠得不能開了。

忽然從紙窗的破處塞進一張總了的白紙來，大家圍住了看，上邊寫着不少的字，寫的字很幼稚，是用鉛筆寫的。

「傷兵同胞們，我們太可憐了！我們在前線上吃盡了苦，我們爲國家 着命去打仗 現在剩了半條命回來了，本希望早點治好了傷，好恢復我們完全的身體，誰知道他們這般苛待我們，壓迫我們？病是治不好，飯是吃不好，覺也睡不暖，不知道有多少不該死的兄弟，教他們給害死了！

「他們是爲了賺錢，是爲了騙社會上的錢才來設醫院的呀！不是爲了我們呀！

「兄弟們，起來！打倒這些殺人犯，先把醫院奪過來，我們要自己管，我們要治好自己的傷，救好前線上受傷的兄弟向前打！不要忘了收回東北四省！」

三、二六·夜十時·

● 暴發現代教育界的黑幕 ●
長篇小說 **風平浪靜** 含沙著

定價：四角五分

總代售：北平人文書店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中孚銀行廣告

總分行

天津上海
北平漢口

本行資本

收足二百萬元公積金五十二萬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兼辦儲蓄及商業

銀行一切事務

北平分行
前門大街

東城支行
米市大街
西單甘石橋

來富嬾

來富嬾把手上正在縫補着的土布襖兒頓了頓，舉起手來擦了擦眼睛，又把桌上的菜油燈添長了些燈心，嘆了口氣：

「縫不上兩行就發花，真是不成啦！」

說着，又瞧了眼坐在對面的鳳仙，鳳仙却低着頭，一股勁兒的縫着；於是，反過手去在背子上敲了兩下，直了直腰，湊近菜油燈，又縫起來。縫着縫着的，縫不上兩行，眼睛却又發花起來，發花了舉起手來擦了擦，擦過了眼睛便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昏黃的油燈光，那裏暗暗地照着破碎的土壁，照着靠在窗榜底下，一張用破門扇搭成功的桌子，瞧着來富嬾黃黃的瘦臉兒，照着左邊那變一個貓穴般的小門——小門裏邊，是一陣微弱的小孩子的喊痛聲：

「姆媽呵！痛啣……」

來富嬾對鳳仙說道：

「阿路不又在哭啦，鳳仙你快過去，把那爐子裏的草藥濾給他吃，叫他好好的不要哭，吃了藥就會好起來的，聽着沒有？」

王西彥

鳳仙那裏默默地瞧了媽一眼，懶懶地放下了手，站起身來，從小門裏走進去。

「咳——」

來富嚙了一口氣，又擦了擦眼，低下了頭，縫着。

半響，鳳仙從小門裏走出來，瞧了眼來富嚙，又坐到燈下去，拿起了土布襪兒。

「好了點沒有？」

「更痛得厲害咧，連我把他的身子移動一下也不成，一碰到，就沒命的叫起來。」

聽見鳳仙這麼說，來富嚙把手頓了頓，眼睛定定地瞧着鳳仙，有那麼兩三分鐘，這才一邊縫着，一邊說下去：

「一個六歲大的小孩子呢，也要受這麼難堪的活罪，不曉得到幾時才會還原……咳，老

天爺就這麼沒眼睛，草奎這個千年奴材，天誅地滅的！」

說着，又擦了擦眼睛；但這次擦的並不是爲了眼睛發花，而是那深凹着的眼睛裏的滿眶淚珠子。

「老天爺就這麼沒眼睛……」

幾年來，來富嚙就不明白到底是碰到了什麼「麻苦運」。前年那小塊山坡上的旱地給做火車路掘掉了，自己帶着阿路坐到地上去哭了大半天，還是給北老兒邊打邊罵的拖了過去，不濟事。去年呢，小河邊的那幾畝「大水田」，河岸給小河裏叫着來往的小汽船蕩壞了，一漲了水就坍在來富嚙的田上，已經有尺把高的稻便給埋掉了，水一衝，「大水田」變成了兩個沙潭子。沒田沒地了，來富叔只有給人家去做長工，剛割了稻又

給退掉了。在這個困苦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偏會有着這麼一場憑空飛來的大禍，臨到頭上來。阿路還只是一個六歲大的孩子哪，也要受這樣的活罪，這真叫做「禍不單行」。一家四口子，本來就全靠阿路爹的那麼一付手脚；給杜大爺退了工，回家來就像是變了樣，整天兒只直着喉嚨罵人。今天在大清早出門去的時候，神色就那麼難看。而且，同去的又是茂志——茂志，誰不知道，春天那回子，龔伯伯家失了竊，茂志是清清楚楚給龔太太親眼瞧見的，臉兒上塗着漆漆黑的墨。『龔狗總是吃糞』跟茂志這種壞東西在一塊兒，總不會有好路道。整整的一天啦，到現在還沒回家來，天曉得他在外面又幹了什麼事……』

想到阿路的爹到這時候還沒回家來，來富躊躇說道：

「阿路的爹到這時候還不會回來，不知道在外頭幹什麼事的？」

正在低頭縫着的鳳仙，給媽媽這麼一提，也憶起了這該是爸爸回家的時候了，每天不都是太陽剛落下山頭就回家來的嗎？不過，她說：

「爸爸到這時候不回來，許是找到了事情也說不定；幹什麼壞事，像爸爸這麼佛頭似的人，怎會？」

鳳仙這麼確信着自己的爸，於是，便又認真地縫起來。

「老是跟他說，」來富躊躇却還是自言自語地說着：「給人家退了工，也別那麼急，不要同茂志這班人去合夥兒。就像是，着了魔似的，脾氣便變得這麼古怪，你好好的跟他說，無緣無故又會罵起人來……」

又是，從那貓穴似的小門裏邊傳出來的：

「媽媽啊，痛喲……」

那麼微弱的，小孩子的叫喊聲。就像針似的，小孩子的叫喊聲，那麼一針針地刺着來富燻的心。

「咳，阿路——」

想着那光景兒，來富燻的鼻子便酸起來，噴似的，那血，直冒出來，冒出來，草地上，破碎的瓦磚上，阿路哭着叫着，倒在地上打滾……

「草奎這絕子滅孫的！」

罵着，又數向鳳仙說道：

「鳳仙，你去瞧瞧阿路，對他說，吃了藥就會好的，不要哭，等爸爸回來給他買葷葷吃，聽見沒有？」

心。

鳳仙懶懶地站起身來，用拳頭敲着自己的眉

心。『又頭暈了嗎，好好的爲什麼要敲眉心？』

『不知道，噫，坐得稍稍久一點，就頭暈，

房子便飛轉起來，腰身也像斷了似的痛……』

……』

說着，鳳仙又敲着自己的腰。

『年紀輕輕的就會腰痛，』來富燻瞧着自己的女兒，說：『不過，窮人總得做活兒，媽媽也何嘗不這樣呢！』

來富燻停住了手，瞧着鳳仙浮腫的臉，便覺得四週的東西，桌子，房子，燈光，連自己的身子，全都在浮動着似的。想到鳳仙年紀輕輕的就敲着眉心，喊腰痛，阿路的悽楚的叫喊，阿路的爸爸從大清早紅着眼珠子出門去，到現在還沒回家來

，而且同去的又是茂志，晚飯是七狗嬾家借來的三斤紅皮蕃薯——想到紅皮蕃薯，來富嬾說道：

『七狗嬾答應今晚拿兩斤蕃薯來的，爲什麼還沒有來？咳，七狗嬾那裏也欠起了五六斤蕃薯啦，七狗嬾自家也是不够糧食的！』

鳳仙不說話，默默地轉過小門去。

小孩的叫喊聲低下來了，靜下來了。黃昏昏的油燈光，慘然地照在來富嬾黃白的臉上。夜風打着窗楞上殘碎的紙片，撲殺撲殺地響着……

來富嬾一心念着七狗嬾的兩斤蕃薯：

『兩斤蕃薯——明天的糧食——』

想着想着的，門外牆腳邊的小狗汪汪的叫了起來。

小狗叫着，七狗嬾純熟的脚步聲，已經漸漸地走近來，走近來。這在來富嬾是一種新的希望：

『兩斤紅蕃薯——明天的糧食——』接着，鳳仙也轉出來了。瞧見鳳仙站在面前的樣兒，來富嬾便又想到『鳳仙已經這麼大了』的事。七狗嬾就這麼對自己講過的，鳳仙大了，好好的給挑個人家，這，在鳳仙算是有了着落；而且，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家中又可少去一口糧食。來富嬾這麼想着，就抬起頭來瞧瞧鳳仙，鳳仙正捏着拳頭，在敲着自己的盾心。

來富嬾嘆了一口氣，正想說出話來，七狗嬾已經跨進門檻來了。

『七狗嬾，剛剛和鳳仙提起過你。』

『阿路好了點沒有？』七狗嬾一邊把手裏的籃子放在桌子上，『兩斤蕃薯，三個橘子是給阿路的。』

鳳仙端過一條小凳子。

「咳，」來富燧向放在桌子上的籃子裏瞧了眼，說道：「真是，阿路也是命裏犯，這樣一刻不停的叫着哭着，一個小孩子……」

來富燧拉起裙子邊來，擦了擦眼。

「阿路的爸，來阿叔呢？」

「天曉得他……」

「來阿叔沒有給阿路看過外科嗎，現在阿路吃什麼藥呢？」

「阿路的爸，今天一早就同茂志出門去的，

到現在還沒回家來……」

「還沒回家來？」

「同茂志打夥兒，天曉得他在外面幹什麼事的！」

「幹什麼事的」——七狗燧的腦子裏給重重的敲了一下，似乎不幸的事，又會光臨到自己頭

上來，心頭便不住的卜卜地跳着。怔了回兒，這才接着說道：

「金姑的爸也是一早就出去的，現在也不會回家來……」

「也不會回家來？」鳳仙插嘴問。

「不會回來，」七狗燧回答：「一早出門的時候，我問他幹什麼去的，他只那裏擰着臉不開口。這幾天，看他的神情也十分古怪，不曉得在外面幹什麼事，茂志也來過我家幾回，同金姑的爸鬼鬼祟祟的。」

「我就不放心，同茂志去打夥兒——」

來富燧說着，就低下了頭，各個人的臉上都浮上一層陰影。

靜默着。

又是——

「姆媽呵，痛喲，姆媽……」

那麼一陣淒楚的，小孩子的叫喊。

聽到小孩子的叫喊，那聲音就像針似的，一針刺着來富齋的心窩。

「阿路一天到晚只是這麼叫着喊着，真是，一聲聲的哭進我的心。咳，章奎這個絕子滅孫的！」

「真是，」七狗嬾接着說：「小孩子摘個把極子，也要把他打得這麼兇……」

「章奎這奴才，不知道自己的奴才做得到幾時！」

「那回子」七狗嬾接下去說：「金姑從情塘山背着乾松毛回來，在塘岸上，碰到這個天殺的，他就攔住摸金姑的奶頭。害得，金姑回家來，連夜飯也不想吃，只是臉紅紅的，不肯照實講出

來，夜裏，我一個人逼着要她講，我知道一定碰着過什麼壞人了。後來，她竟暗暗地哭了一個整夜，一連三四天不敢踏出門檻，這個天殺的奴才

！」

鳳仙聽到七狗嬾的話，臉上不自主的紅了起來，順口碎了句。

「短命鬼。不得好死的！」

接着，又是——

「姆媽呵！痛喲，姆媽……」

那麼一陣淒痛的，小孩子的叫喊。

「阿路現在吃些什麼藥？」

「北門口的張枝老伯，他看阿路可憐，親自拏了一束土草藥來，吩咐清煎給阿路吃，說是很靈驗的，真該多謝他！」

「吃過幾回了？」

「還是頭一回。」

「還沒好一點？」

「現在是連動也不讓動一動啦！」

「打傷跌傷是很難得好的，得好好好的給他料理料理，小孩子，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哪。」

「這也只有看他自己的命！」

又沉寂着，誰都沒有說話。暈黃的油燈光，照着來富臙蒼白的臉，照着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窟窿的土牆，照着破舊污穢的家具，照着窗榜上破碎的紙片。夜風打着紙片：撲殺，撲殺，撲殺……

空氣靜靜地，鳳仙又轉進小門去了。

七狗臙擎起鳳仙縫着的土布襪兒，看着。來

富臙說道：

「真是，我自己縫不上兩行眼睛就發花，鳳

仙年紀輕輕的，也說腰酸，一停手就敲眉心……

……」

說着又靜默着。

在靜寂的空氣裏，隱隱地，傳送過來一陣犬的狂吠聲。來富臙靜靜地聽着。一刻兒，又是一陣嘈雜的人聲，還夾着哨子聲……

小孩子慘楚的叫喊聲，已經低下去了，鳳仙默默地走出來，背着手，靠在牆壁上，不說話，靜靜地聽着。大家都感到外面的空氣有點兒不穩，臉上顯出驚疑的神情。鳳仙在七狗臙手裏接過破襪子，隨即又放在桌子上。

接着，門外邊的小狗也汪汪的叫了起來。

小屋子裏靜靜地。

嘈雜的人聲又低下去了，不過哨子聲却更尖銳地從寂靜的空氣裏傳送過來。

來富嬾瞧着鳳仙，說道：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呵，阿路的爸爸到現在還不會回家來……」

鳳仙瞧瞧來富嬾，又瞧瞧七狗嬾，不說話。

靜默着。

突然，門外邊的小狗又汪汪的轉吠起來，漸漸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進來，進來了。隨着腳步聲——

「媽——媽媽——」

七狗嬾陡的站起身來。

這時候，金姑已經推門進來了，臉色發青，眼睛定定的，連氣也轉不過來。七狗嬾急急地問：

「什，什麼事？」

「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怎麼？」

「給警察，爸爸——爸捉——捉捉，捉……」

「什麼？爹爹給警察……」

「爸爸跟茂志，是的，跟茂志一班人——打槍，陶老爺家裏，給……」

七狗嬾的臉孔由紅漲，轉青，轉白；兩個兒便急急地搶出門，跑去。小黃狗的狂吠，越發急了。來富嬾和鳳仙呆在一邊，對視着，心頭狂跳着，似乎什麼天大的禍將臨頭來，又似乎在噩夢中，手足不知所措……

給狗吠聲驚醒過來的，又是——

「媽媽呵，痛喲，媽媽呵……」

那麼一陣慌楚的，小孩子的叫喊。

來富嬾向門外瞧了眼，隨即又把門關上了，向鳳仙說道：

「茂志這班人，爸爸不知道會不會在裏邊？」

「爸爸這等老貨人，難道也會——」

「阿彌陀佛，佑保阿路的爸爸沒有和茂志合

夥兒——鳳仙，阿路又在叫喊啦，你去陪陪他，

叫他不要害怕，你去陪陪他，聽到沒有？」

鳳仙却眼睛定定的，站着。

漸漸地，漸漸地狗吠聲又起來了，還雜着呼喝聲，叫罵聲，哭號聲。門外面的小黃狗，來來回回跑着叫着。連那兩株高高的冬青樹上的宿鳥，也驚飛起來，在黑暗中叫着，撲撲的在枝頭隨撞着。一刻兒，脚步聲近了，饑餓的火光，從小窗裏照進來，衆人已經將近屋子的後面啦。於是，鳳仙便爬上桌子，攀住窗，伸頭向窗外張望着。

饑餓的火把，在火光下，是許許多多的人，跟

有二十來個警察，牽着四五个強盜；第一個便

是茂志，第二個是七狗叔第三個是阿慈第四個是

.....「呀！」

鳳仙憑空從桌子上跌下來，來富騰急急地把

她一把抱住。

「怎麼？」

「爸爸——爸爸——也，也.....」

「什麼！爸爸——也，也.....」

「爹爹也給捉——捉——」

「天呀！」

來富騰也便跌在地上，昏過去了。

接着，在窗外的嘈雜中，從那貓穴似的小門

裏，又是一陣微弱的小孩子的叫喊：

「姆媽啊，痛啲，姆媽.....」

三月二十二日改作 北平

爾

日本・林房雄著
周柳門譯

當我一看見蠶繭，我便想起堺利彥來。近來我已經變成了這樣一個十足的都市人，所以，只靠着擺在商店的窗架裏的那些布料上的秋葉的花樣我才知道秋天已然來臨。我再也不能沿着鄉下的小巷走，在那裏烏鴉在飛着的時候掉下種子來，在車上搖晃着的一籃一籃的生繭好像時時刻刻都要顛覆下來的樣子……

堺和我是在中學裏的知心夥伴。我們倆共分一間屋子，兩張小書桌也並排着，我們簡直像一對遲鈍的學生子一樣地分不開。

學校後面起伏着長滿了矮松的山坡。夏天將要來的時候，野花圍繞着這些樹木開放。

『好玩的小巧的怪傢伙；多好看！不是嗎？』我記起有一天他莊重地說，當我們看着一條小蛇，

袖的鱗兒在陽光中閃爍，無聲無息地在樹叢中逝去。

在他的話裏有一種痛楚的色調。他自己常常被同班裏的野孩子們叫做「醜陋的怪傢伙」，因為他老是穿得襤褸。要是他是個沒有骨氣的孩子，單就那外號便够羞辱他了。然而，他們的譏諷多半是含有嫉忌的成分的，因為他非常地聰明，而且在班裏也常常名列前茅。極度的聰穎和貧困都聚集在他的一身。在這方面，他和我正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我在智力和貧困方面都不是出色的。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在他交不起學費的時候，我總是把我那份錢提出一部分來給他。

是的，在那些山坡脚下的寄宿舍裏，我們的書桌並排着，我們像一對孿生子一樣地分不開。

從山坡上你可以望見海。兩個孩子會常常爬上去在着空下面向着那一灣碧海躺下來，會向牠投射石子，或者俯首向着牠用怪出調的嗓子同聲狂叫着「愛之河。」

有一天，在一堆野荆棘叢中，我們看見一條蛇在吃着一隻草綠色的青蛙。在那張開的牙牀外，只有青蛙後腿上的吸盤伸出來，波動着有如放出無線電的標記。我注意到牠的眉頭蹙着，隨即他提起他那蓋滿塵土的靴子，兇猛地直向蛇肚踢去。後來，用腳跟來踩碎牠，他專心地看着一溜細小的鮮紅的血從黃嘴裏濺出來。

「惡魔！」他怒罵。

青蛙被救了，牠絲毫也不動地躺在草上，蛇的纖細的口涎還黏着牠。

「混蛋的惡魔，」他再罵一句。

我還記起另外一件事。

中學校生活裏的一件惡習，就是年紀較大的孩子們都一致地凌辱着年紀小的。他們所喜歡的一個慣癖，就是把他們的可憐的遭難者弄到荒涼的田野去，帶着莫須有的口實，兇狠地用拳頭來捶他們。有一天當我們在山坡上閒踱着的時候，我們很倒楣的被一隊野孩子捉去了。

他們中間有一個——他的父親擁有我們市鎮裏的一個絲廠——一個粗暴，蠢笨的傢伙，叫做小川的。衝過我們來。

「喂，堙，近來你太不要臉了。」

堙釘着眼睛看了他一下，便不假思索地直率地說，「你怎麼那麼放屁？」

那個大個的孩子馬上給他胸膛來了一拳。

「我教訓你怎麼樣地回答一個長者。這就是我所說的不要臉。」

堙應聲滾在草上，可是立刻就爬起來，瘋狂地向着他的行兇者衝過去。但是他比起來小得太多了。

，簡直就是三比一。接着他又倒在地，被打得像一隻狗。他第二次再爬起來，我看見鋼的閃鏢。那就是他右手拿着的，新小刀。

顏色離開了小川的嘴唇。堺的臉蒼白到了極點。快得像耗子一樣地，小川急速地跑開，可是堺把他追到靠近他蹣跚的地方。那傻傢伙在那裏站住了。小川用着被窮追得走頭無路的人的勁頭等待着。

『有膽子就軋老子。』剝開他的掛子，小川把牠扔在草上用虛張聲勢的樣子扭着胸脯伸着兩臂。

『你以為我不敢軋你？』堺的聲音很安穩很泰然的發出來。鋼的刀閃鏢震裂了空氣。

『嗚！』我全身的血液都涼了下來，這叫喊從我發出來，當我看見小川怎麼伏倒在草上的時候。

他那羸弱孩子的伙伴們跑過來把他抬走。堺，賴癱着，不動情地目送着他們，可是當他們的影像一消失在樹叢的後面，他便倒塌下來，一動也不動地躺在草上。

當我恢復了意志，我便焦灼地趕緊跑到他身邊。他的臉埋藏夏天的草裏，他的膀肩起伏着。

爲什麼呢？我不了解這理由。

說到不可了解的理由，另外還有一件堺的我所永遠不能揣度的事。在他的書桌裏，他常常收藏着一只白蠶繭。有一次我問他爲什麼收藏牠，可是當他拒絕了告訴我時，我故意地把牠剪碎了。那一天他簡直沒有和我說一句話。一個星期之後，同樣的一只蠶繭又在他的抽屜裏了。

後來，這兩個謎都得了解答。

我想這是這事變後的兩三天。堺要我和他一塊兒到市鎮去，把我帶到立在水邊的一個小絲廠去。看來他在那裏並不生疏，因為只和守門的點一點頭他便匆忙地走進廠裏去了。我跟着他。

在廠裏，水蒸氣彌漫得黑黯有如在下雨天的廚房，舊式的紡經嘈雜地轉動着。死甬的污濁的氣息，和濃重的潮濕的空氣幾乎把你窒死。在每一個女子前面放着兩個裝滿開水的鍋，一個大一個小；小的鍋裏開，白的繭在上下地滾着。一個兩個煮着的繭被女子的手搬到去，當牠們在熱水裏來回地跳舞着的時候，牠們漸漸的瘦小了。同時，一根隱約可以看見的絲線移動着過去，經過女子們的頭頂繞到在後面的蔦蔦響着的紡織上。跟着帶兒的轉動，捲絲軸越轉越胖，蠶繭便越來越瘦了。當一個繭兒捲完了，黑繭便死僵地漂浮在水面上。我用新奇的眼光來看着這一切。

『等一會兒，』堺急忙地消失在機器的後面，過一會兒跟一位穿着廠裏女士制服的上了年紐的女人回來。

『這是我的母親。』

『唔？』我嚇了一大跳，在慌忙中鞠躬。

「哦，媽媽，謝謝他。」

堺的母親有五十那麼大的年紀，她有一雙平滑的與現代女性不同眉毛。低着那白髮斑斑的頭鞠躬，謝謝我對利彥的好意，還請求我繼續和他做朋友。這使我很頹然。我羞愧得臉都紅了，茫然地只管鞠躬，羞愧得不能仰視那充滿着撫愛和謙遜的臉啊！

在回去的途中，堺講他早年的故事。說到他在小學第四年裏他的母親和他怎樣被父親的去世所孤苦地拋棄下來，怎樣從舒服的環境降到貧困來；說到她怎樣開始在廠裏工作來幫助他進中學。他曾堅持要走，可是教師們敦促他在那時候中途離開學校未免太可惜，同時他的母親也眼裏溼着淚珠使勁地勸告他說：除了他之外再也沒有別人來挽回堺家的命運，因此，他終于屈服了；可是當他看見他的母親爲着要付他的學費把高年的身體在不合衛生的絲廠裏工作時，他覺不出來對學校有多少喜歡；用她一整月的工錢，他們才算應付了最低的費用；可是如果他離開學校，這只會傷他那位勉強去工作的母親的心，還會打碎了 she 最後的希望；因此，一半因爲沒法子可想，一半因爲要感他的母親的恩，他便繼續待在學校裏了。

「我從來誰也沒有告訴過這些話。我從不覺得這是必要的。可是你呢——你對我那麼好。後來有時候我把你的事告訴我母親，她便眼溼着淚說她怎樣地想和你見面，謝謝你，這就是今天我把你帶來

的原因。」

「還有，」他過一會兒又接着說，「我把你帶來這絲廠還有一個理由。也許你知道這廠主便是那天我用刀來刺他的那位小川的父親罷？」

「是的，」我點點頭。

「所以我覺得我那天錯誤了。當然，陵辱年紀小的是很卑鄙的，可是，如果滲入了私人的冤屈，挑釁尤其不應該，我覺得是這樣。倘若那天只有小川一個人——那小川常常欺侮我，就是因為我母親在他廠裏作工——我相信我不至於動刀的。當我知道了我所做的事，我悲痛我自己的卑鄙了。」

我瞅着那市鎮裏的屋頂上的紅色的夕陽沉沒到海裏去。

兩三年過去了。我們都變成了同一高等學校的學生。堺從縣政府裏得到獎學金，我呢，總算馬馬虎虎把入學試驗考及格了。

我們在俯臨校舍的山坡上的草地躺着，在夏天的夕陽快愉地照着我們的面孔和射着新的金鈕扣時我們閒談起來。

「我還收藏着我的繭呢，」堺說，好像他倏然想起了似的。

「是嗎？你的母親還在那絲廠嗎？」

「我沒有法子能把她請出來。她說她繼續下去，什麼也不管，等到我畢業了再說。當然在某種觀點上，她也有她那方面的理由；因為在我還在學校讀書期間，她除了那絲廠而外也別無其他生活的方法。」

堺咬着他的下唇，當他拔下一枝一枝的草莖來的時候，他的聲音變成愁思的了。

「近來我已經開始對我生活懷疑起來，」他說。譬如拿那絲廠來說罷，現在大約有三百女工在那裏工作。她們大多數是十五歲到二十四歲的年紀，全是鄰近鄉村的農家女。當她們來的時候，她們是年輕的有強壯身體的鄉下女子，可是一兩年之後，她們便開始拿綳帶來縛脖子，很可疑地咳嗽起來，她們的眼睛變成又紅又腫，她們的手指變白了腐爛了，於是她們跑回家去。有的在廠裏憔悴而死去，有時候你還會聽到有的女子頭髮捲入機器裏去。

「那潮濕的空氣；從一清早直到夜裏的悠長的時間，滋養不足——當我看見在這環境底下的女子在我眼前消失了她們的青春的身體，我便想到水鍋，想到那些女子所抽捲的繭。」

「每一個，在熱水裏煮着，越變越瘦小了，牠的生命便從一根看不見的絲線耗竭了，最後，那黑蠅——現在是無用的死東西了——被拋棄在水面上。」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這是你所會注意到的，正正和那些在女子們頭頂上轉動着轉動着的捲絲

軸一樣，不是有一羣人不斷地越變越胖嗎？」

『堺停下一忽兒來擦一擦額際的汗，然後用一種故意放低的聲音繼續下去。

『你要知道，我有一種感覺——那想起來很可怕的——可是我還存有這感覺：就是在那廠裏總會有或種事情發生到母親身上來，在我平安讀完了大學之前。我的母親堅執着好像一種宗教；以爲堺家的衰敗是我們的過錯，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挽救。還不僅這個呢，做了母親，她自然覺得給她唯一的兒子正當的教育便是她深深的快樂和生命裏的目的。我很能了解那種心思，』

『可是只要她在那廠裏，她不一樣地是一隻可憐的蠶繭嗎？一根看不見的絲線在抽着，在她的生命中抽着呢……』

用話來回答好像是無用的。

我們是高等學校的三年級生了。是將要畢業的冬天的日子。夜深，儘管下着雪，堺來到我的住所了。

『怎麼一回事？』看着他那沒有血的慘剛從墳墓出來的人的臉，我直覺地感到某種大事在發生。

『我的母親死了太晚了……，太晚了。』

一把將他接到的那封電報搶過來，我便想起他的預言了，一種寒戰通過我的脊骨。

『.....』

我的聲音一句話也說不出。那張我曾在絲廠裏看見過的在那裏那些響着的紡經間的帶着平滑的眉毛和現代女人很不同的面孔湧現在我眼前，一會兒便消失了。

『太晚了。在年假裏，我請求她讓我離開學校。我告訴她沒有一個孩子能夠把他的母親送到廠裏去像這個樣子，還告訴她說當我知道她在各種危險包圍之中一無保障，便放不下心來。那是第一次我回家那樣久，我當時便担心地心看到她的危險。她哭着，可是沒有聽我的話。』

他的嘴唇顫動着，他擦掉泉湧般的眼淚。

『可是現在這樣說法一點用處也沒有。我要搭夜車回去。你不在乎借給我路費嗎？』

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他了，走過雪地到車站去送他。

一個星期之後，我接到一封他的來信。

『今早我收拾起我母親的遺灰。把牠們都好好地裝進了一個不到七吋高的罐子裏。把牠擱在面前坐着，我覺到我曾身受的比什麼時候都可怕的打擊。有十多個女子來送葬。她們是我母親生前會對她們好過的女子。本來還有更多的人請求出來送葬，可是，如同你所能想像得到一樣，允許是不會有的』

，那些來的都是設法逃出來的，明知她們將來會受罰。我被這深深地感動了。」

「當在年假裏母親阻止我離開學校的時候，我想出了我自己的一個計劃。要是我進了大學，我就想法子在課外找點工作來做。如果成功的話，就是把母親接出來，我們倆也够了。可是事情這樣了，這計劃也等於零了。」

「坐在這罐前面，我的思想轉到那默默地用著微妙力量來毀壞我母親的生命的法則上了。」

「蘭兒越瘦了，紡綫越胖了——蠅的黑色殘骸。」

「我母親要在世界上爭點氣。這是她唯一的願望了。我也是努力去履行她的遺志，用盡我的精力向那目標做去——看着事情的展開罷。」

「可是我一定不會失望。在山上的火葬場裏，正當我借着一根燭光把她的遺灰收拾起來時，倏然地想起了一個念頭。牠像是開在我面前的新路。世界上不僅僅有一個靈蘭。我母親也不是唯一的受難者。」

「就僅在我們的國土裏，成千累萬的人像在養着的水裏的蘭一樣，把他們生命的血給人吸吮去。」

「要突然地這樣說對於你會是很可笑吧。可是我知道了敵人。我必得要打。我希望什麼時候會有機會向你更詳細說這個。我記起有過一次在我們中學的日子裏，我怎麼用我的刀去對付一個陵辱我的傢伙。我現在所說的道路不是像那樣卑劣，那樣懦弱的了。這是適合於男子漢的工作，我一定把我

的整個的生命犧牲給牠。這會使我的母親高興的，我想。」

「我不打算回學校了。要能和你見面，大概總要費些時日，我希望你珍重你自己，努力向學。」

「還有一件事——在我左邊的抽屜裏，你可以找到一隻白繭。那是一件可笑的紀念品，但是我願意你保存牠來記念我的母親。」

那一定是十年前的事了。

當我一看到繭的時候，我便記起睚利彥來。可是要看見牠們的機會都很少了，因為我已變成了一個十足的都市人，只靠着擺在商店的窗架裏那些布料上的秋草的花樣我才知道秋天已然來臨。

現在用不着繭才使我想起來了。我也已經加入了他所叫做「同志」的那一路人。

黎明

(集詩新)

陳湖著

著者精選三年來之作品而成此
集其中頗多不可因人而廢之篇
什與此詞者幸垂意焉

現已出版

代售處 西單商場 書攤

東安市場

長篇
連載

哥薩克

(俄國——托爾斯泰)

朱顏譯

第六章

這一個村子裏的男性的居民將他們的時間多半消費在軍事底遠征上和防衛線上，或者如哥薩克人們所說底似的：「在崗上」。當快到黃昏的時候，剛才那兩個女人正在拿着作談話的資料的那位「抓手」，路加斯卡，站在就在勃利克河邊的尼奇尼·普羅托司克地方的守望台裏，他將身子在守望台的欄杆上倚着，轉動着他的尖銳的眼睛，時而望到那勃利克河對岸的距離以外者，時

而在望他底下那些同伴兒的哥薩克人們。並且偶而有時候還同他們交談幾句。太陽已經落到那在白茫茫的雲邊內籠着的帶雪的山巒的地方；在半山上瀉湧起伏着的雲愈來愈變得黑暗了。只有空中的大氣是溶在一種傍晚的澄清之中。雖然是在守望台的四周還炎熱得很，可是有一種清涼的感覺不時從濃密的樹林裏傳出來。哥薩克人的談話的聲音在空氣中振動着比以前聽得更清楚了，肉桂色的勃利克河，牠的滾滾的波浪和牠的寂靜無聲音的兩岸正正做出一幅活躍的對比來。勃利克

河的水勢開始往下低落，岸上和淺灘上的濕沙現着一種深褐的顏色。正對着防衛線的河底對岸是很荒涼的？只有一大片低矮的蘆葦直長到高山的山脚下；在河岸低處，稍靠近一邊，可以看到柴岑人的村落中的平頂的土房，和漏斗形的烟囪。站在守望台裏的哥薩克人的銳利的眼睛通過先俄羅斯人的林子裏的晚烟，緊跟隨着在那遙遠的距離以外可以看到的穿紅色和藍色衣服的柴岑婦女的移動着的身形。

哥薩克人雖然料想到任何時候柴岑人都可以越過河來從韃靼人那裏向他們射擊，尤其是當這五徒月裏在梯利克河岸的森林非常濃密，人們要步通過森林是非常困難，而河水却有些地方非常淺，人們騎在馬上要想渡過來是很容易的時候；並且前兩三天還有一個哥薩克人從長官那兒傳下

一個命令來，說是據暗探的報告，有着八九個人正想越過梯利克河來，叫他們要多加守衛——可是他們在防衛線上並沒有特別加崗。哥薩克人好像他們是在家裏似地，解去他們的武裝，放開他們的馬；有的將他們的時間去消化在釣魚上，有的在飲酒上，有的在打獵上；只有那上着班的人們的馬才裝上鞍子在森林近傍的荆棘叢中蹣跚地奔跑着；和那哨兵才穿着他的西加西亞式的外套，帶着洋槍和刺刀。班長，一個身材高而瘦削，天生一個特別細長的背部和短小的腳的哥薩克人解開他的上衣坐在一所小屋的土牆上，臉上帶一個長官所有的厭倦和怠惰的表情。他把他的眼睛合着，先是把他的頭垂在一隻手裏，一會兒那一隻手也拿上來了。一個長着灰黑色的大鬚子的年紀較大的哥薩克人穿着襯衣，腰上繫着一條皮帶躺在河岸

上，懶懶地望着梯利克河的水波永遠是那般單調地在起着泡沫洄旋着。其他的一些人們，也都是被炎熱給征服了的，半裸着他們的身體在河裏洗濯衣服，收拾釣竿上的線，或是躺在河岸的熱沙上哼着小曲。有一個哥薩克人，帶着，一副瘦削的被日光曬焦了的臉，顯然是泥醉了地倒在一所小屋旁邊，雖然這所小屋在兩個鐘頭以前就在陰影裏了，可是牠現在還是在受着落日的斜射的光線的照耀。

站在守望台裏的路加斯卡是一個廿歲左右身材長得高大而且性情很溫和的孩子，很像他的母親。在他臉上以至他的全身雖然帶着人在年青時期所有的瘦削的模樣，可是在顯出一種身心上所蘊藏着的無限的生力；他雖然是參加到哥薩克人的軍隊裏來才不久，可是從他那臉上的表情和

從他那穩健的態度裏，顯然地他已經得到了那種在哥薩克人和普通的長期地帶着武器的人們身上所特有的驕矜而時又英勇的神情；並且已經自覺到他是一個哥薩克人和充分地認識他自己的身價了。他的寬大的西加西亞式的大衣有好幾處已經撕破；他的帽子，他把牠學那柴岑人的樣子，帶在他的腦後，並且裹腿在他的膝蓋下面已經開了。他的衣服並不浮華，但是他穿着牠帶着一種由於模仿柴岑人中的勇士而來的哥薩克式的漂亮。因為對於一個真實的勇士只有他的武器才是唯一寶貴的東西，除此而外每一件東西在他的身上都是寬大，鬆弛，漫不關心的，而他以一種特有的神氣把這些破舊的衣服和這些武器帶在他身上；一種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而且特別牽引一個哥薩克人的或是一個山裏的居民的眼睛的那樣的態度。

路加斯卡便好像一個這種樣子的勇士。他把手放在他的佩刀衣下，眯着眼睛。在眺望那遠處的獵人的村落。若是部分地說，他的面貌並不美麗，但是在每一個人看到他那莊重的舉止和他那眉毛深黑的表示着一個人的聰明的面孔，都要情不自禁地說道：「多以精明的一個小伙子！」的。

「看那些從在村子裏出來的女人們！」他用一種尖銳的聲音，疲倦地露着他的潔白的牙齒，在並不對着任何人而只自言自語地說着。

在下面躺着的納札卡馬上抬起頭來，說：

「她們準是去汲水去的。」

「假如有人向他們放一槍，」路加斯卡笑着

說「她們不得嚇一跳麼？」

「槍放不到那處這。」

「什麼？我的槍放得比那個還要遠呢！只要給我一個機會罷！將來他們的節日到了，我要到奇來甘那裏去喝他們那用玉蜀黍做的啤酒去哩！」路加斯卡說，一面在忿怒地驅趕着他四周的蚊子。

在森林裏一陣細小的聲音引起了哥薩克人的注意，有一條不是純種的雜色的獵犬尋着氣息，用力搖着尾巴，跑到防衛線上來。路加斯卡認識這是他的鄰居伊羅斯加老爹的狗，並且隨着到了在牠後面跟着走近來的獵人自己的影子。

伊羅加老爹是一個巨大的哥薩克人，生着雪白的鬍子和一般住在森林裏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能和他相比的寬闊的肩膀和胸部。他的身材看着並不特別地高，但是他的四肢長得非常勻襯。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外套，一雙鹿皮的鞋子用帶

子捆在袜子上面，頭上帶着一頂白色的便帽。在一個肩膀上他背着一張當捕雉雞的時候用來在後面躲人的屏風和一隻口袋裏面裝着一條用來喚鷹的小雞和一條小隼；在另外一個肩膀上，是一隻牛皮帶捆着的他所殺死的野貓；在他們的背後的腰帶上掛着一些小口袋。裏面裝着子彈、火藥，和面包；一個用來驅逐蚊子的鬮甩，一把插在血染過的刀鞘裏的刺刀，和兩隻死了的雉雞。當他望見了防衛線的時候，他停了下來：

「喂，萊姆！」他拿一種那遠處的森林裏都喚起回音來的銀鈴般的依的低音說着，並且把他那在哥薩克人通常稱之為「打火石」的笨重的獵槍放到他的肩膀上去，一面舉起他的帽子。

「呵，今天好呀，你們這些好人們？」他用同樣有力而且使人愉快的聲音向哥薩克人招呼着

，並不用力，然聲音很高，好像也是在向河岸那的人喊着似地，

「你也好呵，老爹！」年青的哥薩克人的聲音從四處愉快地回答他。

「你們看到什麼沒有？告訴我！」伊羅斯加老爹用外衣的袖子擦着他的發紅的臉上的汗珠，大聲地說。

「有一隻兀鷹這條懸樹裏住着，老爹，每當黃昏一到牠便開始繞着樹飛，」納札卡說，他的眼睛轉着，急動着他的肩膀和大腿，

「過來，你過來！」老人不肯輕信地說。

「真的，老爹！但是你得看守着牠才行。」納札卡一笑回答他。

其他的哥薩人都笑起來了。

納札卡並沒有看見什麼鷹，但是好久以來，

防衛線上的一些年青的哥薩克人都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每逢伊羅斯卡到他們這兒來的時候，他們總要取笑他和騙他。

「你這傻子，永遠說謊的！」路加斯卡在他的守望台上說着納札卡。

納札卡不響了。

「得看守着，好，我來看守，」老人回答着哥薩克人的趣話，說：「但是你們看到野豬沒有？」

「你是在找野豬麼？」班長說，壓下他的身子用雙手搔着他的脊背，高興着來了一個分他的心的機會：「我們可不是在這裏看守野豬，我們是在看守柴岑；可是老爹，你聽見什麼沒有？啊？」他無須乎地急轉着他的眼睛，露着他的整齊的白牙齒，如上這麼一句。

「柴岑人，」老人說，「我可沒有；我說，

你們有紅酒沒有？讓我喝一點，善人！我真地太疲乏了，真地。等我有機會，我回頭給你們帶鹿肉來，真地我要帶來的。給我一點酒喝。」

「好，可是你整夜看守着兀鷹不看守？」班長說，好像沒有聽見別人說什麼似地。

「我今夜要在這裏看守，」伊羅斯卡老爹回答，「只要上帝幫助我，讓我殺點東西過節。那時候，你們也有份兒，真地！」

「喂，老爹！」路加斯卡在上面尖銳地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地在叫喊。所有的哥薩克人都仰起頭來看他。「你到河流的上游去，那裏有一大羣野豬在那兒。我不是在說謊，真地！有一天我們一個哥薩克人曾經在那兒射到一隻，我告訴你的話，是真話，」他又說，重新背好他的短鎗，用一種使人知道他不是玩笑的聲音。

「呵，路加斯卡！「抓手」在這裏呢！」老人說，一面在向上望着：「他是在那兒打的？」

「你沒看見我，準是在下面看我太小了！」

路加斯卡說：「就在河溝旁邊」；他搖一搖頭嚴重地往下講下去：「我們正在沿着河溝走着，忽然間我們聽到有什麼東西響動的聲音，可是我的鎗是在匣子裏。伊利亞突然放了一鎗……我來告訴你那個地方，即離這裏並不遠，你再等我一會兒。我連牠們的每一個足跡都記着的。莫西夫伯伯，」他用一個堅決的，幾乎是命令的口氣向班長回過頭來說：「到我該下班的時候了！」說着他放下他的鎗，並不等得着命令便從臺上走了下來。「下來罷！」等了一會兒，班上說，並且往他的四週在張望着。「輪到你的班了，不是麼，格爾加？上去罷！……你的路加斯卡現在變得很有

練了。」班長向老人轉過身來說：「他也像你似地出去打獵，家裏待不住。有一天打了一隻野豬。」

國際文壇情報

陳阜東

很可注意的。

日本文壇之墮落——日本最近

時常有改竄舊作或抄襲的事形發

生。如宇野浩二氏在「改造」

所發表的「異聞」乃是幾年前

舊作之翻新；在「王」(King

)雜誌上所發表的「年青的成吉

思汗」是牧逸馬氏抄襲自梅特林

克之「蒙那溫那」(MonaVanna)

的；「文藝春秋」上的中河與一

氏之「追著的人」，則是抄襲德

國托馬斯曼的小說；此外細田民

樹氏亦曾剽竊高爾基的作品，這

些都是最近的事情。這表示着文

壇的墮落與老作家的衰退。

日本

藏原惟人之新作——日本前進

之文藝理論家與翻譯家藏原惟人

氏，近將其年來討論文學等問題

的書簡彙集出版。由化文集團社

發行。其中關於巴爾扎克，托爾

斯泰，郭哥里，普希金等之論文

甚多。

東京「日日」與「朝日」文

之關係看來，後來的情勢如何是

追，在日本今日新聞界與文學界

的打破，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追，日日新聞必定要急起直

新居格氏提倡報告文學——幾月號之「新青年」雜誌上。

月前來華，在上海與中國各作家會面之新居格氏，曾將來華經過日記在「文藝」雜誌上發表，文中對中國文壇及各作家之記述頗多。聞新氏最近大倡其報告文學云。

蘇聯

普希金遺作之發現——莫斯科文學博物院現正出版革命前之大詩人普希金遺作中最近發現之各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為「央塞弗洛支斯基手冊」，全部共計四十八頁。此稿是一八二〇年普氏與人賭牌時輸給一個名叫夫塞弗洛文學在外觀上則較前為銷沉。

「文藝復興」的聲浪極高，而普

雖全非偉構，然亦有不少優秀的作品。至於村山知義等，雖較前銷沉，但尙繼續寫作。

只就五月一個月而論，發表之普

黑炎「戰線」之翻譯——以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內戰為題材，登于一九三一年小說日報上的

難作品：有平田小六之「童兒」

小說「戰線」，是中國新進作家黑城發現。

（文藝）；藤森成吉之「阿呆」

炎的作品。現由沈富貴翻譯，改名為「支那東部戰線」登于七八祭——波斯民族大詩人費爾杜西誕

，橋平英吉之「關於自然及人生

」，上田進氏之「猛烈之天空」

展一千週年紀念，將在蘇聯舉行起源及發達的故事」在寫的手法上與前二書無甚差異。

。此事極引起蘇聯各界之注意。

國內各科學團體已擬定舉行集會，展覽會及出版專刊等計劃。

「院士院廊」內關於費氏的展覽，亦即將開幕。費氏的史詩「帝王

之書」，原稿現藏列寧格勒某國立圖書館，現正從事翻印。蘇聯

科學部東部亦在編譯波斯著名學者對費氏的論文集。

伊林之新作——蘇聯著名兒童科學讀物「五年計劃的故事」及

「幾點鐘」兩名作的著者伊林氏（原名 I. A. Marshak），現又有

一新作出版，名為「書籍——它的新村出現。本年計將建造四十

起源及發達的故事」在寫的手法上與前二書無甚差異。

「柴留斯金」隊員之素描及脚本——「柴留斯金」號北冰洋遠征隊隊員四十餘人現將出版一科學性質之書籍，描寫在北冰洋航行及覆沒經過，書中有隊員謝特尼可夫在航行中及冰塊上所作之照片繪圖及素描甚多；隊員塞門諾夫刻正準備完成一關於「柴留斯金」之電影脚本。

蘇聯之「作家城」——離莫斯科二十基羅米突，位於瑟頓河的岸邊，本年將有一座為作家而建立的新村出現。本年計將建造四十

家，其餘六十家將在一九三五年動工。全部費用達二百萬盧布。

總面積則佔地七百五十英畝，其間一切設備全係新式，此外尚有作家俱樂部，公共食堂，育兒所及其他等公共事業之設備。

俄文版「天方夜譚」之出版——關於「天方夜譚」俄文譯本的成功，是蘇聯出版界一件很值得重視的事情。從前俄國所有的天方夜譚都是從英法德文本間接譯出的，都不免有誤譯及刪節之處。嗣後幾次想從原文翻譯都不克成功；直至最近，完善的譯本——可說是全世界最完善的譯本，

經了最大的努力，終於實現了。這是由蘇翰有數的阿拉伯語學者阿姆沙利埃氏負責；以加爾加答原作爲藍本，復參考許多阿拉伯語本譯成；再由列寧格勒國家

序文。高氏極力稱頌此書：「這是翻譯家最堅實的文化的功績，是出版所優秀的完全適合時代的事業。」

印行了幾百萬本莎士比亞戲曲的廉價本，此後，再經舞台上又熱烈地陸續排演，於是前此連莎士比亞的名都不知道的人，現在亦作着莎士比亞的研究了。不久之前，由死去的盧那却爾斯基等發起了莎士比亞研究會，死去的弗理契以及柯根教授等都有關於莎士比亞研究的著作。此外，馬，恩，伊，等關於

學院 (Academi) 會員克拉却埃夫司基博士監閱，一切都非常慎重從事的。譯者沙利埃氏在本書第一卷附有長五十頁之緒言，敘述

至於本書的裝訂，由名畫家烏民氏負責。由于烏民氏對於阿拉伯生活及藝術之深刻的理解，在裝訂上更放一異彩。在蘇聯出版界中，這樣豪華的版本是很少見的。全書八本，現已出至三本

莎氏的批評亦陸續地在「文學遺產」等雜誌發表。而自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這口號提出了之後，又有戴納莫夫的「再莎士比亞底地寫」以及洛忌阿夫（載于「新世界」）及亞哥舍納夫（載於「文

關於天方夜談的考証及翻譯的方針：「對於原本不消說是保留客觀的態度」，同時亦盡量將原文韻律，形式等竭力保存在譯文裏。同卷尚有國家學院會員謝爾基，奧利登勃魯克，及高爾基之

爾基之論文，可閱日本六月號「書物展望。」

莎士比亞研究熱——自蘇聯國內戰爭結束之後，國家出版部便

基，奧利登勃魯克，及高爾基之

內戰爭結束之後，國家出版部便

世界」及亞哥舍納夫（載於「文

學新聞」等之論文。這種研究現在正在開展及繼續着。

德國

福徹溫格及李普曼之新作——

被希特拉放逐之德國名作家福徹

溫格近有新作『統治階級』(The

Opportunities) 出版。這是根據

希特拉的自傳，以及好些由『流

放營』逃脫了的人們的報告同一

九三三年德國當局的佈告等而成

。至於李普曼 (H. Leimann) 之

『Murder—Made in Germany』，

則純粹是依他個人在流放營身受

的苦況同他可靠的朋友的報告寫

成。這兩部都是基于歷史的事實而下筆的，而且都是暴露法西斯統治的殘暴與野蠻的力作。兩本英譯本亦都已出版。

在蘇德國普洛作家的大會——

在蘇聯的德國普洛作家，新近在

莫斯科開一大會，與會者有五十

餘代表及法國，中國，匈牙利

以及其他各國作家。大會由蘇聯

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之德國委員

長巴爾多斯主席。誦讀各地送來

頌辭之後，即由巴爾多與法比爾

特二人作『在蘇聯的德意志文學

底地位及任務』的報告，再由修麥

克爾作一關於『德意志的普特文

學』的報告。並選舉特密托夫 (Dimitov) 巴甫夫 (Pavov) (本年年初都會被希特拉藉國會縱火案名義而受拘禁者) 以及高爾基等為名譽幹事團。

法西斯文學最近 的姿態——

瓦爾姆之『只要有土地』——

以處女作『只要有土地』而攀登

文壇之青年無名作家愛倫·德·瓦

爾姆，在德國現頗受一般的注意

。這是一本農民小說，以所有五

個村落的羅馬尼亞大地主作為書

中的主人翁，描寫他們與近代文

明的毒害及大自然的爭鬥姿態是頗為有力的。

美却爾之「黎明漫步」——作為東普魯士代表作家之女抒情詩人阿格涅思·美却爾，在納澤（Nazi）文壇是博得頗高的評價的。

最近，出版新作「黎明漫步」短篇小說集。美却爾最初刊行的散文集是「舊普魯士的故事」，在一九二六年出版。「黎明漫步」係美氏第二散文集。

「德意志受難劇一九三三年」——作為斯特夫安·格阿爾格賞而設定之「國民著作賞」，本年度經決定授予無名作家利比亞爾

德·阿依林格爾之「德意志受難劇一九三三年」。賞金一萬兩千馬克，五月一日由格伯爾斯博士授與作者。

此外「國民電影賞」亦授與「脫走者」之導演枯斯他夫·威奇氏。

「德意志受難劇一九三三年」，本年二月在加亞爾斯初次上演。這可以說是一部現代的宗教劇，是描寫德國的苦惱與歡喜的著作。

保衣孟爾伯克之「卑怯者」——維爾涅·保衣孟爾伯克是今日納澤文壇的健將。他把世界大戰

的經驗作為題材，而描寫英雄的生涯，最近在某月刊上發表戰爭小說「卑怯者」，獲得三千馬克的賞金。而由該雜誌讀者投票結果，保氏此作最受歡迎。其次則為司埃夫埃爾之「將軍」，加青斯基之「原始人」等。

青年作家之競作——德國青年指導者司拉瓦，為希望青年詩人與青年作家之競作起見，將競賽計劃在國家社會主義青年之指導雜誌「意志與力」上發表。參加此項競賽之資格，必須全國內之雅利安人，年齡滿三十歲等。應徵之作品分抒情詩，敘事詩，小

說等多種。當選者可得免費大旅行一次。

新納譯文學雜誌——爲促進納

譯文壇的氣勢，新雜誌『內國』在四月創刊。編輯者爲國家主義詩人兼小說家之波爾·阿維埃特斯（一八九七年生）及以大戰及農民生活之小說家賓那·法安。

孟希約阿（一八九七年生）二人。執筆者則全係納譯文壇之第一流作家。

查爾格爾的『德國文學史』第三卷出版——阿伯爾德·查爾格爾之『現代的創作與作家』之第三卷現已出版。本書第一卷爲整

理自然主義，印象主義及新浪漫

主義，銷行已近八萬部之多；第

二卷則以寫實主義爲中心；第三

卷則題爲『德意志國民性的作家』，列舉賓底恩克以下之納譯作家十一名，論述各新興作家及其作風。

意大利

蘇非西之新作——意大利詩人，畫家，散文家兼文藝批評家之

蘇非西氏 (S. A. Sollici) 近有 1 新作出版，名爲『Il Tacchino di Aimo Borgni』。這是一本簡明的，包括關於藝術及生活之各方的

面的論文。而全書之立足點，是

基於愛國主義，對意大利的無條

件的愛好之上的。

西隆氏之豐達瑪拉——去年末出版的著名小說『豐達瑪拉』(Fontanara)，是描寫意大利法西斯統治了一個村落的故事。現在

本書已譯成十二國文字，英譯本最近將麥杜安 (Methuen) 出版。作者西隆氏 (SGStone) 現僑居瑞士某處。

最近將出版的三部新作——米蘭孟打多里書店，最近將出版三部文學作品：一爲皮藍得婁 (L. Pirandello) 之短篇小說集『Be

techela Guerra」；二爲特里魯沙 (Thiassa) 之羅曼詩集 [Libretto] 間時常發生論爭，直至現在這種論戰還在熱烈地爭持着。最近，

第三爲航空戰鬥家、陸軍上校 著名批評家，意國優秀文學批評

西隆涅克 (St. Searonic) 以擊落 月刊 [Pan] 的編輯者奧澤帝 (S. J. 瑞典作家隆那德·方根 (R

二十六架敵機爲題材之 [Gulfie 榮帝 (S. A. Bonsanti) 亦發生一 次論爭，這種趨勢最近怕不能告 刊行。

nee Cielajo 披朗底洛作品之英譯——皮藍 一段落。

得裏之短篇小說集『最好想它』

及『赤裸之真理』(The Naked

Trin) 的英譯本亦已出版。披氏

爲意大利之著名作家，其作品亦 已譯成不少國文字。

意大利文壇近況——在意國文

藝界中，幾年前作家與批評家之

何孟村，度其暮年。

ald Fargen) 近出版一長篇小說

『決鬥』(Duel) 美譯本亦於最近

法國

斯干特那維亞

哈姆生之新著——名著『飢餓 館』 法國巴黎本年五月十日舉

爾文學獎金之挪威文學家哈姆生 行『德國被焚書籍圖書館』開幕

氏 (K. Thamsun) 近日有一新作 著作家負責搜集籌備，如法之羅

出版，名爲『通路』(The Roads 曼夢蘭，紀德；德之普林克，俄

撒溫格，麥納斯(Paul Ernst)，英爾平素喜以航空事件為題材，在歐洲大戰期間，已有此類小說發二萬餘冊之多，從前世紀之海涅

比愛列的新著「約瑟·比愛列的「銀星的頭目」，是以撒哈拉沙漠的英雄為題材極富于異國情調的小說。此外，「綠旗之下

王爾德等至近代赫利叙曼，瓦茜曼，雷馬克，羅蘭，紀德等之作品莫不搜羅；此外尚有新聞二十

大眾小說之呼聲——最近伊米兒·巴爾納亞在「康彼底亞」雜誌上發表他的「新聞連載小說論」多少推動了對於大眾小說的再認識。其後安德列·比伊亦在「一九三四」雜誌上發表「大眾小說論

的。二者都得到不小的聲譽。法蘭西劇壇之新作家——最近在「德奧娜」劇場上演之「阿多

社黨一九二三年焚書之紀念日。

九三四」雜誌上發表「大眾小說論」認為大眾小說，亦應當授以文學賞金。據巴爾納亞的意見，猶哥

開西爾之新作——開西爾(Cosma Innes)之新作「幸運的人們

奧氏之「悲慘」(LeMiserable)並沒有當作大眾小說而存在的價值。而另一位作者，則認為偵探小說，並不能稱為大眾小說。

「現已出版。這是一本極奔放而有趣味的小說。書中的主角是飛行家，西班牙航空將校及新聞記者各一人，即所謂近代的三劍客。故事中還插進一位女角。開西

幕，雖然有相當的趣味，可是劇的線索是紊亂的。而在「聖喬治亞」劇場上演的是米賽爾·丟蘭的「一時萌自由」。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無政府黨人，當被警察

追趕時，走進一個不相識的女人的家裏。後來那個女人救了他，不久，戀愛亦就開始了。由于偵探劇一樣的線索與演員的優美增加了它演出的效果。這二部新人的作品，都得到很好的評價。

易卜生之『野鴨』，最近亦在哥倫比亞劇場上演。

英國(附愛爾蘭)

蕭伯納的短篇小說集「已達七十八歲高齡之英文豪蕭伯納，現在自不大從事創作。最近他搜集了好些在雜誌上發表的作品，編成一集名叫『Short Stories, Set

pe and Sharvige』。全書共有十篇，時期最遠的且在一八五

年(四十九年前)，而最近而又最長的一篇，是一九三三年發表的『黑女求神記』。

蘭姆的百年祭——它年為紀念十九世紀之散文家差利斯·蘭姆而出版的書籍，已知者如下：

(1) Charles Lamb. His Life

Record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這是由愛德曼·勃蘭登編纂的，是一本傳記叢書。對於他的生平等資料，全由蘭姆同時代人之紀錄，評述，親近者之口語

及思想等集合而成。文末附有作者短評。書由倫敦『Hogarth Press』印行。

(2) At the Shrine of St. Chasles Being Stray Papers onlam

how collected for the centenary of his death in 1834

本書作者是洛加士(T.V. Lias)

，是收集一些與蘭姆有關的短札而編成的。書名中所謂『聖却理士』這名詞，是英文豪撒加里(Thackeray)在讀有名的哀利阿書翰時所用的。書由『N

eheens』出版。

(3) The Profile and the Gent

le;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f Charles Lamb. B 底士·馬萊等人論文。

y A. C. Ward

標題是由滙茨華斯關於蘭姆人兼劇作家之夏芝 (W. B. Yeats) 夏芝新作的戲曲——愛爾蘭詩部以「幽利西斯」的經歷為基礎

的詩句摘來的，是一本以近代的字 (The Words upon the Wind) 近有新作戲曲「玻璃窗上」且只是過去的十八點鐘內的事。

視角執行批評蘭姆者。全書第一部為紀述蘭姆之全生涯，第二部係以一幕劇作主題，外附註釋等四十頁而成，限定售出四百五十部。望與其用直接的顯明的事實的敘述，不如用暗示使讀者明白之為

「Methuens」出版。

部。

英國湖畔四大詩人之一的辜勒律 朱士的新作——「幽利西斯」愈。」

已百年祭紀念論文集，已由愛德 (E. S. S.) 之作者，愛爾蘭作家

曼·勒蘭登及阿爾·李斯利·格 西歐資本主義文化的代表者詹姆

利克士兩氏負責編纂。書中可貴 士朱士，現在僑居巴黎。據他向

的資料甚多，辜氏夫人給他兄弟 人宣布，最近正在從事創作一本——美國所謂「革命」的文藝理論

美國

伊斯特曼之「制服之藝術家」

——美國所謂「革命」的文藝理論

家伊斯特曼 (Max Patsman) 近是「怒吼吧，中國」的作者，蘇白地答覆出來的。本書卷首有特宥「制服之藝術家」(Artists in Uniform) 出版。伊氏非難蘇聯對於一般藝術家的殘酷待遇，尤其大學當教授時，那正是革命風潮澎湃，國民黨誓師北伐的時候。這是在一九二四—三二年間，認為這是對藝術家的毒害。伊氏係今日美國托洛斯基派之一份子。此書頗具某種用意。

「中國的聖經」出版——最近隨特氏至莫斯科那時年紀剛是二十六歲。不久他接受特氏的提議，決定寫一部準確的中國的傳記，他們每天工作，每次討論會經過至四點或六點鐘，一連續了六個月，這部書才完成。寫時是由特氏提出一些問題，由唐瑞華坦

英譯本已由紐約「Simons & Schuster」出版，定價美金三元。

托馬斯曼之到美及新著的出版——德國名作家托馬斯曼近由德國至美，美國出版家及文藝家曾在「Plaza Hotel」舉行盛大的歡迎。而托氏之三部曲之第一部「約瑟及其兄弟」(Joseph and His Brothers) 之美譯本亦同時出版，這是一部以聖經中故事為題材的

美國由俄文翻譯而成的「中國的聖經」(A Chinese Testament) 是，是被公認較史密黎女士的「中國的命運」(見本刊二期情報)，更能正確地描寫及表現着中國的。預料此書定能風行一時。本書

巨著，此外尚有『年青的約瑟』及『約瑟在埃及』二書尚未出版。

派蘇之戲曲集出版——美國新

興劇作家頓·派蘇 (Don Passoe) 近有戲曲集出版。全書包括劇作三部：即『The Garbage Man』

『Arweylac』及『FortuneHeight』

。第一二兩部曾在橋康及波士頓等處上演，第三是全集中最長而力量又最強的一篇，是為國外與國內本年戲劇季節的上演而寫的。在全劇中，頓氏把在陰暗的騷亂的，頹廢的資本主義的氣霧裏，那些瘴惡的，無恥的各種交錯着的「型」全都活現出來。這是

一部很有力的劇作。

落萊夫斯之『我，克勞底阿斯』——格萊夫斯 (Robert Graves)

之新著『我，克勞底阿斯』(I. Claudius) 是一本羅馬皇帝克勞底阿斯·愷撒的自傳體的小說。把由紀元前十年生至紀元後五四年死被殺的愷撒的一生，用他的妙筆寫出來，風格是新穎的，題材是著名的，手法是動人的，所以本書很得人歡迎。

勃里芝女士的近代——一九三二年曾以中國北平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北京的辟克匿克』(Peking Picnic) 而獲得『大西洋文學獎

金』(Atlantic Prize) 之安納·勃

里芝 (An Bridge) 女士。近又有新作『The Ginger Griffins』出

版。這亦是以北平為背景的。作為書中的主人翁的是女主角哈里桑，而全書亦是寫哈里桑的羅曼司的。按勃林士曾任北平甚久云。

『逃出了蘇維埃』——逃出了蘇維埃，這是齊爾那賓 (Tatiana Tchernavin) 逃出了蘇聯之後的

作品。這本書出版之後不久，即行銷了六版，各地報紙亦多竭力贊揚，因為作者在書中竭力攻擊蘇聯的緣故。齊氏是一位工程師

，他的妻子是從事教育的，一九三〇年因「同情」革命的關係，走入了蘇聯。後來被蘇聯政府驅逐到北海的某一個島上，因為他犯了破壞革命的案件；妻子後來亦監禁了幾個月，直到去年才一起逃出了蘇聯，本書是他逃亡經過的寫實。原名為『Escape from the Soviet』。

瑞典人之普羅小說——十二年
 前來美，現以英文寫作之青年瑞典作家拉桑 (Gosta Larsson)，近著長篇小說『我們每日的麵包 (Our daily Bread)』，書由『前鋒書店』(Vandard) 出版。這是譯後授與『Disk at the Gravelin』作者盧茲 (Samuel Rogers)。

書店 (Vandard) 出版。這是盧氏一八九四年生於美國，一九一七年亦曾從軍，被派至法國，現為威士匡生大學之法文助教。

天 津 交 通 銀 行

津 區 儲蓄 發行 分庫
 津 區 儲蓄 發行 分庫

二 助 爲 社 實 業 發 展 服 務 二

均在法租界四號路

附屬支行部

北馬路支行部
 小白樓支行部

編輯後記

記 者

像文史這樣包羅萬象空談無補不與任何現實問題接觸的一個幼稚刊物，亦遭遇到『天上』飛來』的年災月悔，真令人有『受寵若驚』之感。我們不忍坐視這個未離襁褓的彙祧兩宗的小寶貝透爾天折，自應謹慎從事以祈與現實相適應：這是要希望同情文史的人們深深諒解的。

+

+

+

+

+

陳伯達君的名實問題，萬曼君詩經研究，本期續畢。陳君說莊子荀子本來皆有唯物論者的氣息，其結果，一則形成了宿命論虛無論的消極的出世者，一則形成了正名制天的積勞的御世者；一則迴避鬥爭，一則極力掙扎；迴避鬥爭終歸是被征服，極力掙扎暫時可以征服人；要之皆始於求出路而終於反動而已。依我推論陳君的觀點是如此，是值得贊賞的研究方法；雖然不必與陳君完全同意。

在文史創刊號中，有譚丕讓君吳承仕君，第二號有齊震君等的論文，皆討論到史學方法；本期的陳伯達君與吳承仕君，亦有類似的論著；大概以為方法固須正確，而供給『方法運用』的材料尤須正確，假令有勞動工具，而沒有真實耐用的勞動對象，是生產不出甚麼東西的；他們並舉出李季陶希聖郭

洙若柯金等不成熟的事例，證明史料與史法有同等重要，大有「採取道地貨品重修門面擇吉開張」的氣概。可是他們的論點，大抵是「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的，許是「時代要求」所促成的罷。

吳文祺君的考證與文藝，是一篇平正通達的論文。我想天才與修養，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考證何嘗不需天才，文藝何嘗不須修養；即如現在有好些文藝作品，用語的貧乏，文法的不通，常令讀者發生不快之感，同時也可斷定他是不能欣賞古典文藝的。故吳君論文，我認爲是有時代意義的。

味茗寒先艾、澎湖周柳門、王西彥諸君，都是時有作品發表的，在此無須再爲紹介。李仲毅君的傷兵病院，是牠經歷的事實，體裁是介於散文與小說之間。

本期散文五篇，有優游閒適的游記文，有撫今追昔的抒情文，有引經據典的諷刺文；見解不同，風格亦異，見仁見智，是在讀者。

宋一痕周柳門、黃惟堯、齊燕銘諸君爲文史作封面，皆當依次採用，先在此地表示謝意。

本期有林仰山君的日本文學史略，本已付印，後因撤回修正，故改在下一號發表。又世界原始社會史的譯者呂振羽君，現因著述甚勤，亦須在下期始能將譯稿付排。又陳伯達君有中國社會停滯性的基礎一文，現已著手；其中當有很深刻的觀察與論斷；這都是可爲讀者豫告的。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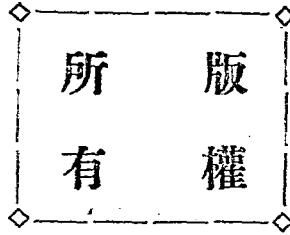
文字評論每冊實洋八角

編輯者 丁 作 韶

校閱者 楊 寶 林

印刷者 北平龍光書店

發行者 北平龍光書店



代
售

店

